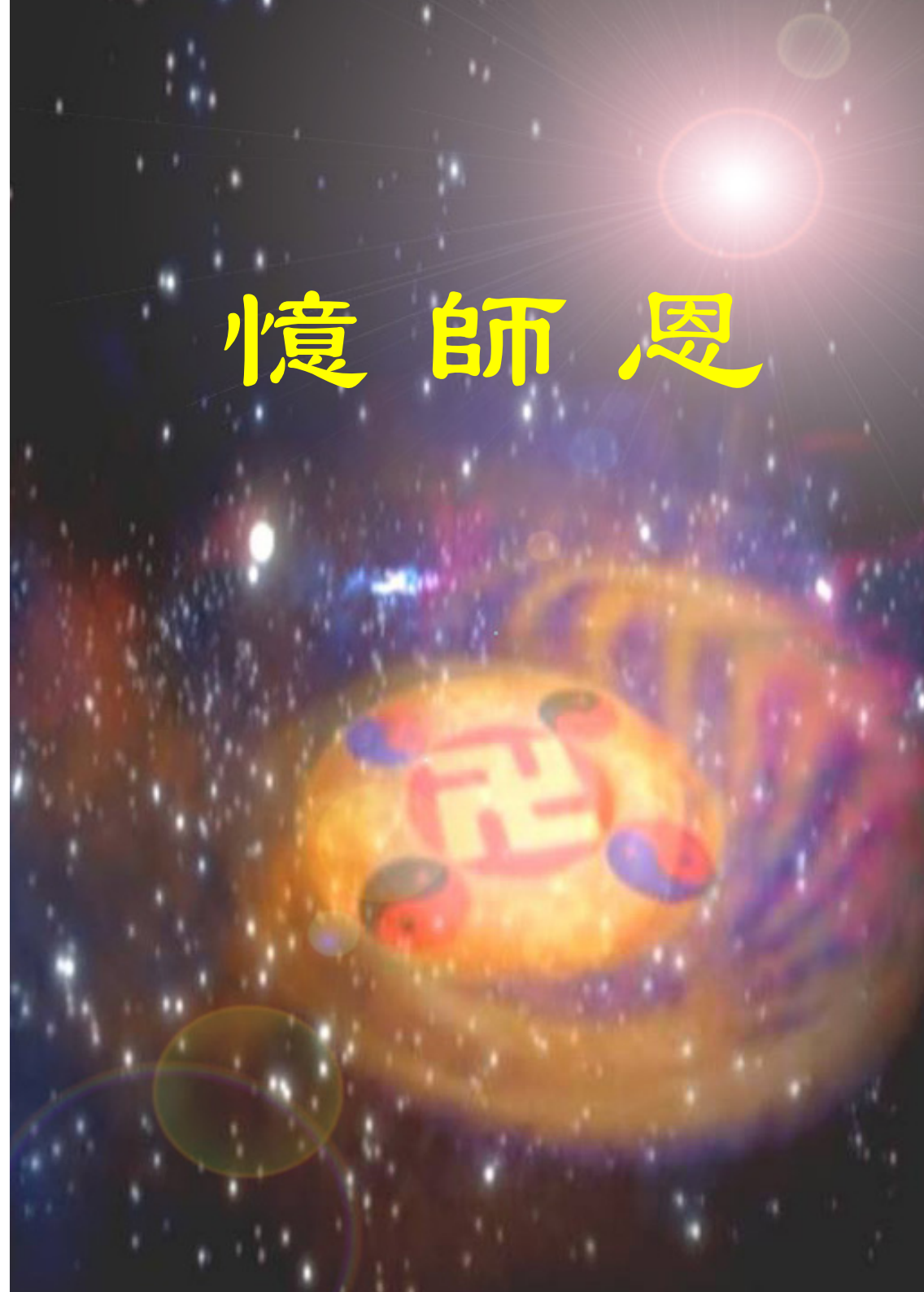




憶師恩



目 录

文章回顾：慈悲伟大的师父	4
随师万里行	5
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	17
回忆师尊在重庆传法的日子	17
留得清白在人间	18
师父在济南讲法班期间的一些故事	24
一潭明湖水	28
回忆师父在安徽合肥讲法传功点滴	30
师尊在石家庄传法的珍贵记忆点滴	33
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	34
忆师父在长春传法	38
回忆师父出山前后传功讲法过程中的一些经历	46
纪念师父传法十三周年暨回忆在师父传法的日子里	53
武汉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	55
回忆师尊在哈尔滨传法的日子	57
回忆师尊在郑州传法的日子	59
我亲眼见到的师父	60
回忆师尊在齐齐哈尔讲法的日子	61
师父慈悲 挥手間痴儿换新颜	62
记师父郴州传法的感人故事	63
珍贵的回忆	65
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	73
有缘亲见师父 得法勇猛精進	73
师父传法时期的小故事	75
忆师恩	76
大法洪传展辉煌 佛恩浩荡救众生	82
点滴记忆 永生不忘	94
回忆恩师在传法传功过程中的感人故事	95
回忆师尊在贵阳传法的日子	99
纪录下伟大的师尊人间传功讲法的点滴	102

在哈尔滨学习班之后，师父还要办一场带功报告，很多老学员还想买票，师父说：“老学员就不要去了，你们都听了很多了，你再去就耽误很多人得法了。”于是很多老学员改变了当初的想法，把机会让给了新学员。

现在还有很多老学员一直躲在家里不敢站出来堂堂正正的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躲在家里学法还以为这也叫做“坚定实修”，难道你们忘了你们也同样经历过这些事？师父以前就曾经多少次在我们遇到危难之际保护过我们，现在的魔难虽然看上去很大，但只要我们无所畏惧，师父仍然有能力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才是对师父的坚信！

还有的学员在压力下对师父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不尊重师父。也许你们没参加过师父的学习班，那我们把这些故事讲出来，是为了进一步向你们证实，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我们师父的伟大！师父在《转法轮》里所讲的句句都是真法！

我们的师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的师父具足灭尽一切邪魔的法力和令天地众神都为之敬仰的威德！如果我们自己遇上过不去的魔难一定要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到大法的要求，不要再听信恶毒的谎言，也不要再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师父崇高的品格，那是宇宙中任何生命都衡量不了的！谁也描述不了我们的师父到底有多么宽洪、无私、高尚、伟岸！

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103
幸福的回忆	106
永存的记忆	109
永难磨灭的记忆	112
永远铭记在心底的日子	113
在师父身边亲眼见到的神奇事	115
珍贵难忘的记忆	117
最珍贵的回忆	118
见证师父应天津电台邀请热线直播时给听众调整身体	120
师父来天津传法二三事	121
师父在太原传功讲法点滴	122
师尊在武汉传法的故事	124
珍贵的回忆：师尊在安徽合肥传功讲法	125
回忆师尊第二次来澳洲讲法二三事	130
珍惜这万古机缘	132
北京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	134

文章回顾：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10 日】2000 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这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

九九年七月宇宙中的邪恶生命，利用对大法在世间的检验之时，操纵三界内将淘汰的生命，特别是人中的败类，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进行破坏。从人类的表现看是中国的共产党利用政府行为破坏大法，动用警察、军队、电台、电视台、外交、特务铺天盖地的破坏，实质上是宇宙中那些邪恶的生命，在利用人中败类破坏的同时，将它们破坏法造成的业力与邪恶所构成的因素压向大法学员。面对这样邪恶的危险情况，师父将所有的这些压向学员的业力与邪恶构成的巨大物质因素聚在一起，由师父用自己的身体承受，同时销毁着这些邪恶的巨大因素。由于这些邪恶的生命聚集了巨大的业力与恶毒的因素，师父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而且是用强大的功力才销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邪恶的因素与业力太大也给师父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师父的头发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对师父身体造成的其他伤害，师父不讲，担心因此造成学员对邪恶生命的仇恨，从而影响学员修炼。多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正法中师父为众生耗尽了一切。

同修们，让我们勇猛精进，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创造的一次又一次走向圆满的机缘吧！

珍惜吧人类，人类走过 2000 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

明慧编辑部
2000 年 7 月 17 日

随后，师父乘船去了大连，一路上五龙戏水欢迎师父。学员们非常高兴，纷纷拍照。

在大连学习班下课后，很多大款请师父坐他们的车，但他们都是想要让师父单独给他们治病，师父都没答应。这时只听高秋菊（后来的大连辅导站站长）说：“不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吗？”师父笑了，坐她的车走了。

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开车看不清路，情况非常危险，只见师父转动大法轮，雨就在车后下。

19、师父为学员承受

1994 年 7 月底，师父又不辞劳苦的来到哈尔滨传法。在课上，师父咳嗽了。

回到宿舍，芙蓉想：“师父怎么会咳嗽呢？”屋子另一边，锦蓉（化名）想：“师父也有业力？”下节课上，师父不问自答：“有人觉得我也有业力，我没有业力啊！这些都是额外的。”

芙蓉一下明白了，在讲课中师父说我们的业力太大，带着这么大的业力你修炼不了，所以师父为我们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还是过不去，给我们分在不同层次上过关用。其实师父帮我们消去的一半是师父自己给承担了呀！后来随着不断的修炼，特别是到了 7.20 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岂止是这一半业力被师父承担了，就连在我们修炼过程中摆放在不同层次中的那些业力，也是只要我们心性到位，师父就替我们承担了。实质上说，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

20、“就那么一本还是假的,还被你给买去了。”

顺义某中学的赵老师在去冰球馆上课的路上买了一本“《黄帝内经》”。上课后师父正好讲“玄关设位”。讲到过去的书已经很难指导人修炼了，并且说：“而且现在出的那些书很多都是假的，就那么一本《黄帝内经》还是假的，还被你给买去了。”和赵老师一起去上课的学员全被震惊了，下课后纷纷问他：“你把书藏在包里了，老师还是知道！”

他说：“不光说我这一件事呢！我以前练其它功已经开了天目，讲‘天目’时，我用其它功法的方法看，老师马上在上面说：‘我们这里教的是法轮功，你要是练别的功，你出去练去。’”

21、师父嘱咐老学员要为新学员着想

甫志（化名）以前是居士，他家里人炼法轮功，他也被他们拉来学法轮功，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听听，用他对佛法的理解看看法轮功到底好不好。

他参加了济南第二期学习班，开始他始终是在用自己以前对佛法的一知半解来评判师父的话，这时只听师父说：“有的居士也来了，你抱着试试看的目地你什么也得不到，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了，何况你还是个业余的！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你要是学法轮功，你就专一的学……”

这句话使他的心被震动了，开始放下心来听法，终于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

改修法轮大法后，他以前的居士朋友们对他用恶毒的语言群起而攻之，但丝毫改变不了他的信念。7.20以后，因为以前是法轮功炼功点负责人，他受到了很多冲击，但始终以冷静、平和的态度，坚忍不拔的坚持着信仰。很多学员全都看着他怎么做，说：“他要不转，我也不转，他要是转化了，我也就别坚持了。”但后来，很多看别人怎么做的人自己坚持不住转化了，而他仍然岿然不动。

16、放下扇子，凉风徐徐吹来

济南是中国北方出了名的“火炉”，济南第二期学习班上，大家都热得够呛，不停的扇扇子。

一天师父说：“大家不妨把手里的扇子放下。”我们全都放下了扇子。立刻就感到吹来了一阵凉风，大家鼓起了掌。

第二天师父又说：“昨天我让大家把扇子放下，悟性好的都放下了，立刻就感到凉风徐徐的吹过来。可有人就是不放，越扇越热。……”“修炼人找苦吃还找不来呢，你要修炼，这点苦还吃不了吗？”

17、学习班结束，师父心系弟子安全

在济南学习班结束时，师父嘱咐大家：“坐飞机的改乘火车。”有人问是不是所有的路线都要改，师父说：“指的就是从济南到大连。”果然，那一趟航班遇上了大暴雨。

有很多学员当时要从济南到大连去参加师父下一个学习班，后来大家明白这是师父预见到了邪魔要来干扰学员得法，为了保护学员让大家不要坐飞机。

18、师父不接受任何人有求的好处

随师万里行

文/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2 年 9 月 16 日】编者按：这篇文章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记录她从 1993 年开始追随自己的师父到中国大陆各个城市去听讲法的过程。她平实细致的讲述中，让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江泽民这么狠地整法轮功，为什么在严重迫害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坚持学法轮功。现在有很多人在追问：江泽民为什么这么妒恨李洪志先生，为什么要用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把李先生引渡回国，为什么这么害怕法轮功学员，总得有什么原因吧？我想，这篇有着特殊的历史跨度、详细记载着法轮功创始人在大陆传法时许多具体事例的文章，会帮助很多人找到让自己满意的具体答案。

文章虽长，可读下来真的感触良多，特此推荐给尊敬的读者朋友们分享。

* * * *

法轮大法九年洪传纪实图片展——《正法之路》即将展出，看到这栩栩如生的昔日的照片，不禁想起了这多年自己伴随着大法在世间的洪传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想尽力写一点出来能够作为证实，献给这个在师父的亲自指导下，历经八个月的挑选制作终于完成的伟大作品。

我从年轻时就有病，总在看病吃药，多年下来对医生、药物已没信心。92 年底，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由家人搀扶着上飞机来到北京找气功师。找到的气功师给排呀补的治了许久也没解决根本问题。93 年 7 月在一个朋友家里闲坐，看到书架上有一本《法轮功》，随手拿下来一翻，上面说，给修炼者的小腹部位下一个法轮。我当时吃了一惊：从来没有人能知道生命的奥秘，气功师能造出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体来，真不可想象，这件事太大了。又一想，有一个法轮在小腹部位，那一定能治我的病，就急切地请这位朋友帮我去找到法轮功。

7 月 25 日我参加了李老师在北京举办的第 11 期法轮功传授班，从此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

我是 48 年出生的，对佛、道、神及传统文化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气功、修炼一切都没有概念。虽然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学生是为考分，也谈不上信仰，所以脑子里是空的。

11 期班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我坐在二十几排。第一堂课就吸引了我，老师在讲史前文化，我聚精会神地听，心里暗暗吃惊：怎么这些事这几年自己也想过？

我们这一代人在豆蔻年华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各种辛酸苦辣、啼笑皆非的政治游戏，在惨痛的现实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政治、权力、各种思潮都会冷静地跳出来观察它，评判它的对错。但面对这茫茫的世界，心里很苦，不知用什么基准来衡量它，用什么标准来把握自己的行为。在工作单位，整日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包围着，心里十分厌恶。闲下来时总喜欢看《奥秘》这类杂志，思索人生以外的问题，这时的心在人世外飘荡，感到轻松自由。

今天一下听到了这么新鲜的东西，觉得好透气，很兴奋。每堂课我都津津有味地听，每天从课堂上下来，身体的难受程度都缓解许多，每天下午都早早准备着上路。一期学习班结束了，我想再能参加一期就好了。听说十二期在五棵松的某单位礼堂，我赶紧找着买票。五棵松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几堂课后我开始发烧，咳一声嗓子连着心疼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出。老学员跟我说，再难受你也要坚持来。三、四天后烧突然退了，感到难受的地方好大一块东西没了。之后我又参加了第十三期，在“二七车辆厂”，更远，先坐车到西便门，然后乘 309 路郊区车到终点。每天下午 4 点多就上路，7 点半开课，回到家 12 点多了。三期班下来，我辞退了保姆，自己可以料理日常生活了。

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领域。那么信与不信呢？

我小时候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住过几年，关于佛、道、神及鬼的概念都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太太们讲故事得来的。那时农村没有电，晚上小孩子们常看星星，那满天的星星就是满天的故事，每颗星星上都载着一段离奇的传说，一切美好的憧憬，一切不可知的秘密，都在那遥不可及的天上。小孩要做坏事了，老太太们就用鬼来吓唬他，还告诉他有因果报应。童年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长大了上学了，学校老师说：这些都是没有的。进城了，城里人都很现实，不讲那些看不到的东西。自己也从未仔细想过。今天这个题目一下子摆在面前，真有点头晕目眩。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

在济南附近有一座千佛山，山上有一个万佛洞，里面有很多石窟造像。芙蓉的同学和她一起听师父讲法，下了课，她拉着芙蓉去千佛山，去给佛像烧香磕头。同学见到佛像就跪拜，还对芙蓉说：“这上面还真有佛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吸我的能量，你也来拜拜。”

芙蓉刚往垫子上一跪，就觉得垫子好象是水泥做的，磕得她的膝盖疼，赶紧站起来。

再上课，师父对大家说：“你们敬佛可以，但不能求佛，你们非要烧香磕头我们也不反对，也不赞成。现在谁还干这事呀？就你们两个吧？”

随着后来的学法，她们还明白了佛是往外发放能量的，魔才是往里吸收能量的。如果不听师父的教诲，真的是很危险呀！

14. “有人练桩法，累得腿直哆嗦，脑子没闲着”

在济南学习班上，芙蓉坐在师父身后的会场里。一天上课前大家都在各自的位置上炼功，她也在站桩炼抱轮。芙蓉以前的生活很艰苦，在单位当会计，单位领导让她做假账，她很正直不肯做，结果单位领导一直不给她发工资，逼得她流落街头。这时她练着站桩，因为是初学，累得腿直哆嗦，心里还想：“我们单位的经理怎么那么坏？欺负我。我要是炼出功来好好整治整治他！大劫难怎么还不来呀？大劫难如果来了，我炼了法轮功肯定没事，有师父保护！把他们都淘汰了！”

上课时，师父讲到了不自觉的练邪法。说到：“有人练桩法，累得腿直哆嗦，脑子没闲着，想着经理怎么对我那么坏，我怎么不炼出功来？我要是炼出功来好好整治整治他！”

一下课，芙蓉就问自己的同学：“我想什么老师怎么知道的？”同学说：“课前你练抱轮时，老师来给学员纠正动作，就从你身后走过去。”

这时他们从大法中明白了即使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还是要善待他人，不应该有气恨委屈，更不能有害人之心。如果心术不正，即使炼功，也是不自觉的练邪法。所以后来中国政府中一些别有用心、势利小人，造谣说练法轮功使人变得凶残，造谣说师父宣扬大劫难，这些纯粹是颠倒黑白。

15.居士专一修大法

壶滚开的茶，与芙蓉（化名）和另一位学员一起上街。

走到路口，遇上红灯了，付淑兰是老学员，知道使用功能的事，就对芙蓉说：“芙蓉，你试试能不能把那个方向来往的车给定住。”芙蓉随口说了一声“定”，一辆车突然停下了，芙蓉觉得这是巧合，就又随口说了一声“定”，又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停下了，芙蓉还觉得是巧合，就这样一连定住了四辆车。这下芙蓉可不由得信了，她心想：“坏了，我这不是干坏事了吗？”付淑兰和那位学员还觉得挺高兴，说：“这下可以过马路了。”芙蓉象做了坏事的小孩一样，也赶紧跟着她们逃走了。

她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正开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付淑兰仰面朝天摔在了地板上，一壶滚开的茶水全泼在了自己脸上，水壶把她的前额打了一个大青包。另一个学员撞在车座靠背上，也疼得够呛，一时喘不上气来，憋得脸色蜡黄。芙蓉被别人踩了一脚。全车就她们三个受了伤，指使别人定车的付淑兰伤得最重，已经知道有错的芙蓉伤得最轻。

一下车，芙蓉看到付淑兰额头上的青包和一脸的茶叶一身的水不禁笑起来，付淑兰这时醒悟了，说：“你还笑，咱们遭报应了。”这时大家全相信了师父课上讲到的，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每个人都是有功的，但不能为了自己的执著心随便使用功能破坏常人状态，否则心性掉下来功能就被关掉或没有了。都明白了是她们刚才不遵守交通规则，为了自己痛快定别人的车，自己就会遇上急刹车，受了惩罚和警告。但师父还是保护了学员——那么烫的水泼在了付淑兰的脸上，她却没被烫伤。

12. “不如回去实修”

付淑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到学习班上，前额的青包也一瞬间好了。她这次又执著起师父能治好她的伤病了，对芙蓉她们说：“我就跟着老师走，跟一次，病就好一个。哪怕就给老师拿拿电源插头，我也得跟着。”

一上课，师父对大家说：“有的老学员早就听明白了，她就是总要跟着我。你总跟着我，你不实修也没有用，不如回去实修！”

一下课付淑兰就惊奇又无奈的说：“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13. “现在谁还干这事呀？就你们两个吧？”

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的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 40 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它功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 50 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

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进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那个“真”。我一生崇尚“真”，感到世上最美的就是“真”。为此我拼命抗拒着不入世俗，不堕人流，一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心很苦。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

北京十三期结束后，再下一期是武汉，我还想听下去，但独自上路对我来说很困难，虽然身体已有很大的变化，但原来底子太差，所以那时还是连暖壶也拿不起来。想来想去别无选择，我还是壮着胆子上路了。我的票是中铺，其实爬上去对我来说就很困难。上车后坐在下铺，下铺的主人也不赶我，想喝水刚一弯腰，边上的人马上帮我倒。到了晚上，下铺的小伙子突然说：“你睡中铺行吗？不行我和你换。”我很不好意思，就说先试试吧。好不容易爬上去躺下，一会儿就觉得晃得象在大海上一样，难受得不行了，又爬下来说，我还是和你换吧。他二话没说就上去了。在汉口下车时，同车的人还帮我行李拿到站台上。当时只觉得很幸运，多少年后才明白，是师父在管我。那次武汉连办了三期，即武汉的三、四、五期，第三期在武昌的财经学院，第四期在汉口的市委礼堂，第五期在武钢。武汉三期后已是10月中旬，下期办班是广州。我又跟到广州，参加广州第二期传授班。

老师每一期讲的都大致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讲同样的问题时，许多话都是一样的，有时就会换一个角度讲，只几句我一下就茅塞顿开。就这样越听越明白，越听越觉得事情大得了不得。其实老百姓对佛的理解就是帮人消灾解难的菩萨，对于道的理解就是惩恶扬善的义士。渐渐地我心中清晰地感到老师讲的理高出了佛和道，那就是普天的理。老师能造出法轮来，老师能这么清楚地了解生命，能给你消业，这可不是一般的顺顺气。那么老师是谁呢？我紧张地不敢想下去了。这件事可大得了不得。我让我先生来学功，又给国外的孩子打电话，让她尽快回来听课。

那时只要能打听到消息，老师在哪讲课，我就尽最大可能去。要想一期期跟得上，就得在这期班的最后一天晚上上完课就奔火车站，那就要在这之前买到火车票，可在当时大陆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到一个地方还要尽可能找到便宜的地方吃住，以便维持较低的费用。有时也想停下来缓一缓，可每期班结束时老师的话都使我激动不已，下决心再跟下去。记得天津第二期结束时，老师第一次提到要把这个法给大家留下来。这个“留”字在我头上炸了一下，那

想：“老师讲什么呢？我也听不见呀！”正在着急，师父说：“有人耳朵听不见，我现在就让她听见。”随着这句话，她的耳朵就能听见了。她认真的听着，师父的话句句都入了心，越听越爱听。到师父下课，她才高兴的环顾四周，感觉很异样，就问身边的学员：“你们看我是不是长高了？”学员告诉她，不是长高了，是罗锅直了。”她不相信，别人也这样对她说，她看看自己，还真是罗锅直了！

8. 女记者难以纠缠师父

学习班结束时，很多记者想和师父照相，一些女记者肆无忌惮的挽师父的胳膊。孙秀兰在不远处清清楚楚的看到，师父既没有做任何让她们下不来台的动作，也没由着她们胡来，每次她们挽住师父的胳膊时，师父一动不动的站着，并没有抽出胳膊，可她们每次都挽空了。孙秀兰心想：“这位老师真是正派！本事真大！我就学他的法了！”

9. “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

1994年5月，孙秀兰又参加了长春学习班。来上学习班时，别人占了她的座位，她就找了一个小板凳，坐在第一排之前的正中间。师父看看她笑笑说：“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别的学员总想多见师父，就经常在入口等处守着，可是师父总是从不知什么地方就进出会场了，现在我们明白师父不求名，也不让学员执著对师父的感情。孙秀兰从来没有堵过门，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巧遇师父。每次师父总笑笑说：“咱们这都是缘分化来的。”

后来她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是一位年轻的清朝公主。

10. 辛劳的师父忘记了春节

1994年春节前，师父在济南办第一期学习班。一天课后，有一位北京负责大法工作的学员的妻子（也是学员）给师父送来了饺子，师父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告诉师父：“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师父这才知道，就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吃饺子。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大年三十儿是家家户户都要团圆的最重要的日子，可是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在大年三十儿还在忙碌着，连春节都忽略了。

11. 为私利随便使用功能的教训

1994年6月是济南第二期学习班。一天下课后付淑兰冲了一

在炼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失者不得，失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转法轮》“业力的转化”）

5、不求治“病”，反而好了

某学员参加了北京第十三期学习班。课上，师父告诉大家法轮功不是用来治病的。

但该学员可是带着治病的目地来的。她以前炼其它功得了癔病（蛇附体），她没对师父说。她不甘心，在学习班下课的时候她趴在桌子上不走，心想：我就趴这儿不走，看你（师父）到底给不给我治（病）。以为这样师父就会来问她的病。但师父没理她就走了。

再上课师父说：“有人趴在桌子上不走，等着我治她的病。”“你要是不要那坏东西我就能给你清理。”

她后来慢慢听明白了师父讲的一些道理，心里说：“我不要这个坏东西（蛇附体）。”师父没有动手给她治什么病，她的病却好了。

6. “把法轮都练变形了！”

1993 年底，师父在北京二炮礼堂办学习班，张立英去参加了。

她座位旁边有一位小伙子，一看到她就说她的腿做过手术。她很奇怪：这只是一个多年以前的小手术，她又穿着很厚的裤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一问原来他早就练其它气功开了天目。

上课时，小伙子经常告诉她：“这位老师可不一般！身后有万丈金光！”“这个会场里不只咱们在听，”用手指着大厅上空说，“那儿坐着一群穿古装的人，那儿坐着一群穿西装的人……，都在恭恭敬敬的听。”

下课后他们一起出了礼堂，小伙子说：“这位老师是我遇见过的所有老师中讲得最清楚的。但我以前的功已经练了好多年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不能丢，还是得练我以前的功。”第二天课上，张立英听师父说：“有人就这么讲还是不听，回去还练以前的功，把法轮都练变形了！”

7. 耳聋与罗锅不知不觉变好了

1994 年 1 月，孙秀兰已经 70 多岁了，她参加了师父在天津的学习班。

由于从小患伤寒，落下了耳聋的后遗症。长年的劳累又使她变成了 90 度的罗锅。

师父开始讲课了，可是因为耳聋，她怎么使劲听也听不见。心

就是说这件事不会永远做下去。那次我下定决心，只要是老师在这个地球上讲课，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能够得着，我一定要去。那时我有一只拉竿的旅行箱，在当时国内算是高级的，里面有电锅、米、调料、录音机、磁带、电筒、衣服、雨伞等等。当时油盐都吃不下，最容易吃的是牛奶和稀饭，所以到一个地方要自己煮点。拖着这个身体，跟上老师的行程，确实困难。再难只要一开班，坐在课堂里，看到老师走上讲台，什么都烟消云散。那种喜悦从心中生出，那种亲切无法形容，只感到无比的伟大、无限的光辉，人间的一切都不存在，只想追随着老师那神圣和壮丽而去。每期班最后老师都希望大家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我总是很抱歉，一篇也写不出，祛病健身，感恩戴德，心里都没有，心中时常涌动着一句话，就是：愿老师永远与我们同在，愿老师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生命的道路。

记得 94 年 4 月，我从合肥第二期学习班回到北京，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累得不得了。下期是长春，长春是老师的家乡。俗话说，人杰地灵，去老师的家乡看看，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我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又上了火车。车到了长春站，长春的学员举着牌子轮流值班接外地来的学员，我们被安排到离城中心较远的一个旅馆，因为那里很便宜。一路上带队的长春学员热情地给我们介绍着情况，大家初来乍到都很新鲜，早忘了疲劳，都高兴地从公共汽车的车窗向外望着。忽然，这位长春学员手指着远处说：“快看，那是老师的家！”我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栋极普通的没贴面的砖楼，顶多四、五层高，老师这么大本事却住在这样的地方，太不容易了。大家心中默默地升起敬意，半天望着不说话。

那次开班在吉林大学的鸣放宫。由于外地来的学员很多，老师办了两个班，早班上午 9 点～11 点，晚班下午 7 点～9 点。早班的票我早就买了，可晚班的票买不上。第一天上午下课后，回到宿舍总不定神儿，我们是来听课的，明知道老师晚上还在上课，可我们在宿舍里呆着，不是味儿。第二天上完课，我们没回旅馆，在礼堂外的草地上呆着，一直等到晚班开课的时候，大家站在门口希望能买到退票进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一群人眼巴巴地望着。突然一个学员在我边上说：“谁要票？”我很高兴，一把拿过来，把钱塞给他。我高高兴兴地走进礼堂，准备落位，只见一个熟悉的老学员远远地奔过来喊：“我正到处找你。”我想：“完了，这张票是保不住了。”果不其然，她说青海来了一个学员，第一次来听课，

普通话听不太懂，想再听一遍，你是老学员，把票让给新学员吧，她是第一个从青海来学的。我只好恋恋不舍地把票交出去，就又站到了大门口。人都进去了，早就上课了，我们这些没票的仍在门口站着。这时礼堂的管理人员把正门关了，零星出入在侧面的一个小门，我们就向那小门走去。在离小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青人，刚才我就看他站在那里，也不吭声。当我走过他时，他忽然问我：你要票吗？我一愣，马上脱口：要！他把票给了我，我赶紧把手里攥着的那位青海人给我的票钱塞给他。我又有票了！看着周围羡慕的目光，我很不好意思，就对边上一个也是老跟班的郑州的小伙子说，你进去吧。他说：这是该你去的，你就去吧。当时鸣放宫的地下室在办舞会，买张舞票从小门进去就可以到听课的大厅，可大家都没这么做。天津的一个小伙子说，如果我们做了这样骗人的事，即便能进去听课，也什么得不到。后来听说，我进去后又过了很长时间，礼堂的看门人看到学员这样的锲而不舍很感动，就把守在门口的学员都放进去了。

那期班，我们分小组和老师合影，大家自动组合，老师挨个和大家一起照。老师每天从家中走去上课，有的学员有开车的方便，想请老师坐车，老师都婉言谢绝了。

我们住的旅馆离吉林大学很远，那时公共车票还很便宜，只要几毛钱，有的学员每天很早就上路。有一次我问一个学员，这么远你怎么不坐车？他说：爱人不支持，所以他一分钱一分钱地省，能攒出点钱，就又可以参加一个班。我听了很感动。这是老师在家乡办的最后一期班，最后一堂课结束时，老师给家乡的人说了一番话，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我和几个学员的车票，开车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了，可大家还在听老师讲话，不愿走。离开鸣放宫冲到马路上，只剩十几分钟了。我想赶不上火车可麻烦了，票是很不容易才托人买上的，是硬座而且要到天津再转北京。上了出租车，跟司机说，帮帮忙开快点，十分钟赶到。出租车在车站广场的外边停住了，离站台还远的很呢，只有几分钟了，也不知哪个站台。天津的小伙子提着沉重的箱子飞也似地跑，几个人扛着行李飞跑，什么都来不及想，进了车站径直上了站台，也没走错，只见天津的小伙子一脚踏上火车扑通就跪倒了，火车瞬间就开了。那天真是奇迹。

听说5月29日在成都办班。前面的一期是重庆。我想成都以前没办过班就没有法轮功辅导站。一路上见到老师这么辛苦，在天

第二节课师父一上来讲的就是天目，老太太一听更玄了，心想：“得！我算白说！”索性也就不说了，这样一直听下去，听完第九节课，老太太全明白了，原来自己一直是在用小道的形式来衡量师父，而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的，修得执著无一漏才是关键。老太太感叹到这才是真正的高师，这才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上乘功法啊！

2、师父冷宫救大道

冠县学习班上有一位妇女，她的女儿叫小蕾，善良又漂亮，但却是个弱智孩子。一天下课送师父走，小蕾的妈妈让她跟老师说再见，小蕾说：“……我的师父在冰川里。”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以为是一个孩子在顺便说傻话。

讲完课，师父要带随行的工作人员去灵岩寺看看，车开在半路上，师父做了个动作。随后出现了一位道长，身穿紫色道袍，白色长髯飘散在胸前，手拿拂尘在路边盘腿打坐。小蕾的妈妈以为是来接他们的，师父说：“不是来接咱们的，是我把小蕾的师父救出来了。他的师父不是在冰川里，而是在冷宫里。”这时，大家才明白小蕾也不是个普通的孩子，是为救她的师父转生来的。

妈妈回家时，小蕾忽然对她妈妈说：“妈妈，妈妈，你可真是我的好妈妈。”

3、土地神为师送水

师父一行开始上山时，忽然来了一位妇女，头蒙白布，提着一壶水，一句话也不说，就跟在大家的后面。随行的人问她是不是卖水的，她还是不说。随行人员想帮她提水，但这水她谁也不给，只给师父喝。就这样跟了一路，下山后这位妇女又不知不觉消失了。师父告诉大家，这是本山的土地神。

4、被师父拍了一下就明白了

1993年，一位早期北京弟子因为学炼法轮功，他妻子非要和他离婚。一天，他与师父一起吃饭，边吃边低头沉思，“要是因为炼功离婚了怎么办？”正想着，师父走过来，一拍他的肩膀，他立刻觉得什么都明白了，心里豁然开朗。

后来师父在课上讲：“有人因为炼功，两口子干得都要离婚了。很多人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过后你问问他：我炼功你咋生那么大气呀？他说不出来啥，真说不出来啥：是呀，我也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啊，那时就是发那么大的火。其实是怎么回事？

造下的业，业力促成了自己的下一世、这一世的困难、痛苦、缺钱、多病。只有偿还业力之后，才能得到幸福，才能改变人生。大法使我明白了吃苦不是坏事，我不再怨天尤人。我放下了怨恨，心里不再责怪我原来的先生：家庭破裂了我也有责任，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没有照顾好他，只想到了自己的事业。他去找精神寄托、有外遇并不全是他的错，我因此劝仍在大陆的儿女原谅爸爸。

学了法轮大法以后，我过去执著欲望的心放下了，我活的轻松豁达，原有的慢性病——诸如支气管扩张、12指肠溃疡、胰腺炎、胆囊炎、结肠炎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我得到了身心皆自在的双重喜悦。

1995年我来台湾。十几年来我看到法轮大法在台湾日益受重视。每当我遇到挫折与考验，《转法轮》的法理时时指导我冲破难关险阻。今后我唯有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的进程，去救度那些期盼救度的众生，始能报答师恩于万一。

北京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

文/北京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6 月 23 日】有很多北京弟子很早就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讲法传功的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大家的身体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其间我们经历了、了解了很多关于师父的故事，有些故事讲出来象传奇，但都是真实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真是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魔难。大恩不言谢，只有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努力做好，达到标准，一心向善，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

1、真正的高师

1992 年，在山东冠县有一个练道家功的老太太，想拜更高的师父，自己将来好当气功师。她到处打听，后来参加了大法师父在冠县举办的学习班。

第一节课，老太太听完觉得师父讲的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高，一下课就跑来对师父说：“小伙子，说话不要那么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在这儿说大话，旁边可有高人听着呢！”（老太太天目能看见）师父笑而不答。

津办班时，住的是二十几元人民币的旅馆，不能洗澡。我们听完课回去睡觉，可老师 24 小时都在给我们调整，就这样还有人硬是找到老师的住所，进去磕头不起来，让老师给他家里人治病，老师怎么讲也不听。面对这芸芸众生，什么样的人心都有，老学员心里都很难过，从来不到老师跟前凑，希望老师能多休息一会儿。当时我先生在成都工作，我想利用这便利条件，看看能帮点什么忙，于是就先去了成都。到成都找到气功协会，说我可以出车，有什么要做的，我一定尽力帮忙。气功协会是自负盈亏的，办气功班是为了挣钱，所以很抠门。

那天老师从火车上下来，同车还有很多从重庆跟过来的学员，已是 5 月下旬，南方已很热了，车里没有空调，个个风尘仆仆，随行的工作人员背着大捆大捆的书——《法轮功》（修订本），汗流浹背。气功协会来了一辆夏利出租，老师让同行的人拿着东西先走了。我先生去停车场想把车开到出站口，让老师少走几步。车刚出停车场，顿时车站前的十字路口水泄不通，也不知从哪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车，幸好我先生的车是进口的，自动变速，所以启动快点，使出浑身解数才冲出包围，急得嘴里起了一串火泡，结果让老师足足站在车站前等了四十几分钟，我心里这份抱歉好几天都平静不下来。后来听老师说这是干扰，一路上碰到的这些麻烦太多了。

成都的班在一个招待所的礼堂。老师办班从来不做广告，那时各种气功班多了，人们也不在乎，所以第一天开课人没坐满，可一听老师的课就大不一样，于是消息急速地传开，到结束时已有 800 多人。每天上完课，我先生开车送老师回旅馆，大家都磨磨蹭蹭的看到老师上车了才回家。能为老师减轻点疲劳，心里非常高兴和安慰。

我们的班是独立的，既不和社会上有什么交道，气功协会也只收钱。老师出来传功，行程、食宿都要自己安排，实在是太辛苦了。

在成都的那段日子是我终生难忘的，我跟随老师去了许多地方。头一天是去文殊院。我们的车在前面，同车的还有一位香港的商人，他听说成都要办班就一直在成都等着，他的国语说不好，所以听课有些困难，老师一路上在给他讲解。下车了，后面的车还没上来，我们就先进大门，老师走在前面，一进门两旁站着四大金刚，老师回过头来跟我说：我讲课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我说，他们怎么这么难看呀。老师说：他们威力很大的。那时庙里很乱，狐黄白柳

什么都有，老师所到之处都在清理，只一挥手就行。

几天后，老师去青城山，同行的有大连站长、贵州站长、武汉站长和其他几位学员。那次我突然明白了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意思。我这样的身体居然爬上山顶又走下来。回来后，我先生的同事大吃一惊。成都班结束后，我们和老师去了乐山和峨眉山。在乐山的罗汉堂里，同行的一位功夫友跑过来跟老师说，××菩萨（我现在记不清名儿了）说，见到老师很不好意思，向老师行礼。老师说，我们走时他们会送出去很远。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我只能看到一个泥巴塑的像。出罗汉堂时，后面的和尚在说，这群人了不得。显然他看到了什么。峨眉山确实和其它地方不一样，在金顶我对天目第一次有了真实的感觉。跟着老师走了一圈，神的事情太多，我的大脑有点承受不住，我想起了《西游记》，还有一系列的传说，我问老师：怎么神话故事都成了真的？老师说：神话故事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下一期是郑州，好不容易买到了卧铺票，我和老师同乘一次车去郑州。上车那天，天很热，进站时，挤得不得了，老师和我们一样拿着东西，汗流浹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点办法也没有。上车才知道是加挂的最后一节车厢，和前面不是一个局的，列车是成都局的，这一节是郑州局的，前面的列车不管这节车厢的一切供应，连水也不给，通向前面车厢的门也给锁了。这节车厢上还有其他一些学员。我心里很着急，路上只有方便面，可没热水怎么办？我和同行的武汉学员找了一只水壶，停车的时候跑下去，从前面车厢上去，灌满开水，可跑回这节车厢的时间就没有了，只好在前面的车厢站到下一站再下车，从站台上跑回这节车厢来。这点水也仅够喝水，每顿饭给老师泡一碗方便面。我们和老师一起买的票共6张，是这节车厢旅客的最后一个格子，也就是最后面的车尾了。车过华山时，老师站在车尾，那节车厢后连接处的门上没玻璃，老师在那里站了很久，望着远山。我当时很纳闷，想老师在看什么呢？也好奇地走过去望望。老师告诉我，华山上很多修道的人都下来了，来看望老师，跟着火车走。老师问他们：你看我的弟子如何？他们有的都修了很久，说没有几个能比上的。这些人一直跟到郑州听法。后来老师在讲课时讲到了那天的事。

郑州班几乎是条件最差的，气功协会找了一个废弃的体育馆，中间是一块破旧的地板，四周的看台是砖头砌的台阶，残缺不全，

报告的教室里人员爆满，许多人没有买到票，组委会在群众想听课的要求下又加了两场，别的气功师都没有这种盛况。在报告会上师父没像其他气功师那样做什么功法表演，只是给我们讲了《转法轮》中第一讲的一些内容。

在讲课时，师父要我们站起来，在心中想一个病，师父当场可为我们排一次病。师父一挥手，把在场人的病都抓在手里清除了。在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血尿20多年，当场我想到这顽疾之苦，师父瞬间就将困扰我多年、用中西药都医治不好的病根治了。我回医院健康检查时，证实血尿已经完全不见了。

法理破迷解惑 重获新生

回想过往的人生旅途，我走过了半生的坎坷之路，我苦恼过、我追寻过，在你争我夺中的常人洪流中，我挣扎过、我拼搏过，所得到的却是身体的衰败、家庭的破裂。我为什么会这么苦？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人的命运会不一样等等。带着这些困惑不解的疑问，我想到了去佛教中找答案。

我信佛教一年多，在那里时我看到宗教也不是一片净土，也是争名夺利，它不能回答我所困惑的问题，更不能使我摆脱内心的痛苦。在得法前，我就是这样无奈又无助的面对生老病死。我常常在想，难道这就是我做人的目的地吗？是师父让我找到了答案，是大法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使我学着用慈悲面对人生，让我从常人的苦难中解脱出来。

我原是第一流医学院校附属儿科医院小儿心脏科的一名医生。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政府只准生一个孩子，对孩子的珍视可想而知。儿科医生平日的工作相当繁忙，小儿心血管疾病又是儿科中的尖端学科。在不愿落后他人的争斗心态驱使下，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可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放下怨恨 身心受益

几十年的奋斗后，我得到了世俗的一切，包括业务能力的提高，更被升为副主任医生和取得副教授的职位。可是我失去了更多，身体的健康大不如前，我的先生因为得不到妻子的关爱而有了外遇，最后离我而去。一开始我非常恨他，恨他不理解我、不体谅我。我恨他破坏家庭，连一对儿女也非常恨他。

是师父的法理让我明白了：我过去为什么那么苦，是生生世世

来，两只大海鸟在激烈的互相啄着对方的羽毛，翻来滚去的，打的不可开交，突然一只被对方拼命的叼着脖子抖来抖去，一下子便四脚朝天，再也动不了了。这时突然听师父说了句“和人一样啊”。当时我心中一震，想到自己平日里各种执著心很强，尤其是争斗心，争强好胜心很突出。当时觉的师父就是在说我。深深感到师父的慈悲，时刻在操心点悟弟子的修炼提高。

回想起师尊来澳洲传法时的珍贵情景，清晰的犹如昨天。师父的谆谆教诲、慈悲苦心令亲身经历的弟子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的泪流满面。

珍惜这万古机缘

文 / 台湾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12 日】看明慧网 2 月 15 日大连同修发表的“多写回忆师尊当年各地传法的文章”一文，使我回想起了师尊当年传法的好多事情。有的是我亲身感受的，有的是与大陆学员一起交流时听到的。那时我们跟随师父听法，师父多数都是晚上讲法，白天我们学员就在一起学法交流。其实不管是自身感受到的也好，或者听说的也好，那只是无边大法的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师尊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给我们表演过什么功能，都是我们在无意中发现的神迹。

健康博览会上的治病神迹

我有幸在 1993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遇见了师父，我感到师父是那样的亲切，好象曾在哪儿见到过。师父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是那样的圣洁、慈悲、祥和。在博览会上我目睹了师父几乎是挥手之间就让一位 70 多岁、瘫痪了近二十年、腿上的肌肉都萎缩了的老太太站了起来。当她的新迈出了渴望多年的那一步，她的儿女们都给师父跪下了，老奶奶也哭倒在师父的脚下。

这一幕让我震惊了，站在医学角度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它却真真实实展现在眼前。我感到这位气功师父是一位超人，这个功法是一个超常的功法。自那以后，我紧跟师父，走上了修炼之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天下午，博览会给每位气功师一次机会做功法报告。师父做

古老的窗户有的连玻璃也没有，让我们的老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讲课，真是没法说，老学员都叹口气。6 月 11 日开班，几天后的周末，那天是下午 4 点上课，课上到中间，突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大雨加着冰雹，铺天盖地下来，雨从窗户“淌”进来，看台上的人动起来向里边拥，一会儿核桃大的冰雹砸下来，体育馆的铁皮顶震得巨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狂风暴雨、冰雹，还有雷电，响作一团。我当时坐在面对讲台左边的地板上，只想自己是老学员，要守住心性，不能添乱，就静静地坐着，尽量挤着点给从看台上下下来的人留点地方。冰雹砸得更厉害了，似乎想把这个屋顶砸通，老师的讲台上屋顶漏了，雨水哗哗流下来，紧接着跳闸了，灯灭了，一片漆黑。这一切发生只有几分钟。大家望着老师，有的静静地打坐，我心里在着急，怎么办呢？只听老师说，谁在上面？再看老师微闭双目，双手掌心向上，平放在胸前。跟前的学员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有学员在讲，快看老师的手上。一会儿老师用手一攥，好象把什么东西抓在手里，随即把桌子上的矿泉水瓶子打开，把水喝了，然后把手里的东西装在了瓶子里。这时雨停了，太阳露了出来，阳光照进了屋子，大家鼓掌欢呼。之后老师坐在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老师说，我给你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把很多东西摘掉了。这时灯一个个亮了，继续上课。事后，经常跟班的一个郑州小伙子说，当时他在控制室，跳闸后线路上一直没有电，可灯却一个接一个亮了。那天下课后，出来看到街上的树劈了不少，卖冰棍的老太太拉住我们问：刚才的事是你们招来的吧？我吃了一惊，老百姓居然也懂这些。第二天郑州的报纸报道许多地方屋顶都掀了，气象局一阵惊慌，说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气功协会的主办人说：今儿见了个大世面。第二天，郑州市市长来到课堂上，恭敬地去和老师握手。据说他和他的儿媳妇来参加我们的班了。

接下来是济南的第二期。在济南体育馆，可容纳三、四千人，座无虚席。济南的这期班老师讲的非常细，以后要发生的一些事也告诉了大家。

下期班是大连，老师希望大家不要都去大连，大连是个死胡同，火车少，而且开班的票早已卖完了，并告诉大家 30 日那天不要乘飞机去大连。那次老师一路上受阻，魔干扰得很厉害，最后老师是从海上坐船去的。

记得在成都大连站长跟我说，她们和老师在一起照的像，上面

有龙。我很惊奇，就说下次去大连给我看看好吗？她说行。这次去大连我惦记着这个事，就追着她要。有一天她给我带来了，我一看，真的，在她们和老师站着的后边天上，有两条龙一前一后挨着，头很大，鼻子眼睛的轮廓都很清晰，上面好象还坐着人。她又指给我，你看这是两付宝剑。我一看很小但清晰可辨，剑鞘和剑体是分开的。我愣愣地看了半天，她说只这一张，把底片拿去再洗，就洗不出来了。她的儿子说什么不相信，去实地考察了二十几次，最后只好作罢。后来第十堂课解答问题时，有个学员问，在看《法轮功》这本书时，看到了两付宝剑。老师说：是，我从宇宙中带来，威力无比的。

8月5日哈尔滨开班，地点在哈尔滨冰球场，那时冰球场还没建好，三面有座位，一面墙是三合板钉着。冰球场的工作人员从没听说过这么多人万里迢迢赶来参加的气功班，也跑来听课。有一天上课还早，老师走进来绕场看望大家，当走到学员前面时，看台上离老师近的这一面学员呼一下起立，虔诚地向老师表达敬意，老师向前走，前面的学员又呼的一下站起来，就这样随着老师绕场一周，学员们整齐地站起来坐下去，此起彼伏，这场面壮观极了，那一刻整个场充满了神圣与崇敬，连学员们自己也惊呆了，这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我旁边的一位第一次来听课的小声说：哎呀，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什么国家领导人来都不可能。

延吉的一期在延吉体育馆，热心操办的是延吉最早出去听课的一位朝鲜族学员。他说他要给家乡父老做一件好事。据说他所在的单位70%的人都来听课了。那期最后一天，朝鲜族的学员穿上了鲜艳的民族盛装，五颜六色，这是他们最隆重的礼节，向老师表示感谢，为老师送行。课后有个简短的结束仪式，老师把收入的七千元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

那天从课堂上出来，我直奔火车站，乘图门江1号去长春，然后转道去哈尔滨。上期哈尔滨班时有位新学员借了单位的摄像机录了带子，答应做好后给我一套，当时这是非常珍贵的，那时都买不起摄像机，有录音机的都很少，我得赶紧去取。

一夜火车，清晨到长春，我把行李拖下来，很累。走到下地下通道口时停下来，立起箱子缓口气，一回头，见老师站在后边，慈祥地望着我，我又高兴又感动，又怕老师帮我提箱子（注：这与修炼界师徒关系的界定和修炼方式有关），慌忙说：“老师，您甭管我，

（二）到炼功点看望学员

记得师父到悉尼后的一天早晨，师父问一个学员，“附近有炼功点吗？远不远？”学员回答说，“有，不远。”刚说完，师父说，“走！”语音未落，看师父已经走出几米远了。只见师父在前面不紧不慢的走着，我们几个学员一路小跑还跟不上。

到了达令港（Darling Harbour）炼功点时，只见有26名学员背对着清澈的海水，在一片小树林中的草坪上打坐。炼功的学员在闭目炼功。陪同的学员想告诉大家师父来了，叫大家停下来，被师父用手势制止了。只见师父用欣慰、亲切的目光望着这26位学员炼功，直到最后炼功音乐停止了。

一位学员对大家喊，“师父来了，大家往前集中一下。”有的学员刚炼完功，睁开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愣愣的四处看。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学员回忆说，她当时刚睁开眼睛，看到师父祥和的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家，还以为是看到了师父的法身呢。

等大家醒过神来，看到师父来了，都惊喜的赶紧凑到师父身边，聚精会神的聆听慈悲的师尊给大家讲法一个多小时。当时的情景真是无比殊胜，令在场的学员终生难忘。

（三）谆谆教诲

在师父启程从悉尼去堪培拉之前，酒店中心几位学员正陪同师父等待开车启程。这时，师父把这几个学员每个都看了看说，“你们下来，生生世世都在吃苦，这回最后一次得法了，你们还不快精进。”

当时在场的几个学员都感到内心震动很大，感受到了师父的苦心教诲。然而这段话的博大内涵，我自己觉的当时还未完全能在法上深刻领悟。如今回想起来，心中惭愧，感到不能愧对师尊的苦度。

在几位学员陪同师父去堪培拉的途中，一路上，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突然一位学员说，“哎呀，前面下雨了。”大家不由往前看，公路上看起来水汪汪的，路边的草坪上也淹没在水下了，水面还象潮水似的一浪又一浪的一直涌到路边。可是仔细看看当时并没有下雨，天气晴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等师父解释说那是另外空间的水，大家才明白是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

等我们到了堪培拉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上，正休息时，看到师父在静观两只大海鸟撕打的情景。几个随行的学员也不由注视起

永远的留念 难忘的话别

师父每次讲法来到礼堂外面，或者下课离开会场时，总有许多学员围上来，争相和师父握手，或提问题，总想再听师父讲点什么，往往围的不能动弹。我心着急，考虑到自己的责任，就叫大家让出一条路，让师父走。师父却对我说：“别这样，我们就停一下吧。”师父带着慈祥的笑容和学员握手，回答每一个问题。也有学员把这个热烈的场面拍下来，作为纪念。

我们觉得能够直接听到师尊传功讲法，是十分可喜的。参加学习班的学员都要求和师尊合影留念。由于人太多，组织者采取分组的办法，一共 40 多个组，每组 30 人左右。每组拍照，师父都要上去，整整忙了一个下午。特别是有些学员总是想和师父再靠近一些，再近一些。师父说“别挤，站哪都一样，那位老先生（白胡子，80 多岁）过来坐这里（指师父身边）”。

学习班结束，师父离开合肥，我们送师父上火车。我们下车，师父又亲自送我们到车门口，面带笑容，和我们握手告别。感激之情立即涌上我的心头，当我下到站台上，回身一看师父还在望着我们，我立即双手合十向师父致敬，没想到师父也合十回礼。我当时心情好激动啊！这全是发自内心的。

回忆师尊第二次来澳洲讲法二三事

【明慧网 2006 年 6 月 3 日】1996 年 11 月 26 日，师父第二次来到澳洲悉尼讲法，以下是对师父在讲法前后的几个珍贵片断的回忆，至今仍历历在目：

（一）坚持不要学员一分钱

师父第二次到澳洲来讲法，到达悉尼的时候为了应付食宿所需的费用就要兑换一些澳币。当时银行已经下班了也未能兑换成，但师父坚持不要当地学员的一分钱。

我把澳币递给跟在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算借用给这位香港学员吧，他也不要。

这事过去好久之后，一次与一位北京弟子交流受到启发，我才悟到一些法理。师父为了不让弟子产生执著心，一切为了弟子的修炼提高考虑，而不顾自己受苦受累。

您先走，我没事儿，我经常一个人上路，能行。”等老师前边走了，我才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挪。我拉着箱子走到出站口，排着队出了站，一抬头，老师在前面站着等我出站，依然是那样慈祥地望着我，当时心里一股热流，真想给老师跪下，可周围人很多，老师身边还有学员，只好向老师合十，说：老师您别为我担心，我一个人能行。那天我顺利地到达哈尔滨，第二天奇迹般地回到了北京。

几个月后的 12 月 21 日，广州举办了第五期，这是在中国的最后一期。那时法轮功已经传播得很广，传得也很快，加上几个月没办班了，人们都翘首盼望着。又听说是最后一期，全国各地都有人赶来，东北、新疆，为了求道，这是生命中最大的事，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来早了，为了用仅有的钱维持听课期间的生活费，每天吃 2 元的伙食，在广州 2 元是吃不饱的，北京的学员拿出自己的钱来，送他们每人一百元。有一个东北的女孩，没有收入，大中型企业都停产了，她就去卖菜挣钱来听课，又用仅有的钱去帮助别人。还有兄弟俩背着铺盖，风餐露宿，几乎是要饭走来的。

广州第五期据说来了五千多人，可能更多。广东省气功协会很早就把票卖完了，我的票是托广州的亲戚 10 月份买的，后来的学员就买不到票。第一天离上课时还早，体育馆前的广场就已人山人海，听说有 500 多人没有票，可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不允许超员，过道一律不准坐人。北京的部分学员把票让给了新学员，交票时，双方眼里含着热泪，边上的人也热泪盈眶。开课了，没有票的学员就守在体育馆门口的广场上。这样的锲而不舍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他们破例打开了旁边的一个馆，接了一个同步录像的电视机，让余下的学员进去听课。

广州第五期盛况空前，可以看到人们求法的心那样地迫切，众生的觉悟被启发出来，他们对师父的敬意也是任何语言无法形容的。有一天，学员很早就到了，在体育馆大门通往大厅的沿途两边，里三层外三层站满了，中间让开一条通道，就这样静静地站着，一直等老师来。老师来了，大家簇拥着老师向老师表达敬意，大家从内心发出来的对老师的崇敬让体育馆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他们问学员，你们老师是什么人？这场景从未见过，体育馆大场面不少，可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这样地虔诚。

广州第五期激动人心，大家明白了老师教给我们的是什麼，也明白了自己要走的修炼的道路是怎么回事，都下定决心，坚持下去。

我的小孩在美国留学，93 年底回国参加了广州第三期学习班，回美后没能天天坚持，参加了广州第五期后，对她的震动非常大，回美后一人坚持天天炼功，还介绍给周围的人，后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没能动摇她修炼的心。

广州第五期是李老师在大陆举办的最后一期学习班。以后的几年，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高潮，那次，美国、香港，还有欧洲一些国家都有人专程来听课，这些人回去后成为当地最早的一批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在以后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的弘传中都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回想八年来走过的路，万分庆幸自己赶到了大法洪传之时能亲身聆听老师讲法，亲受老师传功，这是令多少人羡慕的万分珍贵的机缘。虽然这多年吃了许多苦，遇到了许多难，但是这和以前无奈地受病痛的折磨时的心态已完全不一样了。通过自己吃苦修炼，明明白白地感受到身上的脏东西一块块排掉，现在全身充满了活力，生命充满了希望，看到了广阔而美好的未来。其实生命原本是美好的，只是由于不知道宇宙的法理，在无知中造了不少业，就使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深渊。老师把宇宙的真法告诉了我们，又为我们清理了身体，下上了法轮和一切修炼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大法中修炼，身心不断地升华。不修炼的人会看到炼功人很苦，可炼功人会感到很幸福，因为我们是向上的生命，是能够与天地永恒的生命。过去觉得这只是人的美好愿望，而今天却真真切切身体力行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们真的能跳出苦海返本归真了。

我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已经很长了。我想写出来并不是想表白什么，我是想说，师父的法传的太不容易，从开始传法这九年来，一分一秒都没停过。许许多多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心也永远装不下的。他的品格的崇高伟大，他的智慧的浩瀚壮阔，用人的语言的内涵无法表达其万一。99 年 7 月在大陆，看到电台、电视台疯狂地造谣，用它卑劣的用心把人不好的心都挑逗出来，世人不肯去说，有的炼功人也开始动摇，我就觉得这是多么荒唐的可怜，怎么能用人心去揣度佛心、用人理去评佛理呢。

在这法正乾坤的最后时刻，我回忆我走过的路，也把它讲给大家，是为了我们记住过去，不要自满，不要懒惰，一如既往地跟随师父前行，为了自己，更为了宇宙众生永恒的未来。

（2001 年 4 月纽约法会发言稿）

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想谈谈一些同修得法后，在他们身上显现出来的奇迹。

同修 D，女，50 多岁，患脑血栓，嘴都歪着，不能行走。她争着要参加合肥第一期班，第一天是她丈夫用自行车推着去的，下课后，她自己就走回家了。她丈夫看到大法如此神奇，也学大法了。

还有一个农村的小伙子 E，20 多岁，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驼背，几乎 90 度了。有天夜里做个梦，梦见一个穿黄袈裟的大佛。过两天一个偶然的机缘进城来，正碰上传大法，就参加了学习班。他坐后排，礼堂大，人多，看不清讲法的师父，休息时跑到前台一看，哇，原来是前天梦见的大佛啊。经过学习班，他的背直了。师父说，他这背驼的弯曲度太大，拉不直的，只有用强大的一种功把其骨头给打粉碎了，在打粉碎的瞬间又接上，再打粉碎，再接上，就变直了。在打碎骨头的时候，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不少人都听到过这种声音，我也听到了。

茶叶盒

师父讲法，每次一、两个小时，很少喝水，有时喝点白开水。师父不远千里来到安徽，把佛法送给江淮人民，江淮人民得福；安徽是盛产茶叶之乡，当时正值春茶上市的季节，连茶水都不招待，实在过意不去！于是我上街挑选了一种名茶“霍山黄芽”，买一两正好一小盒，沏一杯敬献给师父。这是绿茶，泡出来一股清香扑鼻。当时师父的一位随行人员过来，我就请她把这一小盒茶叶带回招待所，给师父喝。

学习班结束时，我们去见师父，那位随行人员也在。她要把茶叶盒还给我，剩下的茶叶已经倒了出来。我叫她把盒子也带上，免得茶叶跑味，好在旅途上喝。她说：“这是师父叫我给你的！”我说我家茶叶盒多，你还是带着吧。她放大嗓子说：“这是师父叫我给你的，你看师父还坐在这里，你怎么这样啦！”我心想这可能有什么玄机，接了过来，无意识的把盒子打开，看到里面有张小纸条，大约 10 公分长，3 公分宽，当时心中激动，想看看又不好当面看，又想还是回家去看吧。回到家，打开盒子一看，什么都没有。啊，我好后悔啊！当时看了就好了，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呢。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个茶叶盒。

惊奇！他说：“菜是我捡的，我洗的，我烧的，家里没有小孩，也没别的人，汤里硬币哪来的？”还有一次，也是他老俩口在家，突然从空中撒落一把硬币，都是一角的硬币，一数，共 14 枚。真怪，那么高的楼，门窗都关着，谁撒的？师父在济南开班的时候，他托另一位同修把那些硬币带去济南请教师父，师父说：“这是魔的干扰，处理一下就行了。”师父的法身清理了同修 B 的家庭，从此以后他家平安无事了。

师父瞅人一眼，就消业治病了

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有许多学员过去看见过我给常人治病，我根本就不需要动手的。我瞅瞅你就好了。瞅你的时候就打出东西去了，我从我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打出神通去。打出去之后你那儿马上就好。”师父在合肥传法期间，这样的神奇事就显过好多次，我这里仅谈两例。

同修 C，女，60 多岁，腿不好，行走不便，拄根拐棍还只能走一步挪一步，走走歇歇。在合肥第一期学习班上，有一天，她去师父住地办事，师父见她拄根棍子，就问：“你怎么拄根棍子？”同修 C 把自己腿不好的情况讲了一下，师父说：“你把棍子丢掉，能走！”同修 C 心里很不踏实，在师父的鼓励下，放下棍子，试着往前走，一抬步，真行，再迈第二步还很稳。她高兴极了，真是奇迹！师父又叫她下楼去，不扶楼梯，然后再上来，她都做好了。从此以后，她在大法中修炼，步履轻健，走路像年轻人。

我有位朋友是气功爱好者，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有个小女儿，经常肚子痛，痛的很厉害。多处求治也治不好，他自己用气功治疗也无效。得遇师父来合肥，他喜出望外。但他也不想违反师父关于不治病的规定。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到水果店挑选了一个最好的苹果，只买一个，不讲价钱，要多少钱给多少。然后用新手帕包起来，他凑着和师父接近的机会，和师父谈了女儿的情况，并把苹果递上去。师父慈悲，双手握着苹果，然后翻了翻手，什么也没说，就把苹果还给了他。他接过苹果，谢谢师父，赶快骑车到家，叫女儿赶快把苹果吃了，全部吃完，连核也吃了。真的，小女孩的病好了。

师父法力无穷，奇迹在学员身上展现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

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

文/延边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2 月 14 日】我是 99 年得法的学员弟子。有一件师父初期讲法时传颂的一件事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以至令我永志不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准备离开延吉。几位站长去送站，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到站后，某站长要付车费，师父不同意，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看人不解，师父说：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

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传得很广，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它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

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我想提个建议，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的写出来汇成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因此写出来，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回忆师尊在重庆传法的日子

我今年 57 岁，93 年喜得大法，有缘参加师尊首次在重庆开班。

我第一次见到师父，当时我激动地哭了，寻找几十年的明师今朝终于得见，说不完的喜悦。

当师尊知道我经济困难时，当众退给我一半的学费 25 元，我不收，师尊一直要我收下，我急哭了，说：“李老师，我听了您的课就应该交学费，您不收我的钱，您就不承认我是您的弟子。”

师父慈悲庄严地走到讲台前说：“你们都是我的弟子！”佛音穿透层层空间，我感到这是洪大的慈悲，师父右手一挥，我看见整个传法场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雪花般的法轮，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93 年、94 年师尊两次来重庆讲法传功，每次都是住价格低廉的宾馆，宾馆人员不理解地问师父：“李老师，你也是很有名望的气功明星了，应该住高级的宾馆。还住这么简朴的宾馆？”师父微

微一笑，什么也没说。

师父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碗小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无论面、汤、菜都放辣椒。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吃不了辣，在面里放了很多辣椒，师父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

一次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父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尊不浪费一粒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

留得清白在人间

文/东北大法弟子缘路 同修整理

【明慧网 2004 年 8 月 3 日】一九九二年春天，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奇功法轮功。法轮功象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耀眼的光辉驱散炼功人心境的尘埃，点亮了修炼大道的明灯。为了弘扬法轮功，普度众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远离家乡去北京、山东、太原等各地办班传法、传功。

由于学者越来越多，当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籍。师父把书稿写出来了，可是没有钱买书的版权号，借了 8000 元钱买书版权号，出版了《中国法轮功》首批书在各地书店发行，有缘人看后如没钱买，师父就免费赠送。在零售发放完之后连版权号的钱都没收回来。在传法初期是很艰难的，以最低的收费为标准，完全不收费也是不行的，租用场地要收费，承办机关单位要收手续费，待各种费用支出之后也就所剩不多了。剩下这样少的钱，师父本人也分文不取，全由各辅导站专人保管。对这笔钱的用途师父曾明确指出，这是法轮功学员的奉献，是对法轮功的支持，只能把它用在法轮功的建设上。如：师父的女儿上学急需用钱时，又赶到月末家里没钱，师母向师父借了五元钱，到师母开工资后师父都要把五元钱要回来，并说：“大法的钱，专款专用”。

师父生活俭朴，住的是简易楼房，冬天没有暖气。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样式，师父对女儿要求很严，每月只给女儿 100 元生活费，包括上学所用。有一次暑假师母带女儿去北京和师父团聚，师父给女儿买了一双 2 元的鞋。师父家的生活水平在长春也是最低的。

了。”经师父这一指点，我明白了，其它什么功都不练了，一柜子的伪气功书都处理了，不与伪气功打交道了。

这里我还要讲一讲上面我向师父讲的那句话：“我炼法轮功坚决炼到底”。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表面上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后来想起来，是我明白的那一面在向师父表态：要坚修大法，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

佛眼识破伪气功师

师尊到合肥刚住下，气功协会负责人拿过一张照片，递给师尊看，什么情况也没讲，只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李大师，请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师尊接过照片，瞧了一眼，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附体，蛇！”该人说什么在农村挖塘泥得了功，能治病，来到合肥设门诊，给人治病，他又找人把那些瞎摆弄的手法编起来，起个名称，作为一种功法害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一发功的时候，那个小蛇脑袋吐着芯子，就往那病处、那个长包的地方用舌头一舔一舔的。就这一类的相当的多，这些人的附体都是他自己求来的。”这样的人看病，教功，不是害人吗？

师父法身帮助弟子清理家庭环境

同修 A，60 多岁，母子二人在一起生活，儿子有癫痫病。A 参加了大法合肥第一期学习班。有一天夜里，她家卧室书架突然起火，书架上遮挡的布帘烧着了，掉在地上，水泥地还留下一块黑印，可是，书架上的一盒火柴没烧着，书也完好无损。真奇！办第二期班时，同修 A 托我请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当我把情况讲给师父听，师父说：“那是给她家清理。”“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环境不清理，各种东西干扰你，你怎么炼功？”（《转法轮》）

另一同修 B，70 多岁，气功爱好者。他曾经在某寺院学了一种功法，关门传授的，感觉效果良好。曾请教师父那功法怎样？师父说：“那也是正法，可以学，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炼法轮功。”同修 B 说：“我在战争环境腿受过伤，蹲不下去，无法盘坐。能炼吗？”师父回答说：“不要紧，会盘上的。”并告诉他如何做。同修 B 按师父的教导去做，终于能坐地盘腿炼功了。

可是，不久他家出现一些怪事，令人不解。他住顶楼，老俩口单独生活，有一天吃饭时，发现菜汤里有“5 分”硬币 2 枚，感到

在第二次学习班上，我作为工作人员的任务是每次讲课接送师父。我们的条件差，没汽车接送，全靠步行，从住地到讲法礼堂步行约 20 分钟路程。第一天我去接师父，提前了 20 多分钟到招待所，出乎意料没接到，我好急啊！心想：我怎么第一天就没做好，师父不知道路呀！心中很不是滋味。我急急忙忙赶到礼堂，看师父在不在。问了好些人，都说没见到，连收门票的都说没见到。我到后台一看，师父在那等着呢，师父怎么进来的，谁都说不清。当我表示没做好的歉意之后，师父说，我昨天就来看过会场了，这条路我认识了。原来师父不辞旅途辛苦，上午到合肥下午就看会场，清理会场，关心众生得法。

第二天，我接受第一天的教训，提前一点去，可是我还是没接到。

第三天我提前 40 多分钟到，一问服务员，服务员说还没走，这下我放心了；一看门还关着，心想，不要打扰师父，让师父多休息一会吧。于是，我就在门外等着。好象师父已经知道我在外面，立即开门出来了，还非常关心地说：“怎么站在外面，快进来呀！”

一出门雨就停了

师父讲法，没有讲稿，每次讲法，都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简简单单的几行字，每次讲一个半小时。

有一天下雨，我特地带了两把伞，给师父一把，师父不要。出门时我想为师父撑伞，可是，一出门雨就停了。当时我也没想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师父威德所致，众神都在护法。

师父关怀，指引弟子修大法

大法里讲到伪气功问题，因为我的工作要接触到其它气功，怎么办？为此，我问过师父，师父说：“这是你的工作，到时候，你意念一下‘请师父保护我’，我的法身会给你下一个罩，保护你”。所以，在以后的气功活动中，我总是把师父法像带在怀里，邪门歪道对我无可奈何。

修炼讲不二法门，修大法之前我学了不少气功，包括健身功法。因为悟性低，有的舍不得放，有次专门问师父，我说：“我炼法轮功坚决炼到底。其它气功都不炼了，专炼法轮功。不过，还有一种面部按摩健身功，天天早晨按摩，非常舒服，能不能再练？”师父反过来问我：“你练那个干什么？炼我们这个什么问题都解决

师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言传身教，给弟子们树立了榜样。九四年末在国内办班结束，九五年初去国外传法传功，普度众生，大法的洪传到如今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地区的人得法受益。

一九九五年初夏，师父把在国内办班所剩余的钱全部拿出来，录制了讲法录像带，赠给全国各地的辅导站。一套五本总共 900 分钟，在当时全国辅导站有上千个，就是用这套录像带传法传功，几年之后使上亿人得法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精神文明思想素质迅速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师父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做出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无量功德、功德无量。

1992 年春天，师父开始在全国各地讲法传功。每次讲法时师父都谆谆教导学员：“法轮功修炼直指人心”、“真、善、忍”同修；修炼者要放淡“名利情”以德化功；坚持实修守住心性。法轮功具有超自然的能力，长功快。因为每个学员身上都有师父给下的法轮、气机、机制等修炼系统，这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正因如此，法轮功吸引着无数有缘之士纷纷走入修炼之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真切神奇之事的有缘修炼者。想起过去一幕幕师父妙手回春的使许多病危学员起死回生，感人至深的场面至今不能忘怀。

师父开始讲法传功很不容易，因为当初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多数是有病的，为了祛病健身而进来的。在学习班上对师父讲的法理还听不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就知道好、有道理、爱听，每次身体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感觉到了无病一身轻，受益非浅。因此不论师父走到哪里办班，总有许多人一个班接着一个班跟着听，到最后明白了师父讲的法理时，由祛病健身走上了真正修炼之路。

我的亲属家住长春市，和师父同在一地区。92 年夏天患肠粘连住进医院。医生说：“手术很难下手术台（因为以前做过两次手术）。”用药无效，又无其他治疗办法，无奈只能等死了。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求医治办法。他同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告诉：咱长春有一位大气功师，李大师正在办讲法传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有许多学员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调整，净化身体后都神奇般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两天要去北京。亲属听后就让这位学员求李大师给他看一看。经这位学员跟师父介绍后，师父同意患者到他家里去。

家人把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打出租车搀扶到师父家，师父非常

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一边打开窗户用手在病人病灶部位一抓，然后往窗外一扔。紧接着师父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吃，病人说：不敢吃，已经七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说：师父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就吃了一个，没疼；又吃一个没疼，这时我亲属的太太明白了，忙跪下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师父把亲属的太太扶起来。亲属给师父钱表示酬谢，师父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炼功吧！回家后病人饮食一切正常，也能走路骑车。带着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亲属的全家人都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讲法传功班。一班下来后，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几年来这位学员全身心投入了助师洪法、救度有缘人得法受益，义务自费背送大法书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在修炼路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跟随师父在大法中修炼，无以回报师父救命度化之恩。

1993年6月，师父回长春办第六期学习班。我的这位亲属又把妹妹从外地接到长春准备参加这次学习班，因妹妹患心肌膜脱落，走路非常困难。又是单位那位学员向师父介绍了其妹参加学习班的困难。在开办的前一天，师父亲自打出租车来到我的亲属家，给其妹调整身体净化到能自行走路。在医院换心肌膜需要十多万元，而师父今天神奇般给治好了，亲属家人惊叹不已，师父微笑的跟亲属家人说：不信到医院检查去！出于惊奇和感激之情亲属家人带着其妹到医院一检查：心肌膜补上了，一切正常。之后亲属带着能走路的妹妹参加了师父讲法传功学习班，十天班下来后身体的病症全消失，回家后生活能自理而且能料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一张门票节省了十多万元，而且患者没有任何痛苦，神奇般的好了。通过这件事使其妹的亲朋好友为之赞叹，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纷纷表示有机会也要聆听李大师讲法，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真的如经文《悟》“俩俩相继而来，入道得法”许多人走上了修炼之路。

92年到93年底，师父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东方健康博览会”，



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老师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在本届博览会上李洪志老师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

珍贵的回忆：师尊在安徽合肥传功讲法

文 / 安徽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年4月13日】师尊两次到安徽省合肥市办班传法，办了两期学习班。第一期是在1993年11月，11月20日师尊在安徽农学院礼堂举行一场报告会；11月21日起，合肥第一期班正式开始，在安徽省教育学院礼堂，学员500多人；第二期班是1994年4月16日举办，在安徽省党校礼堂，学员1200多人，礼堂满座。

我有缘参加了两期学习班，特别是第二期，我作为工作人员，和师尊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直接聆听了师尊的谆谆教诲，沐浴在师尊的洪大慈悲佛恩中，见证了大法神奇威德。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永不忘怀。

今年4月16日是师尊在合肥第二期讲法12周年，我把自己的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

法轮大法洪传江淮大地

师尊到安徽传大法，是安徽人民的福气。法轮大法一开传就非同一般，影响非常大。安徽得知“法轮大法好”，决定邀请师尊来安徽传功讲法，由省政府发函邀请师尊到安徽传法。

大法洪传安徽，安徽人民得福。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4月两期学习班后，安徽又要求再办第三期、第四期，还在1994年7月派专人到北京去联系，因当时师父传法日程已经排满了，未能安排上再一次来安徽传法。

师父生活俭朴、随和

当时师父来合肥时住在一个普通旅馆——建工大厦招待所，这里离讲课礼堂比较近。但是招待所设备简陋，房间里两张单人床，条件也比较差。从招待所到讲法礼堂没汽车接送，全靠步行。生活自行安排，吃食堂，特别是每天晚上讲法结束，9点多了，食堂关门了，吃不上饭，只好到街边的小饭店吃顿便饭。我几次送师父都是送到便民饭店门口，师父和随行人员进去吃饭，我回家。我也看到过师父的随行人员在小摊上买烧饼油条充饥。

师父每次讲法总是提前到会场

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盼。山西的同修们，让我们勇猛精進吧！

师尊在武汉传法的故事

文 / 武汉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6 月 8 日】作为一名武汉大法弟子我感到非常荣幸，师尊先后在武汉亲自办过 5 期法轮功学习班。但我也感到非常遗憾，由于当时自己机缘未到，没能亲自聆听师尊讲法，直到 96 年初才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我在得法前后，曾听不少同修讲述过师尊来武汉传法的一些故事，现整理出来，与同修们分享。

师尊当初在武汉开班讲课之前，有一位小女孩提前上台讲述了她曾经身患绝症，经师尊治疗，迅速康复的经历。并感谢大法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这位小女孩原来患有白血病，跑了国内不少医院，也花了不少冤枉钱，但都没有任何效果，反而身体越来越差，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她有幸找到了师父，结果，身体很快奇迹般的康复。

有一天师尊讲完课后，有位“高人”找到师父，问师父下法轮时，给在场的每个人都下法轮，为什么唯独不给他一个人下法轮？师父微笑着对他说：别人都是买了票进来听课的，唯独你没有购票，不失者不得嘛。原来此人有一点功能，具备了隐身术，所以当他进礼堂大门时，守门的人根本看不见他。

师尊 93 年 9 月在武昌阅马场附近的湖北财经学院（现改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第 3 期法轮功学习班时，在附近不远处的洪山体育馆，也有一个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的 X 功“大师”在组场做气功报告（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曾举过“黄鼠狼拜月亮”的例子）。该附体气功师不讲心性，跑来与师父斗法，干扰师父传法。结果，该气功师在做气功报告时，报告还没讲完，就跑到卫生间大口大口的吐血。原来他准备在武汉做两场气功报告会的，结果，一场报告没有做完就悄悄溜走了，可见善恶有报。这件事当时在武汉气功爱好者中流传很广，连武汉气功协会的领导都知道。

在会议期间，义务为有缘之士调整身体治病在社会普及法轮功。亲属听说后又带着邻居患癌症病人及朋友来到北京，凭着出版社的地址，在北京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左家庄会场。

师父在博览会期间创造了许多奇迹。如，家乡患癌症的这位朋友已经不能行走，被家人抬着来到会场，经师父调整，清理净化身体后当时就能神奇般的下地行走了；又如：有位因坐公交车，急刹车不慎摔伤致瘫的北京妇女孙宝荣，在医院病床上躺了一年，由家人背到会场。在师父给她调整后奇迹般地站起来了，而且能走路了。从此以后，师父不论到哪办班，她都跟着听，师父在长春办第七期学习班时，我见到了她身体健康显得很年轻。

还有一位男学员，30 多岁弓腰 90°，经师父现场给他调整身体，随着脊椎骨咔咔作响，慢慢腰直起来了和正常人一样了。师父的法力和功力神奇无比，象这样的危重病人，疑难病患者，在博览会期间师父给治好了数不胜数，赢得了广大群众好评，因而获得了 93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师父把第二场报告的全部收入捐给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1993 年 12 月 27 日 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的荣誉证书

一晃十年过去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件一桩桩记忆犹新，师父慈悲苦度众生，呵护着每一个有缘之士，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而师父不图学员弟子

一点回报，只要学员弟子一颗修炼的心，挽救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走好每一步。虽然在修炼的路上我们遇到了狂风恶浪，都没有动摇紧随师父回家的决心，信念更加坚定。

1994 年春天，我喜得法轮大法，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长春第七期学习班。因为要参加学习班的人数特别多约 3000 多人，所以学习班分白天班和晚上班，共计十天。

第一天我们乘坐无轨电车赶往会场，中途停电了，大家下车徒步走，大约有三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会场——吉林大学礼堂，时间很紧，大家怕迟到，都急急忙忙赶路。其中一位患颈椎增生压迫脑

神经的患者，他来长春一个多月了，在医院看病花了 1000 多元钱也没治好，钱也用完了，听说师父办传法班也就跟着来了。说来神奇，让病痛折磨难忍的这个患者却和大家走得一样快，头也不觉得痛了，一切不适症状全消，进课堂后全好了！原来一路师父给他调整身体。十堂课下来和健康人一样。

在学习班的日子，每天课后休息时，我们一些学员都围站在师父身边看师父。师父气质非凡，与众不同，身着一套灰色西装、白衬衣，特别年轻。师父总微笑着与学员交谈，每天课后结束时，我们都久久不愿离去，总想在师父身边多呆一会儿，多看师父一眼。每次都等师父上车了，我们才离开会场。

5 月 1 日那天上午，主办单位根据学员的要求要与师父合影留念，师父欣然的同意了。每个地区的学员按顺序站好。师父一组接一组和我们合影；当和滨河地区那组合影时，有一位 60 多岁的男学员，头发全白了，他坐在前排小板凳上。师父走过去问他为什么坐着？那学员说：“站不住”。师父叫他到后排站着。当合影结束后，师父走过去和那位学员握手并让他把拐棍扔了，那学员没明白过来，他太太把拐棍扔了。师父让他往前走，他就像小孩一样一步步往前走，在场地走了好几圈一边走一边乐。从那天起，就再也不用拐棍了，每天自己走入会场，生活也能自理了。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师父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是啊！正因为有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目睹了师父的慈悲苦度，伟大的人格丰碑，觉者的胸怀；也正因为有了这段难以忘怀的经历，不断激励着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走好自己的每一步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铭记啊！刻骨铭心的记忆！

那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我以一名辅导员、老学员的身份非常荣幸的参加了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亲自聆听了师尊对辅导员、老学员的嘱托和那无限深情的教诲及期望。从那时起深感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但要修好自己，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每当拿起《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这本书时，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耳边回荡着师父那谆谆教诲，总是热泪夺眶而出。

还有两个中年妇女是姐妹，姐姐是风湿性关节炎，妹妹是半边面瘫。当师父给姐姐调病时，师父问：“好了没有？”她大声说“好了！”结果真好了，直到现在也好好的。给妹妹调病时，师父问好了没有？她说慢慢好吧，结果到现在也没好。“好坏出自一念”。这是师父一再教导我们的，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一念之差也是人神之差。

99 年 7.20 以后，电视上大肆诬蔑大法和师父，说师父从太原矿机厂拿走了 5000 元。我们可以算算，当时每人收费 30 元，这在当时收费已经是最低的了，在所有气功办班中是最低的。按参加人数七、八百人算，还应该有 2 万多呢，只给了 5000 元钱，其余扣除了食宿费。邪恶却无耻的造谣说师父敛财。

师父还给太原站长亲自写了任命书，这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的。此人在办班时负责安排一切事宜，应该是最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了。他在邪恶迫害中，被判刑 5 年，在邪恶的欺骗下放弃了修炼，提前释放。他妻子 91 年做了乳腺癌手术，后与他一起走入大法中来。在他被关期间，其妻因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血压升高瘫痪在床，连语言能力都失去了。当她看到昔日的同修时，拉着同修的手嚎啕大哭。

《转法轮》上讲到太原有个老太太被车撞的事。7.20 后北京的邪悟者邓京华几次来太原劳教所“转化”大法弟子，大肆诬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其实这种事在本地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我就听说过三件这样的事。举一个例子，有个老太太被车撞后，当时家人和司机硬是把她送到医院去，老太太拒绝一切检查和治疗，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可是汽车却被撞进去一个大坑去。

师父在这 20 多天里还抽空去了五台山等地，这在《洪吟》中我们可看到师父在山西留下的神迹。

在此我们深深的感到师父和山西众生的缘份之大和对山西弟子的洪大慈悲、用心良苦。我们也知道了师父传法初期的艰辛。在那 20 多天里多少人受益、多少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而在大法遭难时我们做的怎样？

记的有一个同修的女儿是航空小姐，一次在飞机上遇到了师父，师父对她说起山西弟子做的不够好。该弟子一说起此事经常泪流满面。我们山西弟子确实做的不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但是我们也不能总是陷于自责之中，只有遵照师父的教导，努力做好

的感动，使我振奋，给我鼓励，给我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

师父在太原传功讲法点滴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25 日】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传功讲法的学习班。自从明慧网登出师父在各地传功讲法的动人故事，并提到山西等几个少数地区在这方面还是个空白，现根据跟过师父在太原传功讲法班的同修回忆，整理如下。

太原传功讲法班，是师父开班最早，时间最长，收费最低，接受调病的人数最多的班之一。

92 年师父开始传法后，在北京办了两个班，因为治病效果神奇，影响很大。当时正在北京看病的太原矿机厂的书记郭宝林听说后，找师父给他调了病。当时他就邀请师父来太原传功，师父答应了他的要求。郭宝林回来后就张罗开班报名。当时只有三、四十人报名，郭决定叫他厂里的职工来听，每个科室和车间都发了一定数量的票。本厂职工由厂里出钱，外面的每人 30 元，大约有七、八百人。

92 年 10 月 14 日师父带着五、六个弟子坐火车来到太原，住在矿机厂招待所。当晚就讲了两个小时的法，然后叫大家闭上眼睛双手结印想着自己的病，师父亲自给大家调病。当时场内很多人出现了各种祛病状态。

师父为了叫更多人得法受益，在太原住了 20 多天。这在全国可能是时间最长的一个班了。每天早上 6 至 7 点在矿机学校操场辅导炼功。上午调病，每天挂号 30 个。下午 3 至 4 点辅导炼功，晚上 6 至 8 点讲法。除了 10 天讲法，其余时间仍然是炼功调病。据说每天 30 个号一般人都挂不上，大部份都是省市的干部挂走了。他们得了好却不宣传，当大法遭难时也没听他们说句公道话。良心何在！

开班时，有一老工人风湿性关节炎疼的不能走路，他的儿子背他去找师父。师父的功分给了所带的弟子，弟子帮这老工人调整身体，第二天就能下地了，从此老人走入了大法修炼。94 年又到外地参加了师父办的学习班，成为太原市最早的法轮功炼功点上的辅导员。

会场设在长春香格里拉国际饭店大厅的礼堂。二十六日下午，参加法会的学员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来到饭店门前入场，按照顺序我们是第一批入场的。当我一走进大厅礼堂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主席台前及四周摆满了鲜花绚丽夺目，会场庄严肃穆、温馨祥和，与以往每一次法会都不同。当时我心生一念：佛回来了！鲜花是迎接佛的啊！我非常激动而兴奋的跟身边的同修说：师父亲临会场，可身边同修都不相信（因为师父已去美国定居，而这次法会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我说：你们等吧，一定的。入场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座无虚席。——我们静静的等待着……。

5 点整，慈悲的恩师突然出现在入场的大门口时，顿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师父面带微笑，稳健的步入会场，在师父经过的过道两旁的学员、弟子纷纷和师父握手，离师父远的学员、弟子都不约而同双手合十，向师父行佛家礼！学员向师父献鲜花，师父健步登上讲台，单手立掌向学员、弟子致意，长久掌声之后师父示意让学员坐下。师父知道弟子的心情，想看师父清楚一点，所以师父坐得高一点，我们都怀着无比崇敬而喜悦的心情，聚精会神的聆听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师父在讲法中说：“在座的辅导员、老学员，你们做了许许多多你们还认识不到的伟大的工作，真的是伟大的工作”。“你们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像是比较简单，也不像常人的领导工作还有些报酬。你们完全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对大法的认识在做，看上去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得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得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掌声）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工作看得那么太简单。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因为高层生命也经常跟我在讲，觉得你们能够在这里为大法做贡献，这给你们将来的生命在相当长久的以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当听到这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激起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神圣感：因为有时带着人的狭隘观念去待人做事；有时遇到各种矛盾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按照师尊要求的大善、大忍去做。

师父说：“往往我们在修炼中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都是在常人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当中磨炼我们的心性。”（《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因此，这些年当中我一直遵循师父的教导努力去做……。

法会休息 10 多分钟，弟子们都围在师尊身边，向师尊请教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师父一直微笑着耐心的解答。法会历时 5 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已经晚上 10 点多了，大家也不觉累，不饿。法会结束时，学员弟子们恋恋不舍的送走师父，久久都不愿离去，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后来听负责主办的弟子说：这次法会租用的礼堂是师父付的钱，没用学员弟子一分钱。

师父在济南讲法班期间的一些故事

文/济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9 月 27 日】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我荣幸的聆听了师父在济南皇亭体育馆讲法班的讲法。回想起那难忘的日子，在此将自己感受较深的以及同修所提供的一些情景写出来。

一、把苦累留给自己，把慈悲送给学员

开课第二天下午，师父与学员合影，地点在黄亭体育馆院内楼梯台阶上。这次拍照有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天气特别热。那天是夏至，济南是有名的大火炉，当天预报的气温是三十七度，又安排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水泥台阶上。另一个特殊情况是人特别多。过去其它的气功班一般一、二百人，少则几十人，照一张像也得一个小时，还得抓紧才行。我们几千人，地方又不大，那得分几个组，五个组就得五个小时。晚上师父要讲法，现在连四个小时也不到了，搞会务的学员如何能应付呢？

这时，人群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是师父。原来是师父在指挥大家排队。在人多声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师父既没用扩音器，也不大声喊，只是不时的用手势示意着人们向左右前后移动着。我当时想，怎能这样安排呢？师父是来讲课的，是受到国家级单位多次测试、奖励、承认的，算得上超高级大师了。合影前，他应该坐在专家待的地方，有空调、有饮料和周到的服务，象常规那样，等大家排好队了，然后往中间空位一坐就行了。而在“火炉”里，在水泥台阶灼人的热气中，师父指挥着汗流浹背的大家站好了，然后往人群中一站，转过身来，“咔嚓”一下拍完了。然后师父说：下组抓紧来。有弟子说：老师晚上还要讲课，这么累怎么能行？

师父一下午就是这样在高温下忙着，直到合影全部结束。结果

师父来天津传法二三事

文 / 清宇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27 日】1994 年 3 月 14 日，师父来天津第二次传法，地点在八一礼堂。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更亲眼目睹了师父在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一点一滴的言行。

那时我对大法的认识还很肤浅，对这件事情半信半疑，抱着观望的态度。

一天师父从招待所步行来到八一礼堂，弟子们潮水一样的向他涌去，把师父团团围住。那种场面是我从没有见过的热烈和激动。前面的人往师父身边挤，后面的人使劲往前拥，还有人紧随师父左右，甚至因为看不见师父心里起急，抓住师父的衣襟不放，更多的人们在热烈的鼓掌欢迎。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正步入礼堂，忽然从人群里冲出来一个人，他一下子扑倒在师父的脚边连连磕头，眼泪顺着他的脸流淌。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癌症患者，因为在广播里听到师父宣传大法的节目，就是试着跟师父通话，在短短几分钟的谈话中，他的病痛减轻了很多，激动之余竟找到讲课的地方，跪地叩头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始终目光平视，淡淡微笑。对那个下跪的人，师父上前把他轻轻扶起，继续往里走去，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这里的欢腾好象跟师父毫无关系。给我的感觉是师父不在这样的尘世中。

这在我的心中引起极大的震撼，我忽然意识到师父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样一个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平静祥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从内心波澜不惊，荣辱皆无，淡泊从容？这一定是一个觉者的心态，只有真正的觉者才会在这不经意的小事中也表现出最与众不同的行为。

当讲法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就要跟师父告别了，大家心中特别的难过，仿佛是要告别最亲的亲人。

如今我修炼了 12 年了，经历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从没有动摇对大法的信念和对师尊的崇敬。我常常想起师父在天津的日子，那些看似平凡的行为使我深深

见证师父应天津电台邀请热线直播时给听众调整身体

文/新西兰惠灵顿 刘毅

（明慧网 2004 年 9 月 14 日）1994 年 3 月，师父来天津举办第二次学习班。师父在这期间，应天津电台早晨一个栏目的邀请做了一次热线直播。其中有一个情节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师父接了一个热线，是一个男子打来的，听声音年纪应该在 40 岁左右，他开始说自己身体有病，跑了很多地方的医院，也没治好，非常疼痛，非常痛苦，他问师父法轮功可不可以治他这种病。师父讲了法轮功对病的认识，告诉他要想炼功必须放下自己的病。

师父讲完以后，那个人说：李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调理一下。师父讲：你现在正疼哪，是不是。那人说：疼得很厉害。

师父说：那好吧，我们所有的听众，凡是这个部位有毛病的，都可以照着我说的做，大家站好，放松，想一下你有病的地方，站好，放松，放松。

然后时间过了大概 5、6 秒钟，师父说：好了，大家赶快活动活动。然后师父问：好了没有？

那个人说：好了。师父又问：真的好了，还疼不疼。那人说：不疼了，太谢谢您了，我对着电台的方向给您磕头了。

师父笑着说：不用。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那个男人的哭声，他边哭边说：我太谢谢您了，您不知道这么多年，这病给我造成的痛苦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师父说：不用。

女主持人也说：这位听众朋友不要太激动。

师父接着说：听我讲啊，气功师治病是采用超常的手法，有的人悟性好，气功师问他好没好，他说好了，就真的好了。有的人悟性差一些，气功师问好没好，他说好了，但好像还有点难受，这样一来就真的给自己留了一点。

每每想起这个情节，我就在想这是多大的缘份啊，能得到师父的亲自调理。有缘人啊，你现在何方，凭着你的这段经历，对法轮功再大的谎言，在你面前都是不攻自破的。

是不但能按时在晚上讲法，还给大家留出了足够的吃饭时间，晚上的讲法准时进行。北京、山东和东北等地的老学员有了经验，很快的吃完饭后抢先把走道、墙角等不太好的地方先占了，把好座位留给新学员。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稳稳当当的坐在大后方的走道边。我问他：这不有座位吗，你坐吧。他回答：我是老学员了。我听后用手拍拍他的肩膀，以免哽咽的声音发出来。

师父开始讲课了。可是室内太热，很多人摇起了扇子。师父说：“不妨大家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微风拂面而来。感受到师父慈悲的学员们不约而同的鼓起了掌。

二、象征性的收费

师父的讲法班收费特别低。我参加过多次气功班的组织工作，也听过多次气功班。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社会上的气功班一周左右的课程 120-200 元，还有一些更高。师父 10 天课程 50 元，有些还减免。为什么收费这样低，当然不是因为内容不高。虽然我看不透这宇宙大法的内涵，但是师父那开门见山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度人哪，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祛病健身了”（《转法轮》），这不就解决了长期在修炼界逾越不了的祛病健身层次吗？而那寥寥数语道破的天机、秘中之秘：玄关、卯酉周天、天目啊，多了，让那些跑遍天下求道者惊叹不已、佩服至极。大法学员们手捧大法，老泪纵横的说：过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是师父把大法送到门口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已经不断学法修心的弟子们已深知这《转法轮》“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天法了。常人的东西怎么能比呢！只是因为师父慈悲，为减轻学员弟子们的负担而将收费降到最低。内行人说，外行人也说：这是象征性的收费。

三、给我母亲清理身体的故事

这次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原来约好与一同事同去，准备好的听课证由我来保存。可在开课前几天同事突然遇车祸身亡。这飞来的横祸让人悲痛之后更加珍惜这改变人命运的修炼机缘。可是这张听课证经历了多人之手后又退回来了。最后送回来时，离开课还有三个小时。我想可能会有有缘人在等退票，就准备早点到会场把这事办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到母亲那儿去一趟。

我母亲 80 多岁了，我们轮流在晚上照看着她，今天轮到我。我到家里一边简单的吃些东西，一边和母亲聊起了听课的事，又给

她讲那听课证的“周游列国”史。我无意中想起了母亲能去多好啊。可是她病得太重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了，必须按医嘱卧床休息。所以对于听课的事连想都没想过。

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她说了一句话，使事情发生了变化。母亲说：昨晚我做梦，来了个唐僧打扮的师父教我炼功，还带了个瘦男孩。我忽然想起母亲从小就信佛、敬佛、心地善良、能吃苦，难道这就是高人点化吗？我们商量好了，决定让她去一趟试试看。我请来了同修帮忙，打上出租，奔皇亭而来。好不容易进了课堂，当母亲看到师父时，她立即抓住我的手说：这就是梦里见到的那师父。我见她泪已流到唇边，声音都变了。在课堂上，我这颗人心老在动，生怕她身体撑不住，出什么事。可她听得那么入神，一点都不像个垂危的病人，我想她缘份够大的。

由于我悟性太差，又怕麻烦，第二天师父与大家合影竟没带她去，失去了一次不会再有的机会。第三天乘车到了院门口，下车后同修见她太吃力，背她走了一段路，可很快撑不住了，我俩只好架着她。她除了心脏病，还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痛得不能走路，全身浮肿，加上六岁就裹了小脚，整个身体头重脚轻。我俩架着她向前挪，累得几乎撑不住，更担心的是母亲是否能行，能站起来对她来说就很困难了，真不知她的心脏是否受得了。我此时真后悔不该冒这个险，万一……，不堪设想。

抬头间，忽然看见师父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前面，正健步走过来，我们齐喊老师，可师父并没有搭话，象在做着什么事情，专注的目光边走边看着我母亲的身体。走过去后，我们回头看师父，师父正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母亲的后背，随后快步走进课堂。此时院内的学员早已全部坐在课堂里，可师父却独自在此，一定有事，有急事……，来不及多想，先听课去。

次日，母亲身体发生了大变化，尿量大增，而且是血尿，尿完后全身轻松了，症状没有了，消肿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昨日师父是给母亲清理身体来了。可是师父在课堂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为什么还急着单独给母亲做呢？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母亲的病当时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心跳骤停），来听课也太费劲。

师父每天都提前到会场，如果我们也能提前到，师父就可以给母亲清理了。可是我每天都要等同修下班匆忙赶到我家后，才能搬

期待的看着师父。师父还是没说话，还是那么慈祥的微笑，还是那样暖暖的，唯有妈妈才有的目光。

终于到了教功的时候，台上是一位学员在教动作，师父走下台，到学员中间，一个一个的给纠正动作。我呢？根本没学功，悄悄的溜到师父身后跟着师父走，师父走我也走，师父停我也停，就象孩子跟着妈妈一样寸步不离，只是不敢伸手扯师父的衣角。也许师父知道身后有人跟着吧，只过了一小会儿，师父就站住了，我也赶紧站下，师父转过身，低头看见我就笑了，还是没说话，可我分明看见师父的眼睛在问：“有什么事吗？”我怔住了，是呀，有事吗？没事呀！可师父在等我回答呀，于是我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师父，我怕……”，师父又笑了，用手里拿着的纸卷拍拍我的头轻轻的说：“不怕，不怕……”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是一段多么宝贵的时光，并不懂得“不怕”这两个字的分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当我从电视上看到法轮功被中央定为所谓的非法组织的时候，连夜赶往北京，火车跑了一宿，我坐在车厢连接处的角落里哭了一宿，因为我知道师父是冤枉的。

后来我再次进京证实大法被抓，在派出所里炼功，当警察用电棍电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怕”了，这时，我听到，不是听到是感到一个亲切而又严肃的“声音”对我说：“师父不要你承受很多，只是去你的心，有一颗心不去都修不成啊！”我怔住了，那亲切的“声音”又一次对我说：“师父不要你承受……”我站起身，心里一念非常坚定：“就是死了，也要跟师父回家啊！”我又举起双手接着抱轮，身后又是电棍，当钻心的一击过后，我忽然感到似乎有什么覆在我后背，尽管电棍“叭叭”响，但我已没有一丝感觉了，顿时，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因为我知道是师父在替我挨电棍！是师父在为我承受啊！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天安门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却一点也不感觉疼……师父！师父啊！我哭啊，哭啊，心里默默的喊着：“师父！师父……”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嘱咐我时那轻轻的，但却响彻整个宇宙的声音：“不怕，不怕……”

有吃饭、休息，也没有告诉我们，自己默默的做了本应该是我们做的事。”我当时听了，热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师父，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心里永远是想着别人；师父是那么的慈悲，安详，平易近人，无论是谁，凡是见过师父的人，都会觉得师父是最最好的一个人，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父的尊敬。

回想这些年来，在大法中锻炼成长，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我的心里时常在想：我要象师父教导的那样，事事都首先想到别人。

最珍贵的回忆

【明慧网 2005 年 1 月 13 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永永远远都深怀感谢。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五月，我非常幸运的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传功讲法学习班，又于第二年百花盛开的季节参加了第六期和第七期学习班。

记忆中的师父高大伟岸，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目光中流露出慈母一样的暖意。于是，我总是想方设法的接近师父。说来惭愧，我并没有认真听师父的讲法，不是睡着了就是傻傻的望着师父，一个班下来竟不知道师父讲了什么，只记住了“真、善、忍”三个字，只知道这个功法好，只知道我要学法轮功。在此之前我曾学过好几种功法，也参加过不少学习班。在师父办班的同时，也有其它的气功师办班，对那些气功师我都是敬而远之的，不知为什么，一见到师父就象见到妈妈一样，老想扯着师父的衣角跟在后面走。

我正呆呆的想着，师父讲完法到后台休息去了，我悄悄的跟过去，透过休息室的门缝往里看，见师父跟围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有的工作人员请师父签名，有的工作人员捧着自己家的佛像请师父给开光，我好羡慕他们啊！忽然想起自己为什么不请师父签名呢？况且我家也有佛像啊？

第二天参加班，好容易等到师父休息了，我赶紧壮着胆子走进休息室，先合十，然后拿出《中国法轮功》一书请师父签字，师父什么也没说，接过书在扉页上签了名并写上日期，然后把书还给我，我多么希望师父能跟我说一句话啊！我舍不得走，呆呆的站在那，

动老母亲前往，总也早到不了。反而是师父早在院子里等我们（只能利用课前的那一点时间），等我们一进门，师父抓紧赶过来做。师父做得不动声色，以至于我们都没有觉察，直到母亲身体产生剧烈变化后才意识到：师父之所以赶在几乎没有时间的课前做，就意味着在课堂上做已经来不及了。

是师父及时的赶到，母亲的性命才保住的，同时从根本上给她清理了身体。想到此，我后怕得出了一身汗，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激。是慈悲的师父洞察一切，才使即将发生的夺命横祸化解在不知不觉中。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师父还说过：“你要学我就对你负责”（《美国第一次讲法》）。

四、当遇到恶语伤人时

有一次，师父与一弟子在一小店吃面条。店主端来了面，师父轻声说了一句：“这面条放的盐多了点。”店主一听发了火：“你这人找事啊，还没吃你咋知盐多了！”

师父没吭声，开始吃面。那人像得了理一样，训斥够了才算罢休。师父一直到吃完没再说一句话。

弟子收拾碗筷送给店主时，顺手在师父用过的碗底用手一蘸，尝了尝，对店主说：“确实盐多了，太咸了。”

师父为我们做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典范，做得那么坦然。

五、石佛寺看门人的故事

师父有一天准备去石佛寺一趟，消息灵通的一些辅导员和学员急忙赶到这里，等着见师父，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中午将过，大家认为不来了，各自回去了。他们刚走，师父来了。

首先看见师父的是寺里看大门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子。彼此认识后谈着话，后来师父谈起了法轮功，向他做了介绍。看门人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功是炼不了了”。

老人向师父说了他和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就是他的小孙子脑子不好用，上学不愿去，越来越跟不上了。

师父亲热的摸摸小孩的头，顺手拿了一块糖给他，小孩高兴的吃了。

事过不久，看门人家里传出了喜讯：他家小孙子整个变了样，

人聪明了，愿意上学了，听话了，学习成绩好了。

看门老人想：这法轮功师父心肠好，和气，一块糖就让我孙子变了样，他教的法轮功一定也耍不了。从此他带着村里一帮人炼上了法轮大法。

一潭明湖水

——忆师父台湾讲法的点滴

文 / 台湾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2 月 20 日】1997 年 11 月，慈悲伟大的师父驾临台湾，台湾大法弟子有幸聆听师父分别在台北三星国小及台中雾峰农工的两场讲法。当时台湾的大法弟子约有二千人，经过九年的洪传，目前据保守估计已有四、五十万人修炼法轮功，有很多人是在那两场师父讲法中得法的。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点点片断，更能体会师父为众生无私的付出与苦心的安排。

师父凡事都很低调，那时有些亚太地区的学员都很想知道师父的行踪，以便能跟随师父听法，有个香港同修说他梦见有很多祥云、神仙都往台湾去，所以就打电话来问，师父是不是到台湾了？记得师父是周五晚上抵达台湾，为了不想影响学员，所以很少人知道师父到了。师父抵台后马上就为一些老学员讲法，师父以会议厅的窗帘为例上下比划，说明正法的意义，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师父说他是来正法的。

隔天师父要在三星国小讲法，因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大家回去连夜打了一整晚的电话一个个通知学员，就这样你通知几个，我通知几个，那天会场约有二千人到场聆听讲法。讲完法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跟学员一一握手。因为有很多学员没被通知到，所以应大家的要求师父在台中雾峰农工又增加了一场讲法，第二场在台中的讲法有七、八百人参加。有个学员回忆说，当时她一身是病，是帮她治疗的气功师带她去听师父讲法，师父两次经过她身边，她都跑去握师父的手问：师父，我这样的身体，可以修炼吗？两次师父都很慈祥的回答说，可以呀！就这样她一路坚定的修炼下来，老早就无病一身轻了。

当时有许多人是刚得法的，也有的人是还没接触过大法的，所以对法的理解都还是非常懵懂的，有的还提问如何生活的自在，怎

白，一个是伺候师父，一个是迎接师父。

我们同行的六人中我的年龄最大，脚上有脚垫，走路很费劲。下山时天已很黑，走在碎石满地的山路上，我走的最快，碎石的山路象海绵一样松软。这时一位学员问我说：“你知道咱们怎么走的吗？咱们驾着云哩！”

我要把我知道的神奇事都写出来，真是一部生动的神话故事集。

珍贵难忘的记忆

【明慧网 2005 年 9 月 9 日】一件往事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一想起这件事我常常是热泪盈眶。

看到《明慧周刊》同修的文章“从孙悟空受酷刑想到的”一文，里边有这样一段话：“……人所能看到的只是我们的道德水准非常高，感到的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总是为别人着想。师父早年在大陆传法时很多大陆学员见过师父，现在师父常年在海外讲法，又有许多海外学员见过师父。不管是早期还是现在，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大家对师父的感受几乎是一样，就觉得师父非常平易近人，在人群中表现非常自然，只是总能周到的为大家考虑，举止优雅，态度和蔼。常人只会觉得师父是自己见过的人最好最好的一个。”看到这里时，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师父在郑州传法时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 1994 年的夏季，骄阳似火，师父在郑州传法。当时郑州气功承办部门提供的场地是一个废旧的体育馆，师父讲法用的麦克风是临时拉的电线。第一天上午讲法的时候，麦克风的声还没有调好，有时学员听不清楚。到了下午师父讲法时，麦克风的声就非常清晰，直到学习班结束。令所有学员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们的师父带着一上午讲法的劳累，没有时间吃饭，冒着炎热的酷暑，牺牲了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默默的调好了麦克风。按理说设备应该是当地的气功承办单位负责提供与维修，因为他们是收取了承办费用的。可是师父在劳累的情况下首先想的是他人，没有惊动当地的气功承办单位，而是自己默默的做了这件事。事情做完了，下午的讲法时间也到了，师父又慈悲、安详的坐在讲台上为学员讲法。

学习班结束的那一天，被师父的慈悲行为所感动的当地气功承办单位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对全体学员说：“你们的师父那天中午没

佑我一家平安无事吧。”师父笑了笑说：“人各有命。”

为了洪传大法，师父首先治病三天，在这三天里治好了很多病人。有 150 多人参加了为期 7 天的学习班。从这以后在修炼者中出现了无数的神奇现象。如：我们在唐寺放教功录像带时，法轮腾空而起，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不仅如此，老师讲的法在这小小的地区都得到了证实，出现的神奇事可多了，参加修炼大法的人数很多，村村有学员，辅导站建了二三十个。由于很多神奇事的存在和学大法的基础，坚信大法的决心在弟子中谁也动摇不了。所以江魔头迫害大法后说冠县是“重灾区”。

92 年县委招待所的客人是发票吃饭，每顿饭交一张票。一天早晨我们和师父一同到街上，一位学员买了三个鸡蛋合泡给师父吃，师父慈悲祥和的说：“咱们在伙房已交了钱，每顿饭一张票，咱不吃人家也不退票，这不浪费了吗？”这位学员还对我说：你看师父穿的这件灰色毛衣这么大的洞，都舍不得买一件新的。来冠县的那天给师父和工作人员安排的房间是每天 40 元的住宿费，师父只住了一天就搬到 12 元的普通房间去了。

11 月 23 日办班结束后，师父回北京，我们送师父去济南上火车，顺便路过长清佛庙，我们一行六人去参观。在上山时一位 40 多岁的妇女提着饮料、矿泉水跟在后边。11 月的天，4 点天又冷山上已没人了，我和师父走在最后边，边走边谈修炼的事。我怕别人听见说“迷信”，就不愿那位提水的妇女跟着，我说：“你看天快黑了，我们又不喝你的水，山上又没有人，买不了水，别跟我们上山了……。”怎么说她也不走。一路师父喝了她的两瓶水，一起跟到山上。我们下山天已很黑，她从一个山涧向山后走了，山后没路也没村，不知她到哪里去了。

当我们走到半山腰时，从山上下来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性老人，我认为是下山回家的，可是走到离我们十来米远时，突然回头又上山了。我们走他就走，我们停下照相他也停下，一直把我们领到庙里。山顶这个庙就一尊十多米的石佛，就这一间房子，没有人吃住的地方。进去后师父叫我们每人给石佛敬香，这时师父跟石佛站在一起照了一张像就下山了。这个老人也没下山，也不知住在哪里。

出庙门师父问我：“你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师父说：“那个提水的是土地。”我说：“是土地爷呀？”师父说：“咱不叫他爷，就是土地，那一个是山神。”这时我才明

样事事如意之类的问题，师父虽然笑着说，这些问题很俗，但还是把所有的提问解答了。师父很会讲故事，总是用很浅白的话讲解很深的法理，因为师父讲的太精彩了，所以几个小时下来学员都聚精会神的听着。那时在台湾有一个警方动员许多警力都无法缉拿到案、奸杀多名妇女的十恶之徒，那两天终于落网，学员问是不是因为师父来台湾的关系？师父很平静的回答：“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第三天请师父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为了想让师父不虚此行，所以学员跑去安排解说员，耽误点时间，师父向来是快动作的人，不浪费时间，没等解说员来，师父就带着学员入内参观，一路师父对每件文物了若指掌的为学员讲解它们的由来、当初制造的作用及如何欣赏等等，学员听的津津有味，好象第一次参观故宫，才看出里面展出文物的门道。记得里面有一只连故宫的专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金黄色骨头，师父说那是龙骨，并教学员们用天目看它微观粒子就是那个形象。在还没出故宫的时候，师父跟我们说很多现代画是变异的，出了门才知道原来故宫的另一边正在展示现代画作品。最后我们才悟到，师父知道一切，对天地间事物的来龙去脉谁都没象师父那么清楚。

师父一下飞机就说要到日月潭及台湾各地看看，我们都以为师父要来观光，后来才明白师父当时用心良苦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当时我们是从台北绕东部、南部再到台中日月潭。当我们出宜兰时油箱的汽油只剩下一半，因错估以为沿途会有加油站所以没在宜兰把油加满，因为车身较重又走山路所以很耗油，当油表快见底时终于看到一座村庄，但是整个村庄绕遍了，居然没见着一个加油站，师父只说了一句，石油公司怎么不多设些加油站？这时遇到一位村民，就问他这里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他说走这条路的人通常会在宜兰加满油就可以一路开到花莲，所以沿路都没有加油站。正在懊恼因为一时疏忽害的师父要被困在山里时，只见师父闭目，一会儿，当我们再回头，突然看到见底的油表指针又跑到加满油的位置。

师父什么都知道，但却不显示，沿途遇到路不知怎么走的时候，师父总在紧要关头告诉我们走哪条路。我们本来把车上的天窗开着，很多天上、海上的佛道神都出现，师父很低调的要我们把天窗关上。赶到日月潭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天色很暗当然是什么风景都看不到，我们打算明早带着师父到附近的名胜走走，于是就到饭店办理住宿登记，因为一路上停车、吃饭都是由师父付的帐，所

以学员很自然的拿出信用卡要帮师父付住宿费，没想到才把信用卡拿给柜台，后面一个高大的身影越过学员，师父已把信用卡拿在手上，他笑着说，这先保管在我这儿，明天再还给你。

第二天早上，我们要请师父去游日月潭，去参观文武庙，去看邵族，师父都不要，我们说不然开车绕湖一周也好，师父也说不要，说，我们走！我们都有点纳闷，这么千里迢迢的赶到这里，不就是要欣赏风景吗？昨晚那么晚到，为什么住了一晚，今早就匆匆的要走？因为师父说了，我们只好照办。在准备离去时，我太太站在外面等候，师父递给她一张纸条看，上面写着：“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当时对这首描写日月潭的诗的后半段不甚理解。

三年后台湾发生 921 大地震，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全台湾的大法弟子，大家都平安无事，才回想起要从日月潭离开的那天早上师父对我们说的话，他说，日月潭里边的这个神，本来不错，但是因为这里开发过度，惊动到了他。师父并没有说三年后会发生大地震或他做了什么事。原来师父这么风尘仆仆的绕台湾一大圈赶到日月潭来，并不是来观光的，是为了要清台湾的场。师父曾提过日月潭是牵扯台湾的命脉，万一崩溃对台湾整个生态、食物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师父在台湾停留一个礼拜，我们有幸陪同师父绕台湾一周，一路上我们见证了许多师父展示的神通。师父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走的时候也没让学员知道，所展现的处处为人着想的一面，是给我们最好的身教。

回忆师父在安徽合肥讲法传功点滴

文 / 合肥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4 月 9 日】师父 1993 年 11 月 21 日至 29 日，1994 年 4 月 15 日至 22 日两次来合肥讲法传功。我有幸两次都参加了师父来合肥讲法传功班，亲身感受到了师尊亲切和蔼的笑容和慈悲伟大的风范。

1993 年 11 月师父第一次要来合肥讲法传功前，我收到了安徽省气功协会的通知，通知介绍了李洪志师父及法轮功和师父来肥办班的消息。过了几天，我又收到了同样的一份通知。当时我还不知

明朗。多年被病魔折磨的身体一下子解脱出来。无名的泪水再一次流淌下来。当时人的这一面只知道师父给净化身体有效果了，很高兴。可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才明白那是生生世世山一样的业力，让师父给消掉了呀！

师父吃多少苦，承受多少，师父正法的难度，真不是人能理解得了，也不是用人类的语言所能表达清楚的。

学习班进行到最后一天，师父绕场一圈一圈的走，走的很慢，有时师父一只手高高的挥起，有的学员说：“师父给咱们好东西呢！”这时与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我单位的同事 B 两眼淌泪，我以为她哭了，我看了看她，她说：“大姐，你看见法轮了吗？”我说：“没有哇？”她说：“我看见师父一挥手，一道光晃得我眼睛流泪，光的罩下，象雪花一样的法轮往大家身上落，法轮快速的旋转。法轮有的大的有的小。大的变小的，小的变大的。”我真为她高兴，我说你看到真相了，不得流点眼泪吗。我在学习班上，当时就知道师父给我下了法轮，小腹有动的感觉。这种状态，几天就过去了。

学习班结束了，真不愿意离开师父啊！

写完这篇回忆，更让我万分珍惜师父的苦度，珍惜师父的洪大慈悲。更鼓励我认认真真做好三件事，走正走好最后的正法路。

如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参加同一个学习班的同修纠正。

在师父身边亲眼见到的神奇事

【明慧网 2006 年 6 月 4 日】92 年 11 月 12 日师父来山东冠县办班，使我最难忘的一天是初见师面。那天吃过晚饭到县委招待所见到了师父，师父说我天目是开着修的，问我能看到东西否？我说：“看不见。”这时师父就对着我的天目发功。过了一会又问：“看见否？”我说：“看见了。”“看见了什么？”我说：“开始是一块白云似的东西在眼前浮动，后来成了一个胖乎乎的人（实际是佛的形像，当时不知道）。”师父笑了笑说：“我给你请位菩萨来。”

这时眼前就飘来一位全身穿白服饰的菩萨，嘴里还讲着话。师父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我听不见。”一会又问，一连问了几次，当时我悟性差，始终说：“听不见。”最后师父微笑着说：“你有什么要求给菩萨提吧。”我当时悟性上不来，就说：“保

打开回忆的闸门，泪水几次打湿了稿纸，已经十二个年头没看见师父了。在这里借明慧一角问声师父好！师父辛苦了！

那期学习班共办了八天，参加的人数有 4、5 千人。基本上是晚上 6 点到 8 点师父讲法，然后由师父带来的弟子在师父的指导下教一套功法。师父耐心祥和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给我们讲解。师父特别严守上课、下课的时间，特别强调学员要提高心性。

第一天上课，6 点整师父准时步入讲法场。场内顿时寂静无声，随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的座位在冰球场的最后一排，虽居高临下，可离师父太远，看不清师父，心里着实有些急。想往前去，可又对号入座，场内祥和有序，自己又不好意思往前去。下课后我就与 A 同修说：“我座位在最后看不清师父，干着急”。有一天，师父是白天讲法。下课后 A 同修拉起我的手就向外跑，我忙问：“跑什么呀？”他说“好事！”我俩从冰球场后门跑出来，A 同修气喘吁吁的说：“师父一会从这里走，在这等吧！你不是看不清师父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听工作人员说的，怕围师父的人多。”很快，师父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缓步走出来。

当我看见既慈悲又威严的师父时，我几乎呆了，张着嘴一动不动的看着师父从我身边走过，上了一辆黑色轿车，随着一声喇叭响我如梦初醒，看着远去的轿车，自己真后悔，当时怎么没上前问候一声呢？我终于幸福的看清了伟大的师父。现在想起来，我真感谢师父的安排。

缘，万世缘。当我第一眼看见师父的时候，感觉师父那么可亲，不知为什么，我无名的流泪。听师父讲法越听越爱听，我就象久旱逢甘露的禾苗一样，心里那种舒服、兴奋和激动难于言表。后来就感觉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困，我恨自己不争气，怕打瞌睡无法听清师父的讲法。后来师父说（大意）有的人脑袋有病，脑袋要调整起来是受不了的，就让他睡，睡着了也能听到师父的讲法。接着师父又给全体学员调整身体。先调整馆内的一半，师父说一、二、三、男左女右一齐跺脚，要跺齐。开始那一半人没跺齐，师父笑了，说得重来，一定要跺齐（就是叭！一个声音）。等我们这一半的人一跺脚的那一瞬间，我打了一个冷战，全身向外排凉气，过一会儿从头顶到脚全身发痒、发热，积压在胸口多年的一团郁气一下子出来了（平时总觉得胸堵、胸闷，爱叹气）。那种轻松，就象闷在缺氧的屋子里，一下推开了两扇窗户，呼吸是那样的畅通，窗外是那样的

道“自然”和“必然”的法理，但我从心里感觉到这可能不是一般的气功班，可能是一位很高的大师来合肥传法传功，这件事与我有某种联系和缘份吧！所以我很坚决的早早的就把参加师父来合肥讲法传功班的名报了。果然，在这个传法班上，我得到了我渴望已久的高德大法，从此我坚定不移的走入了大法修炼。

师父第一次来合肥开始传法前，在安徽省农业大学的礼堂举办了一场报告会，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坐在讲台上听师父讲法。省里的好些“高级干部”也都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师父在合肥讲法传功期间为了洪传大法，还给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等人治过病。他脖子上长了一个大包，师父把他的这个病看好了。后来另一气功师来合肥，他又去找那个气功师看，这一看本来已经好了的病又变坏了。万古机缘，他们得到了大法，得到师父亲自给调理身体，可是悟性太低，把气功作为看病的手段，结果失去了这么好的大法修炼机会。师父说：“人世浑浑，珠目相混。如来下世必悄悄然。传法时，必有邪门干扰。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悟。”（《精進要旨·悟》）但是，许多参加安徽合肥讲法班的大法弟子从此坚定的走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神路上。

师父第一次来合肥讲法传功是在省教育学院大礼堂。当时师父穿了一件皮夹克，一双旧皮鞋，很朴实、和蔼可亲。一次师父叫学员把手伸出来，师父给学员下法轮叫大家体会，当时就有人看到手中有法轮，有的人感觉手心发热，有的人感觉手心发冷，冷就是身体有病。休息时师父就在大礼堂走道上跟学员交谈。我当时忙于去请师父的大小法像、法轮章、炼功音乐带，除交了一个提问题的条子给师父，没与师父讲上话。师父很平易近人，看守礼堂的工作人员当时拿了好些法轮功的书（小册子，当时只要 2 元钱一本），休息时在讲台的东侧请师父给签字，师父不厌其烦的一本一本把签好的书交给看守礼堂的工作人员。

师父第二次来合肥讲法传功是在省委党校大礼堂，我介绍了很多亲朋好友来参加师父的讲法班。但因当时我对法理认识甚少，提高不快，执著心一大堆。师父解答问题时我还提到打太极拳的事。师父说：“还打太极拳，你要打太极拳你就打太极拳，我也不是非要你一定学法轮功。”师父这一说，我猛然悟到了，有什么能比得上大法修炼呀！从此我对打太极拳的执著心一下全放下了，回家将太极拳所有资料清理出去，自己摄像的几盘全国比赛套路的太极

拳、剑、刀及其它资料全部销毁，彻底放下这颗心，连跳舞的心也彻底去掉了。

师父第二次来合肥讲法传功时，参加班的人很多，传授班结束时一组一组的请师父照像，一会儿将师父请到这里，一会儿将师父请到那里，还有单独跟师父照像的，师父不管被请到那里，总是微笑着。师父还去了西山公园，亲自看了炼功点。

师父说合肥是个特殊的地方。在济南讲法班上学员又听师父说合肥是有灵性的地方。弟子听了很高兴。这么多年来，我们见不到师父，但我们知道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关心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听在国外见到师父的合肥大法弟子说，师父还问了合肥的情况，向合肥弟子问好。师尊在这么忙，这么累的情况下，还惦记着我们合肥大法弟子，想到这，我们真是感慨万千，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对师尊的感激。师父，我们合肥全体大法弟子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更加配合好，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不负师父所望！

2006年的4月15日，是师尊第二次来安徽合肥传法传功班十二周年纪念日，每当回忆起师尊来合肥传法传功的珍贵时刻，我都止不住落泪，真想再回到十二年前的那段日子里。师父，我们安徽合肥大法弟子想念您！

师父1993年11月第一次来合肥传法传功时，我们车间一位年轻同修参加了，学了三天后告诉我说她参加了“法轮功”的班，法轮功可好了，叫人做好人，还性命双修，学了长生不老、长寿。现在才三天，你如果现在想学，还可以去。我说，叫人做好人，好。可是当时我的悟性差，心想家里的事没安排好，孩子小抽不开身，所以就没去参加。转眼到了第二年4月份，我参加了师父第二次来合肥办讲法传功班。

在1994年3月底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跑着穿过一间房子，这时我觉得有人过来，我就跑到马路对面去站着，只见一位身体高大的人站在马路的那边，那人脸上金光万道，光芒四射，过一会儿看着我说：“我知道你是哪家的。”我赶紧对着光芒四射的人双手合十（修炼之前我不知道双手合十）。修炼后我才知道是师父的法身在指点我这个有缘人得法。

师父第二次来合肥办传法传功班，当时有一千五百人参加。师父一讲法时，我就睡觉，但是我能听到、也知道师父讲的法，就象

很是遗憾，心想如果找到师尊定迁到师尊住的旅店。可是就在传法班结束，我们要离开延吉的前一天，我和我们同去的四人说：今天咱们背上相机，游览一下延吉风光！我们从住所电力大楼四楼刚下到人行道，我的小女儿就喊：师父来了！当时我以为师父是乘车而来，就往马路上看，这时小女儿又喊：师父来了。我顺着小女儿喊的方向一瞅，师父已徒步走到我们跟前了。我们急忙迎向师父，师父微笑着与我们握手。当时我想，师父您太知道弟子的心了。我找您没找到，今天您竟然亲自来看弟子了，您太使弟子感动了。师父望着我们的像机。在我们的提议下，师父毫不犹豫与我们5人合了影。

我们5人望着师尊徒步离开我们的高大身影，不约而同异口同声自豪的说：“还游览什么延吉风光？还有什么能比得上和伟大的师尊合影更风光的呢！”

当有人看到我们与师父合影照片时，问到：你们这是在哪照的像？我情不自禁的告诉对方：我们的照片是在路上拍照的。对方说：“你们的师父太平易近人了，他的行为真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因为在班上我就悟到师尊是整个宇宙最大最大的超常人，所以几年来我丝毫没怀疑，没动摇对大法对师尊的正信，一直在师尊给自己安排的修炼路上精進着。目前正法洪势已到了法正人间即将到来的最后最后时刻了，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要按师尊告诫的，坚定的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解体一切障碍，广传真象，以神的正念救度众生。哪怕天塌地陷，生死攸关，坚定的和师父走到底，修到最后。

永远铭记在心底的日子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2006年5月1日】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哈尔滨市冰球体育场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聆听了伟大师尊的讲法。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悦的日子，永生难忘。从那天起，我才知道了生命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看到了生命的光明所在，了知了生命的真正归宿。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要炼的功法。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严肃、认真的修炼。

位同修说：“别问了，快给老爷子找个位置坐下吧。”当同修叫我请坐时，我的目光才从师父身上移开，如梦初醒的对同修抱歉的笑着说：“对不起，谢谢。”这时才开始听到师父的讲法声：“……我经常讲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想自己，哪怕这个问题与你没关系，你看到了你都要想一想自己，我说在前进路上没有能挡住你的。”

（《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

师父讲法一直到晚上十点五十分才结束。师父从讲台下来，到门口只有十几米的路，却走了二十分钟。师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大家告别着。晚上十一点多，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目送师父走出大厅。

永难磨灭的记忆

【明慧网 2005 年 10 月 2 日】1994 年 8 月 20 日虽已过去整整 11 年了，但如今回忆起和师尊在延吉传法班上学法，师尊的一言一行，对弟子关怀备至，感人至深的场面，一直给我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犹如师尊在眼前一样，此刻怀念师尊的泪水也不由自主的夺眶而出，想念真是很想念，非常想念师尊哪！

在传法场上师尊总是把弟子放在心上，时时体谅弟子对师尊那份千载难逢的感情，每当讲法前，师尊总是挂念弟子能不能看见，能不能听清？不时的调高着座位与麦克，直到大家回答能看见，能听清为止。师尊讲完法由学员教功时，师尊也从不休息片刻，而是不停的在场内转转，发现学员动作不准确时，便手把手教。

师尊每天都洋洋洒洒的讲近两小时的法，从没有讲课稿，8 天下来，师尊说到做到。凡是真修者身体全部得到净化，没病了，走路一身轻，师尊给下的法轮多数人都感觉在转；讲到开天目时，有很多弟子都看到了不同空间的景象，师尊说法身保护弟子，有的人就真能看到。99 年 7.20 时，国家新闻出版署跟随大魔头的小丑硬是编造谎言说《转法轮》一书不是师尊写的，而亲自参加师尊讲法班的弟子，目睹师尊的一切无不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又有谁能相信它们骗人的鬼话呢？

记得去延吉的第二天，早上我六点起床，出去 5 个小时，走访了十个宾馆，在登记室查找师尊的名字，可是怎么也没找到，觉得

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样，“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份没问题，他睡的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师父讲开天目时，我就觉得头皮发紧，有往里拽的感觉。

有一位从山东来的学员，当时是抬着来安徽合肥参加师父的班。他的病是因为学其它功后去给人治病，结果把自己给弄成这样了。师父后来把他的病给调理好了。大法学习班结束时，他自己站立起来上台发言，用他自己的亲身体会讲了他学大法受益后的变化。

还有一位学员，因参加传法传功班前身上有附体，就上台请师父给他去掉，师父问他：你是真要学大法，想去除这些附体吗。连问了他三遍。他答应了。师父手一抓，就把他的附体去掉了。

师尊在石家庄传法的珍贵记忆点滴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5 月 2 日】每当我回忆这十年前的得法往事，心中热流翻滚，幸福的泪水不由自主的落下。

1994 年 3 月 2 日上午 8 点，在石家庄地区军事礼堂第一次荣幸聆听了师尊近两个小时的讲法（当时叫带功报告会）。在会上师尊让想一下自身哪个地方不舒服，若你本人挺好的，可想一下家人或亲属哪有病，师尊给清理，想一下就行。我是当场被清理了几十年头疼的顽症。

当天的报告会完全是免费和义务的，不收一分报酬。

在以后 8 天的讲法学习班上，真感到师尊的亲切和平易近人，清晰的法理，认真的教功。教功时，不管前后左右，就是我们这些最靠墙边的学员，师尊天天绕场巡视，并亲自为学员纠正动作。

1994 年 3 月 10 日晚，石家庄第一期讲法学习班结束了。大家要求和师尊合影照相，当时当地气功协会提出让专业人员给照，师尊当场询问，学员中有没有会照相的，可自动报一下名，这样学员可少花些钱。

对此，大家感触很深，师尊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本来 10 天的学习班，考虑到大家的困难，师尊在 8 天把 10 天的班办下来，给学员节约了时间与费用。这 8 天的学习班，学员交给当地气功协会的费用是 35 元钱，除去气功协会举办学习班的费用和收入，到师尊及工作人员的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在此，我深深的理解，师尊是为了将大法洪传给有缘人，将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们，而从未考虑到自己的得失，都是为了别人好！

3 月 11 日上午 8 点以后开始照相了，师尊与我们合影，留下了永恒而珍贵的纪念。

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都浸透着师尊的慈悲，映衬出师尊的伟大。做师尊的弟子，无以言表的幸福！

回忆师父锦州传法的日子

文 / 锦州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1 月 16 日】1994 年 4 月 5 日，是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弟子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这一天，伟大的师父来锦州市传法。为纪念这一天，每年的 4 月 5 日，定为锦州市“法轮大法日”。如今十二年过去了，可师父传法时留给我们的光辉形像和神迹至今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1994 年 1 月，师父正在天津传法，当时参加传法班的学员，拿着锦州市气功研究会的介绍信邀请师父到锦州市来办班传法。师父全年办班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是还是答应挤出时间安排一期。4 月 4 日，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次讲法班刚刚结束，就坐车赶往锦州。当路过营口时，下起了小雨。这时已近中午，他们走进一家饭店准备吃饭。

眼看着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即将来临，师父看了看外面的天，对着天空打了几个手印。司机疑惑的想：这是比划啥呢？师父说：某某海的龙王正在值班，这雨还得下。司机心里嘀咕：天要下雨，人怎么能管得了呢？气功师我见得多了，都是说说大话而已。吃完饭走出饭店，天空依然是雷声隆隆。师父说：下雨行车不方便啊，已经定了下这场雨，如果非得下，那就让他在车后边下，咱们走咱们的。

司机带着一脸的不相信开始启动车。等车开起来后，果然是车

人了！”我说：“不，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二女儿接着说：“对了，爸，昨天李大师一挥手，我明白后的第一件事就想：今后要和李大师坚修到底，永不动摇，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心！……”

回忆二女儿这段往事，实在令我欣慰、振奋、敬佩和自省；实感自愧不如……

师父年轻了

1998 年 7 月 26 日下午 6 点多，突然接到同修电话说：师父从国外回来了！现在香格里拉饭店二楼四厅开法会。

放下电话，我和老伴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激动的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老伴着急的说：“别发愣了，快走吧！”我们饭没吃，衣服也没换，就急急忙忙跑下楼去。在车上，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四年前在哈尔滨和师父在一起的一幕幕全都展现在眼前……那时的师父，为了正法和度人的事非常操劳，显的有些疲劳。听说这几年师父在国外，一切都很好，变化很大……。

我正想的入神，车停了。我们不知是怎样上的二楼，就好象飘上去的一样。刚到二楼就看见四厅的门关着，心想：进不去，先从门缝看看师父吧！刚走近四厅大门，就从厅内传来师父那洪亮的讲法声：“……你认为是好的，你老抓着不放，这就是执著。跟你说白了，你放不下的任何东西都是执著……”（《法轮佛法（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听到这，我感到全身发热，心跳剧烈，激动不已！我想从门缝往里面看看，没想到双手一颤抖，两扇门同时“唰”一声全开了！哇！我首先看到的是师父高大的身躯和英俊而慈祥的笑容。师父好象在笑着欢迎我们的到来。

宽敞明亮的扇形大厅，宽敞明亮的扇形舞台，师父的讲台正对着大门，距门口只有十几米。我看的特别清楚，师父非常年轻，准确点说就象十八、九的青年人！刚才在车上我使劲想，师父一定特别年轻，一定像三十岁的小伙。可是这现实使我激动，令我惊喜，我真想冲到跟前大喊一声：师父！这时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向前冲，却被座椅挡住，我扶着椅背就那样愣愣的望着师父……

我们一进来时就有一个同修上来问我好几遍：是那个辅导站的？辅导员是谁？我光顾着看师父，也没回答完整他的问话。另一

那么这种巨变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好象有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例如，当师父在热烈掌声中走上讲台时，还没等师父说话，我们就感觉到师父特别可亲、可敬和可信。因此，我们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的聆听师父讲法，认真理解每一句法理的内涵。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有力的触动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随着师父的每一句话在急剧的变化着……

用现在的理解，那就是师父的救度，大法的威力，我们的幸运。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师父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大喜事。同时，也是我们生命进程的转折点。

慈祥的笑容

1994年8月5日，我和大儿子、二女儿去哈尔滨参加了在“冰球场”举办的首届法轮功学习班。在第二天学习班下课后，我们大家都走了才走出来。刚走出不远，听到后边来车了，我们急忙闪到路北的砂石堆上去。我们刚转过身来，车已经来到我们对面。坐在车前排的高大而慈祥的师父，正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当时没有立刻认出是师父，却不约而同的向后看，后面一个人也没有，才明白是同我们招手。还没等我回过头来，二女儿首先反应过来，大声说：“啊呀！是李老师！”我们忙又慌乱的向师父双手合十。这时，师父已从车窗伸出头来，笑的更加开心、更加慈祥……

我们非常激动，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恋恋不舍的望着师父的汽车远去。从那一刻起，师父那慈祥的笑容永远留在了我们心中！

“师父一挥手……”

那是开班的第二天，早晨刚醒，二女儿兴奋的冲进来，连蹦带跳的蹿到床前说：“老爸！爸！”边喊边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我忙问：“什么大好事，把你乐的手舞足蹈的？”二女儿激动的说：“老爸，我全明白了，我全变了！昨天李老师就这么一挥手，一股热浪把我向后推，忽悠一下子，差一点摔倒！就这么一忽悠，当时我就觉着唰一下，啥都明白了！啥都变了！感觉全身哪都特别舒服！心情愉快极了！我真不会形容了……”

稍停一会儿，二女儿那欢蹦乱跳的孩子气消失了，她变的有些平静，有点严肃的说：“爸，我真的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的世界观全变了！我知道今后怎样做人了，一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好

后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车前面一片晴天。这下司机不得不暗自称奇。

车到锦州后，要先与研究会联系，但谁也不知道怎么走。只见师父在手心里划方向给司机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气功研究会，安排师父住宿的地方。当车将行到招待所时，北京大法学会的几名老学员正在路边等着呢。

随同师父来的大连老学员惊讶的问：“你们怎么知道师父到了？”其中一个老学员说：我们正在屋里，突然传来师父的声音“你们下来吧！”我们几个就下楼了。大连老学员说：“原来你们与师父这么沟通啊！”

传法的会场最初打算在八一剧场，但是由于气功研究会与该剧场负责人因其它事情产生误会弄得挺僵，怕不同意，所以就安排在了只能容纳四、五百人的电业局俱乐部。就在师父来的前一天晚上，负责安排这项事务的学员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点化说会场太小。果然第二天要求买票听课的人很多，只好与八一剧场联系，该剧场负责人马上同意了。

后来才悟到，许多事情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在表面做。其实，师父在没来锦州之前就已经给这里清了场。还不仅仅是办班的场地，有学员看到在另外空间的锦州是业力滚滚，非常肮脏，师父办完班后锦州的另外空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参加锦州讲法班有700多人，其中外地占200多人。师父讲法的第一天，有的学员天目开了，看见另外空间层层佛道神都在听法，天上还有仙女在散花，师父讲什么，另外空间就出现什么。师父讲法时每一挥手，都打出无数的法轮象雪花一样落在学员身上，会场上挂着的法轮图形在自动旋转着，非常的殊胜与美好。

在师父第二天讲法时，突然外面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醉汉吵吵嚷嚷的往会场里闯，门卫没有拦住，闯进了礼堂。一位学员过去阻拦，师父对她说：“老刘，让他出去。”说着话师父顺手向门口一指，有学员看见师父的手打出一道光，这个醉汉马上就被学员推出去了。事后师父说：这个醉汉是被一个疯僧所控制，来破坏传法的。还有一个锦州气功研究会的人，在传法班上推销他的什么针灸模型，并向学员散布抵触大法的言论。当时师父讲完法已经离开了讲台，可是转身又回来对着话筒说：你不想听课就请离开，不要说三道四的，这样对你不好。这人听了马上一惊说：“座位离讲台这么

远，他怎么知道的。”

一天，在师父讲课中，有一个兴城市来的尼姑边听课边流泪，她知道师父传的是真法。当听到师父说：“宇宙中的神都不管了。”她急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哭着对师父说：“都不管了，我咋办哪？”师父慈祥的看着她示意身后说：“都在这儿呢！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都在这儿呢！”尼姑茅塞顿开，明白了原来天上的神佛都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她转忧为喜，庆幸自己有缘听到佛法。从此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

4月7日这一天，师父与几名学员去了锦州的笔架山。当时，正赶上涨潮，风浪很大。下车后师父站在海边，看着通往笔架山的天桥说：这是一条龙，龙头在岸边，岸边的这口井是龙的眼睛，龙的尾巴在海里，天桥是龙的脊背。师父与大家上了船，船在海面行驶时，船的两边浪花翻滚，汹涌澎湃，时不时的还有水珠往船里溅，而船的前方却呈现出一条象湖水一样平静的通道。

开天目的学员看见在船两边的浪花里有许多小龙在嬉戏，有的小龙还拽着师父的衣角呢，海面上还有八仙和许多神佛。在上山途中，师父边走边清理。到了山上，学员们看到了“三清阁”中的神像与各地的神像大不相同，师父说：这些神像是海里的神，属于原始神。

4月9日，师父与几名学员又来到了义县大佛寺。师父看着那里的七尊佛像说：这地方很干净、很正。一位学员看到这些大佛见师父来了都流出了眼泪。师父在大佛寺对一个解说员讲了一些佛法修炼的事，让她看师父的手心，并让她看法轮章。当时这个解说员看到师父的手心有法轮在旋转，便有所领悟，随后她到锦州参加了两天传法班，从此开始修炼。师父离开大佛寺时，让学员双手合十与大佛告别，师父也与这些佛像单手立掌。此时学员们心中升起了对佛的敬仰之心，深感庄严与神圣。后来在大佛寺成立了炼功点，学员们早晨炼功时多次看见寺庙中的许多佛在另外空间与学员一起炼功。

师父在锦州传法期间，时时、事事、处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正的形像。当时气功研究会安排每天用车接送师父到会场，师父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操心，开课前我保证到。”从4月5日传法开始，师父每天都是步行而来，步行而去，但是路上很少有学员见到师父，大家都是在剧场门口看见师父来了。

久，天暗了下来，黑云压城，电闪雷鸣，瓢泼大雨蓄势待发，一发不可收拾。师父讲完法，大雨还是一个劲的下。虽然下课了，我们都无法离开，在走廊里、过道上、休息室内避雨。

我站在出口处的过道上，看见师父从容的从讲台上走下来，要回下榻的宾馆。师父经过我身边径直往外走，好象根本没有看到正在下大雨。我立即从旁边一位学员手中拿过雨伞，张开，替师父打上，要送师父回宾馆。师父望着我，边走边对我说：你看见哪个气功师打雨伞？说罢，就已经走进了大雨之中。我似乎听明白了什么，还了雨伞，跟在师父的后面，将师父送回宾馆。

有趣的是，大雨一直在下，师父一路走来全身没有任何雨点痕迹，连我也免遭雨淋。

永存的记忆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年2月20日】写文章这事，对年已八旬，文化不高的我来说，实属难事。但是，我还是想把与师父在一起的感受最深的几件事如实的记述下来，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敬仰之心和想念之情。有缘修炼大法，并有幸能几次见到师父，实在是太幸运了！1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如同发生于昨日，永存于我的记忆中。

世界观的巨变

修炼之前，由于长期受邪党文化毒害较深，使我成为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个身患几十种疾病，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十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弱不禁风的老病号。那时我们根本不懂什么修炼不修炼的，对于信神、修佛更觉得是遥远之事，与己无关。我和老伴想的就是治病、保命。

第一次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我们就是带着这颗强烈的治病心和求生欲，步入修炼之门。也就是在这种执著的人心驱使下，走到大法修炼中来的。

我和老伴于94年4月28日参加了师父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学习第一天，师父讲法仅十分钟左右，可我和老伴的世界观却发生突变：由一个不信神、不信佛的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既信神又信佛的有神论者，而且还要坚修大法，永不改变。

不愠不火，全没有在意他们说些什么。但是他们也知道，师父是全国最著名的气功师，是最受欢迎的气功师。为了沽名钓誉，会议结束后，他们提出要和师父合影留念。据说当时请来的摄影师是人体摄影技术最好的。大家摆好架式后，为保险起见，同时照了两张。照完拿去冲洗时，两张底片都没有人影。他们只觉的奇怪，一个“奇怪”就挡住了。

游苏仙岑

苏仙岑，号称天下十八福地，是湖南的著名旅游景点之一，距郴州市区仅3公里，是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时值盛夏酷暑，师父在百忙之中，莅临郴州讲法，时间安排的很紧，九讲的内容，四天讲完，每天要讲四、五个小时的法，弟子们心里过意不去。郴州市辅导站的负责人提出，邀请师父游苏仙岑，师父欣然答应了。7月16日上午，作为本地学员，有幸陪师父同行。

通向苏仙岑山顶有三条路，外地游客都只能靠景点地图作指引。我想走到师父的前边去充当向导，师父大步流星，我等只能随步而行。师父走的这条路是原本我想向导的路，说明师父对这里很熟悉，望着师父胸有成竹的样子，我问：师父，您什么时候来过？师父没有吱声，只是伸出4个手指。我们不解其意，不知道是指来过4次，还是4百年前来过。过一会儿后，师父说：郴州明代时候的房子我很熟悉。从这句话推断，师父可能是4百年前来过。快到山顶时，一块巨石悬空突起，石头刻着棋盘和一个脚印，名曰升仙石。指着这块石头，我向师父讲述苏仙在此得道飞升，乘鹤归去的故事。师父说：他不是什么苏仙，这个地方（指巨石）是通向另外空间的通道。山顶有个道观，名曰苏仙观，我们准备从正门进去。师父挡住了我们，告诫说：我们是修佛的，以后如果进寺庙道观，要走侧门。于是师父带领我们从侧门进了苏仙观。从苏仙观出来后，师父说：整个山我都清理了。在下山的路上，师父神色深沉的说：末劫时期的人类就象一个烂透了的荔枝。勉励我们要珍惜机缘，好好修炼。

你看见哪个气功师打雨伞？

7月17日下午，我们依旧在女排训练基地的腾飞馆听师父讲法。我感觉当时好热好热，空气都象凝固了，让人喘不过气来。不

师父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父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来一些黄瓜等青菜。可是师父却时时为学员着想，为了减少大家费用，师父把10堂课用8天时间讲完，有两天师父每天都讲两堂课。

记得办班刚开始时，学员们对杀生的问题还没有太重视。一天师父同一些学员在一起吃饭，一个学员夹了一个虾爬子（学名虾蛄）放在师父盘子里，师父说不吃，并对大家说：我知道你们当地人都爱吃这个，炼功了还吃。我在讲课时，它们到我这儿都来告你们的状态啦！抱怨说自己长的丑，我就让转生成了鱼了。为了我们的修炼，不知师父给我们消去了多少生生世世的业力，化解了多少层层の渊怨。讲法中还在另外空间为弟子善解杀害的生命。师父真是“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洪吟·高处不胜寒》）啊！

在传法结束的前一天，学员们要求与师父合影，师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可是几百人都想与师父合影，大家把师父拽来拽去的，师父非常祥和，平易近人。那个尼姑也要和师父照像，她当时穿的是便服，想穿上僧服再照，师父就面带笑容的等着她换衣服。等她穿好僧服又从包里拿出僧帽，刚要往头上戴，突然一阵旋风把帽子卷到空中不见了。尼姑望着茫茫的天空，一下子悟到：要一心修大法，跟着师父回家。

4月12日晚上传法班结束了，师父要乘晚车经北京去合肥，因为15日要在那里办传法班。记得那天讲课前，师父与工作人员一起把随身携带的东西用三辆人力车送到会场。晚上学员把师父送到火车站，在车厢里，一个学员问师父：“您还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吗？”师父说：“好好修炼”。当时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平常，现在回想起来，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师父对锦州弟子的殷切希望啊！

师父在锦州传法之后，仍然时刻关心着锦州学员的修炼情况。1996年纪念师父来锦州传法两周年心得交流会后，市辅导站将材料和录像送给师父，师父看后在材料上写了评语激励我们“要做得更好”。1998年6月28日，师父再次到义县大佛寺，寺院守门人认出了师父并告诉了学员，部份学员有幸见到了日夜想念的师父，解答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一些问题。1998年12月30日晚，师父与研究会的几个学员来到锦州到各炼功点看望学员，大家当时都没有察觉。那天晚上，市内的石化、华新、华光、建行、凌园、冶金局

等几个炼功点同时都发现来了几个人看他们炼功。大家都认为是辅导员，谁也没在意。当时有一个学员感觉有人在她身边看她炼功，好象是师父。但又一想，不可能吧，也没听说师父来啊，过后才知道真的是师父来了。

师父啊！锦州的弟子永远牢记您的浩荡师恩，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努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忆师父在长春传法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13 日】在师父传法十四周年之际，长春大法弟子重走师父当年在家乡传法之路，回忆师父传法的点滴，感慨万千。

师父家住在建设街和解放大路交汇路口西北角。那是一座已破旧的老式住宅，师父家住在四楼（图一）。朝南的两间套间，仅有二十几平米。里屋是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外屋是一张桌子，一个长条沙发，一个书橱，书橱上有香炉，香炉里还有半炉的香灰。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师父完成了《法轮功》、《法轮功》（修订本）、《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这几本大法著作。就是在这小小的屋子里，师父处理宇宙中干扰正法的魔，一坐就是十几天，胡子都长长了也没有时间刮。



（图一）

有一次，师父一坐就是七天七夜，不吃不睡。女儿心疼爸爸，让爸爸吃饭。师父叹口气，说叫他这一声在另外空间就过去了十几年啊！女儿再也不敢打搅爸爸了。早期的老学员都明白师父在做什么，就象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的：“这次回来有许多问题要处理，学员们都知道，所以，尽量不打扰我。可能一声电话铃就把我干扰的很厉害，所以许多学员连电话都不打，这点我知道。”

外屋的墙上挂着师父亲手画的佛像，两尊女佛像，一尊阿弥陀佛、一位道和一张孙悟空的画像，庄严神圣。师父是用蜡笔画的，非常细腻，栩栩如生。其中阿弥陀佛（61 页）、道（58 页）和一尊

长沙迎接师父。小车行驶至衡阳市时，107 国道改修水泥路面，堵车，车辆排起了一条好长的长龙，下午 2 点钟我们还没有走出衡阳城。七月的湖南，骄阳似火，加上车辆长龙排放的热气，水泥路面蒸发的热气，我们就象进了蒸笼一般，闷热的透不气来。我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么一折腾，我中暑了，头痛脑胀，全身不舒服。那时我学大法没多长时间，对法理的认识也十分肤浅，还真想买点十滴水之类的解解暑，可沿途就是没看到药店，只好硬挺到了长沙。14 日，为联系师父下榻的宾馆而忙了整整一上午，中饭后驱车去机场接机，天公不作美，机场周边上空雷电交加，师父乘坐的飞机晚点，近黄昏时才飞抵长沙。我们将师父迎到蓉园宾馆后，我只感到筋疲力尽。不知什么时候，两个脚的大脚趾也起了两个大血泡，走路很不方便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师父住的房间，请师父休息时，宜章县的一个县级领导来找师父，寒暄几句后就要求师父给他调理身体。师父二话没说，就给他调理身体。当时我也好想请师父帮我调理一下，考虑到师父长途跋涉，飞机晚点，影响了休息；南方天气这么闷热，师父可能也难以一下适应，就不好意思麻烦师父了。

我们郴州去的三个人同住一间房。好在他俩都已经入睡，我准备炼一下静功。刚坐好，就看见师父法身站在我背后，做着手势，招呼我坐正，全身放松。我立刻似睡非睡，飘飘然的感觉，一身轻松，舒服极了，所有病痛的感觉一扫而光。不知过了几分钟，我突然想起，为了不影响明天一早赶路，我应当今晚就去服务台把账结好。我办好手续，回到房间，上下三层楼梯，行动自如，健步如飞，与刚才的我判若两人。我非常高兴，并感谢恩师的法身让我明明白白感受到为我调理好了身体。

合影时，人像照不上

7 月 15 日，师父不顾旅途劳累，在下榻的女排训练基地宾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市气功协会和市老龄委的头头，我也幸运的参加了这次会议。师父向与会者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的特点。我听了师父的介绍，觉的法轮功太好了，师父太善良了，太慈悲了。而气功协会和老龄委的头头们则不然，他们都是地、市退下来的领导，除了信奉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外，根本就不相信气功，更不相信神佛，他们对师父的介绍不以为然，有的思想上有抵触，有的甚至讥笑，某功“拜金”，法轮功“拜神”。师父

请师尊签名，气功科研会的领导找师尊照相……

师尊总是亲切的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细心呵护着人们那颗向善的心。还有很多人是慕名前来拜望师尊的。我亲眼看到有位 50 多岁的男子远远的站在簇拥着师尊的人群之外，非常激动的向师尊双手合十，并在师尊合十还礼后悄然离去。法轮功展位前的能量场非常强，有的人原来身体很难受，在那儿站一会儿就舒服了，所以迟迟不愿离开。

那些日子，法轮功轰动了整个京城，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有人从外地赶来找法轮功。为此，博览会结束后，师尊临时又在天津办了一次法轮功学习班。

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在过去的修炼中，师父都是由弟子供养的，弟子要用最好的东西供养师父。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却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只要人们一颗向善的心。

传说释迦牟尼当年去各国传法，国王和大臣们都是把最好的房子让给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们住，把最好的食物献给释迦牟尼。有的国王为了请释迦牟尼到他的国家传法，曾专门用金子为释迦牟尼盖房、铺路。

师尊在国内传法期间，衣食住行是那样的艰苦，付出又是何等的巨大。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会愧疚和自责，深感对不起师尊。多希望师尊能住上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吃上世界上最好的饭菜；多希望师尊多些欣慰，少些操劳。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幸福的回忆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16 日】1994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18 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湖南郴州女排训练基地办了一次为期 4 天的法轮功学习班。我们有缘参加了这期学习班，幸福的在师父身边度过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现在以“我”的称谓，讲述一些我们亲身经历的故事和同修分享。

感谢恩师法身给我调理身体

7 月 13 日一大早，我和市站站长，还有一位小车司机，前往

女佛像（76 页）就在《洪吟》的插图里（图二）。

记的当年师父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时候，这座住宅楼



（图二）

着了火。过后师父说到这件事情，当时有人告诉师父家着火了，师父右手绕到头的后侧，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说：“着就着吧！”师父没管这件事。结果，火扑灭了之后，消防队员清理火场，一看只有师父家没烧着。当时人们说，这家是修佛的，家里供着佛像呢，有佛保佑。现在想想，那时旧势力就给师父传法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但是正像师父讲的“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

师父家的东侧不远是文化广场，这儿是当年的地质宫，是长春市最大的公众集会的地方，师父没传法之前就在这儿炼功。师父有一张穿着炼功服在这照的炼静功的照片（图三）。据说，从新修建文化广场的时候，原计划是要全都推平的，后来留下了东南、西南角的树林，这是当年师父炼功的地方。7.20 之前，长春市万人晨炼也在这儿，那洪大的场面，庄严的气氛，祥和慈悲的场，展现了大法，也吸引了很多有缘人走进大法（图四）。



（图三）



(图四)

再往北走是长春市五中，师父第一期、第二期传法办班就在五中阶梯教室。1992年5月15日，办第一期班时才只有约180人。大法洪传从这里开始，仅仅七年在中国大陆就有一亿人学法炼功，仅仅十四年已经广传到近80个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轮功。



师父在长春讲法

师父在长春讲法



师父在长春讲法

师父最开始是以气功的形式传法，亲手给学员开劳宫穴，开天目，下法轮，清理身体。记的办班的时候，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被附体控制着大哭不止，有几个练其它功法的气功师在她头上拍怎么也不好使。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在她头上拍了三下，她立刻就不哭了，当时场上惊嘘声一片，接着是一阵掌声，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师父还在礼堂的四个角下上气机，红光四射，一片祥和。

第二期班结束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

师尊为了传法，经常忙的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次办班中间休息时，我看到一老年弟子从兜里拿出给师尊带的干烙饼，里边什么都没有夹。都快到午饭时间了，可师尊连早饭还没吃。有时师尊上午出去办事回来较晚，下午还要给学员讲课，一看时间紧，顾不上吃饭匆匆又走了。

93年北京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师尊和学员弟子们一样，买盒饭吃。我凑过去看了看，下面是米饭，上面是豆腐。

师尊在国内办班期间，每天都很劳累，常常是晚上刚结束一期学习班，就拿着工作人员买好的火车票，启程去外地办班了。据工作人员讲，这都是常事了。

在东北办班时，上午一个班，下午另一个班，进度还不一样，连续10天，师尊每天要讲一整天的课。在办班期间，还有不少人找师尊治病，中间休息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常常把师尊团团围住，可是师尊总是那样和蔼亲切的尽量满足众人的要求。

师尊在各地传法时生活上一直非常艰苦。去山东办班那次，听随行弟子回来后讲，大夏天，天气又闷又热，每天流很多汗，可是没有地方洗澡，师尊同他们一样。

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

听说师尊带弟子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我和一个同事一起挤公共汽车去博览会找法轮功看病。车上人很多，我俩一直在聊天。快下车时，我无意中一回头，啊，师尊也在车上呢。我赶忙打招呼，师尊笑眯眯的说：看你们聊的很热闹。下车后我们高兴的跟师尊一起走。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手里拿着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男的眼圈红红的，充满感激之情。师尊亲切的对他说，你看，现在好了。原来那老年妇女不知得的什么病，肚子老大老大的，怎么也治不好。可昨天经师尊一治，今天就象换了个人似的，一切正常了。

博览会期间，师尊把自己的功分给弟子们并把他们的身体封上，所以弟子们一个个神通广大，治病效果特别明显。每天从早到晚，法轮功展位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人昨天来看完病回家感觉效果好，今天又带了几个人来，找法轮功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其它展位前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有的根本就没有人。结果看法轮功的人把别的展位前的地方也给占了，只好组织人来维持秩序。法轮功展位周围贴满了感谢信，还不断有人送来感谢信。很多人排着长队

这位学员老俩口跟着子女去了国外，房子空了出来。两间房，师尊住里面一间，外面一间是工作人员和学员来往的地方。那时无论工作人员、学员还是气功爱好者等，总想围着师尊，师尊经常无法休息，但是师尊从来也不说什么，总是那样宽容的笑着。

前几年国内电视上造谣说师尊有“豪宅”。从那“豪宅”的室内装饰不难看出，那根本不是师尊的家。我注意到室内摆设当中有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师尊早期亲手塑的，后来送给了弟子，这件事鲜为人知。

师尊在东北也没有象样的住宅。师尊一家住在长春市解放大路一栋陈旧的简易楼里。有一次，电线着火，左邻右舍都被火烧了，唯独师尊家安然无恙。这件事情当时在学员中流传甚广，大家都觉得很神奇。

衬衣打着补丁，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

师尊在北京传法时经费一直很紧张，有学员看到师尊里边穿的衬衣打着补丁。刚开始传法时，师尊为了筹集资金，身上经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只能步行。为了出版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师尊经学员介绍认识了一个人，这人答应借给师尊两万元钱，而师尊为此付出了许多。此事师尊从来不提。为了让学员安心的学法炼功，师尊不接受学员的捐款，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着。

当时法轮功挂在气功科研会名下，所以经常要交钱。办班所收的学费中，有很大一部份要交给主办单位，其余，除去到各地办班的食宿费、往返车费，以及部份工作人员的工资（因为有的工作人员没有生活来源），最后所剩无几。去广州办班那次，工作人员带了许多方便面，因为广州物价水平较高。回京时据说把办班所得都贴上了，幸好没亏欠。师尊不亲自管经费，有工作人员专管。

师尊为了减轻学员负担，并使更多人受益，办班收费很低，北京的班，新学员 40 元，老学员 20 元，这在当时各种气功班中是最低的了。

《转法轮》这部著作于 95 年初正式出版后没多久，96 年下半年，政府有关部门就不让再出了。后来学员们用的都是盗版书，印刷和装订质量都不好。说实在的，《转法轮》一书的出版，没让法轮功积累下什么资金，倒是不少投机商靠盗版发了财。

带的是干烙饼，盒饭里是米饭和豆腐

行车，围着长春市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理空间场。师父告诉学员，好好炼功，不会出现问题。

胜利公园也是早期师父炼功的地方。师父在冬天炼站桩，东北的冬天有多冷啊！师父把外衣一脱，手套一摘，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夏天，大雨倾盆，其他练气功的人都躲到廊下避雨，只有师父顶着雨在走圈，见到的人无不赞叹佩服：这才叫真正的炼功。还有的学员看见师父晚上在炼抱轮，第二天早上一看师父还在那儿站着，一炼就是一宿。

师父教功是从胜利公园开始的，那时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的，为了让人们认识大法，师父开手给人们治过病，清附体，直罗锅，手到病除。当时在猴山炼功的人一层层的，后来放不下，又开辟了正门和后门的炼功点。就是这后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提到：“一天早晨我从长春胜利公园后门路过。有三个人大吵大嚷的从后门出来，其中一人说：练什么功啊不能吃肉，少活十年我也得吃啊！那么强烈的一种欲望。”读到师父的法，如同见到当年师父的身影。

胜利公园的东北方不远是师父当年工作的地方——市粮油供应公司。凡是和师父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师父善良、质朴、实在，平时话语不多，总是笑呵呵的，人缘很好。谁要是哪不舒服，找到师父，师父都帮着调理调理，都说见好。逢年过节有活动，师父就把部队文工团的战友们找来给演出节目，师父吹小号。师父在工作中、生活中，用行动告诉我们怎样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来修炼。也是在这里，师父讲到自己早期修炼的事情，“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单位食堂老亏损，后来就黄了。黄了大伙带饭。早晨做点菜，忙忙活活上班挺费劲。有的时候买两个馒头，买块豆腐泡酱油。按理说那么清淡的东西可以了吧，老吃也不行，也得给去去这个心。你刚要瞅豆腐，就让你泛酸，再吃吃不了，也怕你产生执著心。”（《转法轮》）长春市里有很多人曾是师父的同事、同学、战友、邻居，亲朋好友，都是师父为救他们而结下的缘，但愿他们都能知道大法好，不费师父苦心啊！“大法洪传，救度一切众生”（《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给过所有生命一次一次得救的机会，只看自己怎样选择了。

胜利公园的西侧是航空部队的俱乐部，在这里师父办了第三期班。当时，有个人当年在单位上班被米袋砸了，瘫在床上很长时间，

所有的方法都治了，就是不好，家里人把她从医院抬了来，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医院还跟来了几个病友。师父讲课之前亲手给她调整身体，拍拍前身，又让她翻过身来拍拍后边，之后，让她坐起来，她就坐起来了；师父让她站起来，她就站起来了；师父接着让她走一圈看看，她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从此，全家人走进大法开始修炼。

在这期班上的一天，师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女儿来了，到门前，看到学员停放的自行车倒了一排，就一辆一辆的扶起来立好，当时还下着小雨。师父啊，每一件很细小的事都给大家做了榜样，师父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怀大志而拘小节”。当时有位学员等在门前，想让师父给自己家里人调调病，看到此情景，感动、敬佩，内心自责：师父为别人着想啊，我怎么好意思为我自己家人调病耽误大家听课呢！她悄悄回到礼堂等着师父讲法。师父慈悲纯善的举动，化掉了一切不正的，也在归正着人心。

胜利公园和省委礼堂只有一路之隔，师父在这办了第四期、第五期班。四期班时，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师父给她清理身体，当时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肿瘤消失了，肚子平复了，裤子一下子系不住了。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大法的神奇。

五期班之后，师父再不给学员一个个动手治病了，而是整体调整学员身体。这期班结束时，师父给胜利公园、吉林大学、儿童公园、动植物园、朝阳公园这五个炼功点授旗。这些炼功点都是师父亲自看的点儿，清的场，下的罩。师父在动植物园画了那么大个地方，可当时才几个人炼功，师父告诉他们别着急，很快会装不下的。真的，六、七期班下来之后，人就多起来了，95年以后多的就站不下了，于是在动植物园其它几个门前分别成立了炼功点。

师父的后两期班都是在吉林大学的礼堂鸣放宫办的。十四年了，很多旧地已经翻盖、重修，唯有这里还保持原貌，陈旧的日本老式神社风格的建筑在见证和记载着历史，告诉我们当整个宇宙走向最后的时候，伟大的师尊来了，在这里传法，救度众生。礼堂里仍回响着师父洪亮的声音，门前留下了多少师父与学员的合影，传法场上多少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师父讲法时，有的学员看到师父很大很大的光圈，金光灿灿，八个护法神身穿铠甲，持着各种法器，左右各四位，立在师父两侧

边目不转睛的盯着看，她忙问师尊：“师父，您吃吗？”师尊笑呵呵的说：“不吃。”这位学员吃完这块饼干后，一天也不饿。

（四）在齐齐哈尔第一次传法班上

这位学员是个男的，（当时30岁左右）从山东来东北打工的，有幸参加了齐市这期师尊讲法，他可能根基很好，当时看见传法场上很多奇妙的景象：看见师父讲法时头上光圈一层一层向外扩大，满屋子法轮飞舞。他听法时激动的直流泪，笑的合不拢嘴，见到师父法身往他嘴里不停的塞一团一团的黄东西特别好吃，又香又甜，到吃饭时他也不饿，后来他又看到龙凤飞舞，天女散花等等。

师尊讲法时，有时手抓一下，有时看看弹一下，他悟到可能是给学员清理身体或者处理另外空间的事情。他还说师父讲什么，头上出现什么，特别漂亮，特别神奇，满屋生辉。

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

——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的点滴事

【明慧网2006年5月22日】师尊在国内传法初期，我还没有步入修炼。那时我好奇心很强，喜欢琢磨稀奇事，喜欢看气功书，也看过一些修炼的书。因为当时气功科研会里有我认识的人，我了解到不少各门气功的情况。当时就觉的法轮功好，和别的气功不一样，师尊也和一般气功师很不一样，让人感觉到那样的祥和，那样的亲切。或许是师尊强大的慈悲吸引着我，我虽未修炼却很羡慕在师尊身边工作的人和师尊的学员弟子们，愿意和他们接触，愿意了解法轮功。

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

法轮功老学员一般都知道，师尊在北京传法时没有固定住所。那时还不时兴买房，住房由单位分配，一般都很紧张，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富裕，师尊的户口也不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师尊，是在师尊的一个亲戚家里。两间普普通通的平房，外间是师尊的卧室兼客厅，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沙发。当时我想，师尊晚上可怎么休息啊。师尊身边的工作人员们对此也深感不安，一直想为师尊找一个合适的住处，但是好久都没有找到。

后来师尊的居住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住在一个学员的房子里。

不磨灭的记忆。师尊啊！请您放心吧！弟子不会让您失望，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跌跌撞撞，但从没有趴下过，尽管遭到判刑、坐牢等等迫害，也动摇不了弟子坚修大法的心，决心紧跟师尊，回到那日思夜想的美好家园。

正是：“寻师几十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洪吟》）

纪录下伟大的师尊人间传功讲法的点滴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2 日】我是 1994 年得法的老弟子，遗憾的是没能有机会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但是亲听同修和我讲过师尊在讲法传功中的几件感人心扉的故事。每次我都流下了眼泪，深感伟大慈悲的师尊为度化我们吃了无数的苦，比我们自己都爱护我们的无量慈悲与浩荡佛恩，激励着我们在助师正法路上铲除邪恶，救度众生，坚修到底。

我以最最崇敬的心情向伟大的师尊表示至高无上的敬意！

（一）一九九四年末广州传功讲法的期间，我地区当时有五名同修有幸参加了这个班。

有一天中午有些学员到一个小铺吃饭，师父也进来了，看见一个桌子上有几个碗里都是没吃完的面条，有半碗的、壹碗的，吃不完剩那儿走了。当时师父很和蔼的问两个正在这桌吃饭的学员：“这是咱们学员剩的吗？”手指着桌子。当这两个学员回答“是”时，师尊什么也没说，把所有的剩面条倒在一个大碗里，拿起桌上用过的筷子吃完就走了。

（二）在北京初期传法时

据同修讲，在刚刚传法时，师尊太难了，就带着女儿帮着教功，（当时师尊女儿估计有十岁左右）穿着不合身的炼功服，后来鞋坏了，师尊只给她买一双处理的胶底白鞋，只花两元钱（还一只大，一只小）。天特别热，从来不给孩子买一根冰棍。

（三）在长春传功讲法班上（不知是第几期）

有姐妹俩去参加师尊的这期班，是外地去的。午休时，她们没去吃饭，只带点饼干坐在那干啃。她拿着一块饼干，只见师尊在旁

为师父护法，威严神圣。

有位老人得脑血栓，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同师父照相。师父对他说：“把拐杖扔掉，椅子撤下去。”他慢慢站起来，扔掉拐杖，试着迈出左脚，又迈出右腿，于是在门前广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在场的人都惊奇万分，激动不已，赞叹道：“神了！”之后，老人的老伴写信给师父，表示一定炼好法轮功，报答师父的恩德。

师父从 92 年 5 月 15 日，到 94 年 5 月 10 日，在长春办了七期班。由一期班的不到二百人，到七期班的三千多人。全国各地，有远隔千山万水坐着飞机来的，也有家里人用担架抬来的，还有偏远山村夫妻挑着担子来的，担子里坐着孩子，“大法一线牵”啊！大家来得法的，又带着大法回去了，像一粒粒种子，种下了，扎根了，长大了，开花了，花香四溢，又快成熟结果了。师父挑了种，选了地，埋下种缘，给了阳光，洒下甘露，挡着风雨，削去枝枝杈杈，防着虫蛀鼠咬，看着一点点成长。十四年啊，师父等待着大法弟子的成熟，也期待着最后的收获。

也就是在这里，94 年 11 月 20 日第一次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会召开了（图七）。各地的学员也来了，连宇宙中很多觉者都来了，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神佛都来了，连树叶上都是。他们和大法弟子们一起进了礼堂的门，有的神层次太高，裹着一层星云来的，色彩缤纷，形态各异，摄像机摄下了那神圣的一刻。

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道：“长春搞了个录像，学员谈得非常生动，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有的流了眼泪。因为会开的很生动，气氛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就象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什么都不缺，就象我办班一样，那个场非常强的。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同法会一样，所以效果非常好。将来学员发展多了，学员可以这样搞，谈心得体会。通过学法，这非常教育人，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从某些方面看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这次是长春市，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法轮功大集结，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同分享着在法中的感悟，赞叹师尊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法中的升华。



（图七）

从吉林大学正门出来，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一件事，“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类的事情在长春发生了很多，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象脚手架上铁管子垂直掉下来的，自行车被撞出火花挂在车的铁钩子上拖走的，水泥杆子砸下来把防盗门砸出人形的，“象这类事情，都是来取命的，可是不会遇到危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94年9月18日，在吉林大学理化教学楼的一个礼堂，师父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师父强调“应当把法理解透，真正掌握。要多看书，多听录音，……，对法的理解一定要清楚。”“我说就遵照这个法去学，只要把他吃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炼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炼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

从这以后，长春的学员开始成立了学法小组，学法抄法背法。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大家真正在法上提高了，各地的学员到长春来交流学法体会，后来国外的学员也到长春来，“比学比修”，共同精進，整体提高。（图八）（图九）



图八：学员们手抄的大法书



图九：长春大法弟子在炼功点炼完功后集体学法

（我们住四楼）“你们虽然错过了下法轮、开天目的机会，但老师说来了就好，来了就是缘份。你们去准备吧！等老师给你们微调完了，我再拿书给你们看，是《中国法轮功》，书没卖了。”

我们急忙梳洗完毕，回床上盘腿等候（当时只能散盘），不到两分钟，我即感觉小腹部位有东西在旋转，由小至大，由慢到快，时紧时松，且暖烘烘的，舒服极了，我知道，我得法轮了，就情不自禁的喊了起来：“我得法轮了！我得法轮了！”其他两人也有同感。

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尽管时间短促，才仅仅三天，可那却是我千呼万唤的寻求，千年万年的等待得来的，机缘不可失。

同年八月，师父又一次在贵阳传功讲法，这次，虽不能和师父住在同一栋楼，但我们除了得到师父亲自传功讲法外，我又有两次直接碰到了恩师。一次是从班上往住处回来的路上，我们四五个学员慢慢的走着，我无意中回头一看，“啊，师父在我们的后面走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往后看，只见师父离我们才几米远，有两三个学员也随师走来，我们全都停下来，一个个哑巴似的看着师父并傻傻的笑着，师父一直看着我们走过来，并对我们轻轻的点头微笑。

另一次，我们三个都是行动不太方便的学员，大概是上午吧，那天早上是大家一起到某处集体炼功（已记不清具体炼功点了）回来的路上，我们走得很慢，边走边聊。突然，在我们的身后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可以吗？”一个学员马上笑着回答：“可以！”原来师父老早就在后面看护着我们了！师尊这一声：“可以吗”不知包含着对我们多少的关心，多少爱护，这不仅是问我们此时此刻走路回去行不行？我们学法炼功行不行？更意味着对我们今后的修炼行不行？我们今后将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关卡、魔难……能不能坚修下去，能不能跟师父一走到底？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还有多少惊涛骇浪在等着我们？师父在关怀着我们，在呵护着我们，也在鼓励着我们啊！

每当回忆起这些，我真是激动不已。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的能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的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光阴似流水，一晃已十三个年头过去了，师尊的音容笑貌，慈悲的胸怀，给我留下了永

找到师父的住房，只见房门关着，门外坐着一位稍胖的大姐（后来才知道是随师来的学员），我便情不自禁的跪下来并忍不住失声痛哭，一面哽咽着说：“有人阻止我学功……。”这时房门开了，慈祥的师尊走出来看我，还说了一句什么，就叫那位大姐把我扶起来。一见到师父，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后来听说师父还过问了这件事）。

下午，由于我们带着不服气的心自己去找办班地点，到了那里，我们又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听课的票早已不卖了，我们进不去，就在门外请求工作人员放我们进去听课，看门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有规定的，这最后的三天不卖票了！”我差点哭了起来：“那让我们在门口听课吧！我们大老远的来一次也不容易，我们愿意给钱。”说着，我们都掏钱出来，工作人员被我们的诚心所感动，便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你们等一下，我进去跟老师讲讲看。”不一会这位工作人员高兴的出来说：“老师让你们进去啰，他说你们来了就是缘分，不收你们的钱哩，就当旁听生，进去吧。”我们无比激动，对他们道了谢就进去了。

刚坐定，我就觉的自己脑袋“嗡嗡”作响，心里“怦怦”乱跳，师父讲什么都听不清楚。不一会只听到“啪啪”的掌声及凳子移动的“噼里啪啦”声。讲台上的扩音器也响起来了：“喂喂，请大家原地站好”，这时人们都站起来。我们几个也跟着站起来。原来开始教功了。台上一位年轻男子一边念：“头前抱轮……”，一边做示范动作。

我以前练过其它功法，就微闭双目跟着炼。突然一双浑厚而温暖的手轻轻的把我的两只手腕托起，我急忙睁眼一看，呵，是师父！师父在纠正我的手势。顿时，我全身一热，什么话都不会讲，傻傻的看着师父。只听见师父轻声对我说：“刚学的不用闭眼。”并指我的额头处说：“手心对着这儿。”然后，用手指点压我的两只中指“保持莲花掌”，再做“莲花掌”示范动作让我看。呵！伟大、慈祥的师尊，不仅亲自为我做示范动作，还手把手的教我炼功。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份啊！我太幸福了！我原来那些委屈，那些苦衷，此时此刻已被溶化在这幸福的海洋中了！

晚上，我们回到住地，已过十点钟了，正准备休息，忽听一阵敲门声，进来的学员笑笑的对我们说：“去梳洗一下，然后放松，老师说等一下帮你们微调呢，老师住三楼，正好在你们房间下面。”

为大法的洪传，师父给《法轮大法在长春》起笔题字，师父一边写一边说：“长春，长存啊！”长春大法弟子为纪念师父传功讲法三周年和五周年，长春办了两期书画展，师父知道后赞叹道：“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图十至十二）



图十



图十一

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很长时间没回长春。98年7月26日，师父回来了，在香格里拉为长春辅导员讲法。多功能大厅里，师父伟岸的身影还在，学员们如潮的掌声仍在响，花篮中的鲜花依旧芬芳馥郁……历史啊，永远留下了那一刻。为了让后面的学员都能看见师父，师父坐在擦起来的椅子上，整整讲了五个小时。



图十二

师父讲法说：“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当时没有讲得像今天这么高深，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叫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看上去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却是由浅入深的在做，因为传这么大的法是非常严肃的。”“这个法这么大，对常人社会中流传的形式也要求得高。……那只有一点，就是“大道无形”，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无形，没有常人社会中的任何形式。但是，我们却能够使人真正的修炼，真正的提高。”（《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

当初师父传法度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一颗向善的心。今天大法弟子饱经魔难，炼就的是为保护宇宙、为众生负责的金灿灿的、纯净净的、赤诚诚的心。当危难来时，师父承负了一切，看护引领着大法弟子走过来了。师父一步一步的、非常周密有序的把法传出来，把修炼的形式留下来，千秋万代，金刚不破，永世长存。

十四年后的今天，重温师父传法走过的路，长春大法弟子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在师父生日之际，在师父传法十四周年之际，长春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大法弟子再发誓愿：想师父所想的，要师父所要的，做师父所要做的，成就师父要成就的一切。

回忆师父出山前后传功讲法过程中的一些经历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5 年 1 月 25 日】编注：此文作者很早就开始跟师父学功，但因为长期没有重视学法，迫害全面公开后这几年走了很大的弯路。最近他开始醒悟，写下这段回忆。我们发表此文，是为了更多的学员与世人从师父的言行中受到教益，更加懂得尊敬师父、珍惜大法洪传于世间的这段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摆放好自己的位置。

对于本文的作者，我们衷心希望这位同修吸取教训，抓紧学法，学好法，尽早发表严正声明，扎扎实实的在做好师父要求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中弥补过去，走正今后的路。

我出生在北京，自小对气功与修炼就很感兴趣。1990 年的一天，一次从军博出来，刚一下公共汽车，无意中往东看，发现在公园门口有人在炼功。感觉一股特别的力量吸引着我，很强的感觉。我就悄悄的凑过去。因为年龄小，有点不好意思，怕他们看见，就偷偷的听。

晚上，师父给他们讲功，我一听，虽然浅白，但一针见血，点到了根本，是自己从前闻所未闻的，就想跟着学。别别扭扭的给师父说了后，师父看着我说，自己在北京待的时间不长，没时间教我。就推了。我不死心，就还去看他们走游桩。在军博传达室旁的小树林。看了四五天后发现师父还没有走，就又要求接着炼。师父给女儿单独说了一会，就问我炼功目地是什么，我当时稀里糊涂的就说

的无比感激之情，在师父的呵护下，不长时间我又把大法书全部请回来了。

还想说一件事，就是我参加了师父的三次讲法班，一共才花了 90 元钱，而以前参加别的气功班，一次门票就要 120 元。可是中共恶党的媒体及流氓头子却造谣说师父“办班敛财”，真是邪恶透顶。

感谢师恩浩荡，感谢慈悲救度众生的宇宙大法，让我这个在世间、在迷中造业无数，随时会遭淘汰的生命，能够返本归真，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我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跟随恩师圆满回家。

回忆师尊在贵阳传法的日子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16 日】九三年四月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段日子，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多年来，师尊的音容笑貌，师尊对我直接的关怀指教，那情那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师恩重于山，大于天，我何以回报？想到这，我泪如泉涌。

因我体残多病，听说炼气功能好病，免不了去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气功，虽说并不奏效，但也不愿放弃追求气功治病的心。

所以当我听说四月份有一位大师要在贵阳办“法轮功”学习班时就决定要去参加。办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些气功爱好者都相邀去参加。可是我却遭到了某种阻挠，没能与大伙同行，为此，我一直哭了几天。或许是我的机缘姗姗来迟，后来我终于与两位姐妹结伴到了贵阳。

当我们三人急匆匆的赶到目的地时，已迟到了几天，学习班还剩三天就结束。我怀着满肚子的委屈和恼怒，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煤矿招待所”这个住处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在办住宿手续时，先到的那些朋友一见我们就热情的过来打招呼：“来啦！”我却没好气的回答：“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来！”“好啦，不要生气啦，还有三天呢，不过这最后三天师父不再给下法轮、气机和开天目了。你们来晚了一天，可惜了，不过不要紧、不要紧。听说八月还办一期呢，下次再来吧！”我一听，失去了这么大的机会，更气了，也不再搭理他们的好意。

把行李安顿好后，我就带着一腔悲愤和满腹的委屈去找师父。

稍微延长一点。”当时垦利的班还没结束，别的地区（记不准什么地方了）已经有人来请师父了。这时慈悲的师父马上握着我的手说：“这个你放心，我受得了。”我也双手紧紧的握住师父的双手，一股强大的热流通透全身，幸福无比，常人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幸福。十几年来这九个字一直在我的耳边回荡，激励着我坚定的走在修炼的路上。

第三次是在 94 年的 6 月 25 日师父在济南皇亭体育馆办班，共有 4 千多人参加了学习班。当时天气非常的热，在班上很多学员不断扇扇子，师父说：“大家是不是把扇子放下，这是个悟性问题。”大家把扇子放下后只觉得阵阵凉风不断吹来，从脚下吹满全身。但是伟大的恩师在这么热的天气给大家讲法时却连一口水都不喝，还在关心着学员，恩师真是为了他的弟子们吃尽了苦，操碎了心。和慈悲伟大的恩师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是永远难忘的。

还有一件在大法中显神迹的事，说出来和同修分享。99 年 7. 20 大魔头失去理智的搞起了这场最邪恶的迫害，出动恶警大量非法抓捕学员，强迫交书。在严酷的迫害下，单位的人、居委会的人不断的到我家里来强迫交书。由于电视、报纸等邪恶的宣传，我老伴害怕了，说什么也要把大法书全部交出来。我不交，他天天逼我（老伴对以前做的对不起大法的事很后悔，现在又回到大法中，也做了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这样持续了三天，我很不情愿的交出了书，这时我也出了怕心。但我决心一定要保住一本《转法轮》——这本上天的梯子，我决不会放弃大法。

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拿了一本《转法轮》放在怀里藏了起来，过后我用新塑料袋一层一层包了八、九层，放到了一间闲屋里的木花堆里，放到最底层。放好后我站在那里突然想，发大水也湿不了，当时很自信的想到这事。不久，还真的应验发大水了，院里的水齐腰深，房间的水 80 多公分深，木花垛只剩垛顶没淹，其它都泡在水里了。

大水过后，我还是想大法书不会湿，这时我想把大法书拿出来换个地方，我上到垛顶伸手拿书时碰到一硬物，我把上面的木花推到一边发现了我放到里边的《转法轮》书，一点没湿。

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放到下边的，怎么会自己上到顶上来呢，当时悟性不高，只觉得太神奇了！现在才想到是师父在看护我，师父不想落下我这个弟子。当时激动的又哭又笑，心里充满对恩师

是修炼。师父说跟我学可以，但是有三个条件：第一，我不教你算卦，看风水治病之类的，这些社会上有人教；我是要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些东西我不教，而且也不让你有。第二，咱们彼此都互相看一看，我要看一看你，你也衡量一下我。（师父说的非常客气。）第三，现在教你的这些东西，不能跟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说，只能自己知道。

我答应了，从此开始跟师父学功。

一、揭穿中央电视台的谎言：李晶超学功晚，不可能帮师父创编功法

1991 年师父随母亲到泰国探亲，回国后经北京抵达长春。李晶超通过其哥哥李晶峰的介绍，才跟随师父学功。当时我和其他几位学员早已跟随师父学功一年多了。1999 年 7 月 23 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刻意丑化与恶毒攻击师父的专题片“李洪志其人其事”中，李晶超竟然说什么是他和师父一起创编了法轮功。这是李晶超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对自己良知的出卖。

其实早在 1992 年师父出山前后，李晶超就因用天目给人看病收钱受到师父的批评。可那时他已起心了，执著于自己天目看到的东西，用气功看病收人钱财，对师父的批评也不听了，越走越远，终于走到了大法的对立面上，教训很深。

最近北京有一位叫刘×的，自称 9 岁起跟着师父，天目能看到东西，在大法弟子中宣扬，借此显耀，迷惑一些学功不深的学员，甚至和学员要钱，其实师父 1990 年之前没有教过任何人，连师父的家人都不知道。1990 年后，我一直跟随师父，直至师父出国传法，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二、师父走正每一步，度人讲法不做表演

师父 1992 年公开传功时，正值中国气功热时期，社会上林林总总各门各派的气功，其中又有鱼龙混杂的附体功。当时人们对气功的认识也就是两条：一是看能不能表演点功能，二是治病。当时气功研究会的功法鉴定也是这两条标准。

在这一点上，师父从一出山以来，态度就很坚决，度人传功不做表演。大法有其严肃性，威严性，与各种祛病健身的气功及附体功不能同流，决不能用表演功能来吸引人学功，正如师父在法中讲到的“度人唯有求正才能去你们的执著心”（《精进要旨》）。师父说：

“我传法不做任何表演的意思就是：我出来的目的地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要是一边表演，一边传法，那就是传邪法。那样，人来学的不是法，而是学你的技术来的。释迦牟尼佛当年也不这样做。治病可以，反正你看不见，他就觉得好了。怎么治的，信不信由你。病人好了，相信不相信，痛不痛哪，第三者不知道。这里边就还有悟性存在，治病是可以的。当年耶稣、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做的。就老子没有做，老子知道人间太险恶了。”（《转法轮（卷二）》“度人讲法不做表演”）

所以师父采取了给人调整身体、气功咨询的方法让人们认识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6月份，在北京甘家口商场的建材局五楼礼堂做气功咨询，上、下午一整天连续十天，效果非常好。肿瘤或子宫肌瘤这一类的看完后照片子就没有了；乳腺增生治完后就没有了，摸上去很软；骨质增生、腰椎或颈椎间盘突出治完当时就好了，再照片子就没有了；心脏病很难受，治完当时就不痛了，再照片子痊愈了。老汤（当时是北京辅导站站长）就是在师父给他治完心脏病后，上北医三院照片子，病好了。大家看法轮功这么神奇，都想跟着学，这才办了北京第一期班。据其他当事人的老学员回忆，那期班当时大约有200人。1999年7.20后老汤迫于压力上电视表态揭批，可我们和他都知道是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三、头一次碰见师父请弟子吃饭的

我以前练过很多的功法，从来都是徒弟供养师父，从未见过师父请弟子吃饭。

1991年，师父从泰国回国后，我们跟师父一起去北京戒台寺，中午在路边的小饭馆吃饭。吃完后我们都抢着结帐，师父说你们谁也别动，然后师父自己去结帐了。这件事对我们的感触很深，因为当时想以前向来的规矩都是徒弟供养师父，这是头一次碰见师父请徒弟吃饭。十几年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四、跟随师父那几年就是泡方便面，真是吃怕了

当时跟随师父各地办班。连续几年，在火车上师父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父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八九点，招待所已没有饭吃了。师父也不去外面吃饭馆，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父吃。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味也不舒服。有时还是拿大袋子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多天。

嘴里一边说着对师父不敬的话，一边往外走。我对同伴说：“你看着，这个人保准走不了，这么好的法，她一定走不了。”果然她没有走，而是坐在礼堂后边，一直听完了师父的讲课。刚开始听课时，礼堂只坐了三分之一的人，后来人越来越多，座位坐不下了，走廊都是满满的。

师父非常爱惜参加听课的学员，怕给大家净化身体承受不住，叫大家一定要坚持住。那几天厕所是排不过号来，几乎人人都是腹泻和不同程度的净化身体的反映。我炼完动功，脚底下排出两堆冒着泡沫的脏乎乎的液体。

记得一次课间休息，我有缘坐在师父身边，我兴奋的象个孩子似对师父说：“老师，我现在可看清楚您了，以前您在讲台上讲课，离的远看不清。”师父很亲切的说：“你现在好好看吧。”眼前的师父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而师父的脸色特别红润，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浑身透着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气息，真是非常的英俊。我又对师父说：“从长春回来后，我天天想您，天天看见您就在我前上方一米处的地方看着我。”师父说：“其实我天天就在你身边。”

有一天大会工作人员到三楼来对我们说：“师父一会儿上来看望你们。”当时整层楼的学员都兴奋的欢腾起来，就在这伟大的恩师来了、大家使劲的鼓掌欢呼，兴奋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请师父坐下后，大家争抢着向师父汇报心得体会和师父合影留念。相机在不断的拍照，拍了一会儿，照像的同修说：“怎么摁不下去了。”师父轻声说：“压着头了。”原来有一位学员无意中把手放到了师父的头上，这个学员急忙把手放下来，照相机又开始正常的拍照。

每次学习班结束时，全国各地的学员都想和师父合影留念，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景。这个地区的学员还没有集合齐人，就先把师父请到，又一个地区的学员一看他们的人没到齐，又把师父请到他们那儿去，结果师父要等着没到的学员。当时我想，学员这样做对师父有不敬之意，我感到心中难过。可是，我们伟大的恩师还是微笑着在等学员，师尊象个慈父一样的珍惜呵护他的每一个孩子。此时，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走到师父跟前，对师父说：“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师父说：“你说。”我就说：“老师您的办班时间太紧张、太累了，班与班之间只有两天的时间，我想请求师父把时间再

说师父在省委礼堂办第五次学习班，当时票已卖完。又听说师父在吉林大学做报告，我和另一位同伴参加了师父的报告会。越听越觉得师父太伟大了，法太好了。我和同伴说：“我一定要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同伴说：“票很难买到。”我说：“你不用担心。”

师父讲完课后，我看到师父回到后台的休息室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双手撑着讲台翻了上去，直奔休息室而去。我一进屋师父正面朝我微笑，好象师父知道我要来似的，我就大声的对师父说：“老师，我是从青岛来的，我不参加×××的那个×××的学习班了，我要参加您的学习班，可我还没买票。”师父满面笑容的说：“你叫工作人员给你解决。”

我刚出门就看到一个人微笑着朝我走过来，我就对她说：“我想买张票。”她当时就说：“我正好还有一张，给你吧。”当时我就想，她怎么知道我要买票？我为什么要向她买票？这时一阵暖流通透我的全身，太神奇啦。

到学习班上看到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真是人山人海，把整个礼堂挤的满满的。这时师父说：“请工作人员注意，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的学员，你们要象对待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的照顾他们，他们有什么困难要给予解决。”这是多么伟大、慈悲的师父呀，我从心里感到温暖。

在班上听师父讲法越听越觉得师父太好了，法太好了，我下定决心要永修法轮大法，所以要拜师。从这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找机会请求拜师这件事，一直没等到机会。等到班的最后一天，我对二位同伴说：“今天晚上一定要请到师父，如果今天再请不到师父，从今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三人一直在礼堂外边等候师父出来。师父出来了，身边有很多学员相随，我们也跟在师父身后走。到了胜利公园的后门，一条东西马路上的时候，我根本想不起拜师之事。师父说“你们回去可以教别人学炼法轮功，教谁都可以。”师父叫我要提高心性。在聆听恩师的教导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倍感无比的温暖与幸福。

我第二次聆听师父讲法，是在 94 年的大年初二，在山东垦利县招待所礼堂办班。师父住招待所一楼，学员住三楼。当时刚过年，天气比较冷，讲课用的礼堂条件很简陋，我们都穿着很厚的棉袄还觉着冷，而师父只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旧的磨得发白了的蓝色羊毛衫。师父讲课期间，有位妇女对师父的讲法不理解，

师父吃饭不多，吃的也快，如有剩下的就打包带走，很节俭。后来我发现一个细节，师父和身边的学员在一起时，总是能比别人提前一小会吃完，先去结帐。

五、大热天师父挤公交车

1992 年 7 月，师父刚来北京。我跟随师父出去办事。当时天正热，自己想求安逸，想打出租车，可师父却挤公交车，我也只好打消了打出租车的念头。挤了一身的汗，可师父的这种节俭深深的影响了我。

电视上有人造谣说师父生活的如何奢华，我不知道它们这些谣言来自何处，它们有什么资格诬蔑与丑化我的恩师。从师父出山前两年开始，我跟随师父多年，至今让我感到学无止境。回想起师父当年为了洪传大法、救度众生所吃的苦、遭的罪，泪流不止。

六、“静心听别人把话讲完是对别人的尊重”

刚跟师父公开教功时，由于心性不到位，又年轻浮躁，我跟别人说话时急躁武断，容易打断别人，有时又把自己的认识和情绪强加给别人，有时由于面子（实质是虚荣心）爱不懂装懂。针对我的情况，师父对我说，等别人把话讲完是尊重别人，同时，要静心听别人讲的是什​​么，用法来衡量一下符不符合大法，仔细分析，再不急不躁说出你自己的看法，要尽可能的少说多听，静静听别人讲完，切忌浮躁，这是一种礼貌和修养。

师父的这段谈话深深的影响了我。十多年来，我经常用这段话对照着自己；有时我发现同修中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男学员，急躁武断，不注意与人接触谈话的一些礼节时，我就静心的把这段师父当年针对我的话讲给他们，听到的学员都感觉受益很深。

课上，除了讲法外，师父下来很少说话。

七、每次师父送弟子或客人，总是送到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

师父平日行、住、坐卧端庄，平易又极具吸引人的威严。那么多年，我从未见师父坐沙发、椅子时翘过腿，仰过身。对于年岁大的学员，师父从不摆架子，在称呼上语气上非常尊重。每次送学员或客人出门，师父站在门口一直目送客人至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这一细节这么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

八、诲人不倦，有人是骂着进班听课的

师父在传法讲课中，一般有答疑。特别是第十堂课，师父专门给学员答疑。学员每次都提很多的条子，有些反复讲的问题还有人提，因为各地办班总是有大量的新学员。师父说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有些问题不再重复解答了，可有时还是重复，而且耐心细致的解答。特别是各地初学者总是提一些类似的问题，很初级的问题，有时连老学员都听的不耐烦了，可师父几年了，各地办班，见了那么多的学员，却始终是不厌其烦、耐心细致的给解答，那种慈悲无以言表。

有时自己在种种情形下真想发火，比如，各地总有初学的学员让我纠正动作。时间一长，真的有不耐烦的感觉。可想起师父的耐心，自己的怨气一下子就没了。有人说跟新学员接触学不到东西，总想和老学员、“修的高的”接触，其实不然。一个真修者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促进自己修炼，与新学员交流时的耐心、善心、放下自我的把握，无不体现在自己的修炼提高中。包括今天的讲真象、证实法、救众生，面对深受毒害的芸芸众生讲真象中坏人的阻力、众生的误解、自己心态的把握、大善大忍的包容，无不体现出一个真修弟子的自我突破与精进提高。

师父在法中讲：“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在 2003 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每当看到这段讲法，师父当年那种度人传法的慈悲耐心就感动着我。

九、见证师父沉默的威严

1993 年，气功研究会的某人邀请师父去他们的老家山东聊城办班，打着把功法介绍给家乡父老的名义，实质上想和当地气功协会合伙分钱。班结束后，按合同走，当时师父到全国各地办班条件与合同是统一的，师父只拿 3 或 4 成，当地主办者 6、7 成。而且因为师父收费很低（当时法轮功在全国各类气功班中是最低价，门票 40 元，老学员减半为 20 元，实际每次都有大量的老学员跟场），每次办班，租场地、吃、住等费用下来，几乎一分钱不剩。

事后，山东当地气协的主办者抱怨师父门票费压得太低。在送师父去济南火车站的汽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主办者，指桑骂槐、喋喋不休的唠叨了一个多小时，全是针对师父的抱怨。

我坐在后边听着，开始还强忍着，慢慢的终于憋不住了，实在

奇，当时就感觉这个师父有本事。

记不得是第几天的班，中午吃过饭，离上课大概还有十几分钟，我正慢腾腾往体育馆的西门走，忽然看见师父在我前面的 30—40 米处，独自一人也在准备入场，离入口几米远时，师父朝我这边面带微笑的看了看，这一瞬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当时想，这么出名的气功师怎么自己一人走路，不带助手，我感到很惊讶。

师父在班上讲课，几乎不休息。一天下午下课以后，大家在散场，我第一次从后看台走到台下的篮球场，在讲台旁，很多人把师父围起来了，我挤进人群，第一次近距离来到师父身边。师父身材高大魁梧，面容祥和，满面红光，无法形容的光彩照人，虽然以前从未认识，但一见面就感到非常亲切。大家把师父围在了中间，不愿离去，感觉是想说一些话，但又不知说些什么，只听到了几句师父的话：多看书，多看书……

最难忘的还有在最后一个班的结束语中，师父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我永远难忘，我是个不太容易被人感动的人，但在师父最后的结束语当中，在那质朴而并不华丽的语言中，我开始控制不住的流泪，我激动的难以自制，为师父的讲法深深打动，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感动过了。之后我听见了周围的抽泣声，才发现流泪的不止我一个，而是一片人……这是本性的真实流露，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改变。

直到今天，大法已洪传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风雨中走过了第七个年头。回忆这一段珍贵的经历，更觉来之不易，无比幸运。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会与同修们共同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伟大纪元，圆满的走到最后。

回忆恩师在传法传功过程中的感人故事

文 / 青岛地区大法弟子 王真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29 日】我有幸三次参加师父讲法班聆听师父讲法。回忆其中点滴过程，恩师的音容笑貌，感人故事仍历历在目。十几年来幸福的回忆和难忘的师恩，激励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现在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第一次是在 1993 年 6 月 25 日在长春市得法的。到长春后，听

十二年前，我们刚刚踏入大法修炼的大门，当时认识还很低，体会也很肤浅。但是，大法确使我们心灵震撼，身心巨变，生命有望，前程美好。我们深知，师父在大连传法使我们与大法结缘，从而在大法中圆容同化；师父的亲切教导使我们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从此走上了从人到神的修炼大道；聆听师父讲法使我们从梦中清醒，从而对自己和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们的身心得到净化，从而生命境界不断升华。

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大法弟子的修炼根本不同于以往个体生命的修炼圆满，这是同宇宙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正法修炼，是肩负伟大使命的修炼，是锤炼宇宙大穹的修炼，是开创未来的修炼。师尊在宇宙正法，弟子随师开创未来。“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贺词》）大法弟子为法负责，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存在的真正意义，也是感谢师恩的最好表达。“走正你们的路才是证实法。”大连大法弟子一定遵照师尊的教导，做好大法弟子应当做的三件事，在证实大法中，正念正行，发挥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大法的辉煌，为未来开创大法圆容，金刚不破，永世长存之路！

点滴记忆 永生不忘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20 日】1994 年 7 月，我正上高中，从学校老师那里得知的消息，在大连机车体育馆举办二期班。第一天来到会场，人已经几乎坐满，在简短等待以后，师父准时出场。

我的座位是会场看台的西南方向，位置很偏，而且靠后，虽然借了望远镜，也只能看到师父的侧面。在一阵流畅的开场白中，师父讲法开始了。没想到师父的声音这么好听，富有磁性，我以前是气功爱好者，从小就对气功特异现象有浓厚兴趣，我比较注意观察会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在几天班的印象中，好象前两天总是下雨，师父办班前大连就下过雨，第一天开班时，刚开始讲课，雨就开始下起来了，而且下的很猛，到了中午吃饭休息时，雨就停了。下午班开课以后，雨又开始下起来了，下的很大。等到下课散场时，雨又停了。还有师父讲课过程中，话筒里的爆炸声，也使我感到很神

无法容忍她再这样诽谤师父了，便脱口而出：“你给我住口，你再这么说就停车，别送了，我们下车自己去。”师父立即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一句话没说，有点责怪的意思，就是让我别说了，坐那儿别动。师父慈悲而严肃的表情带来的威严，一下子让我激动情绪平静下来。那人也似乎被一种威严一下子抑制住了，叨咕了几句再也不吱声了。事后师父也并没有解释。整个过程师父一句话也没有说，却使在场所有的人包括那主办者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与错误。

我现在的体会是，忍无可忍是讲给大法弟子神的一面，让其除恶正法，而不是放纵自己人的一面还没去掉的执著。其实约束好自己人的一面，时时修心性，自己神的一面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不被人的一面抑制，才能真正神威大显，参与正法除恶。

十、师父一眼看过来，如同明镜，自己所有不好的想法一下子暴露无遗

1994 年在郑州办班，没想到学员人数那么多，而主办方租的场地又破破烂烂，坐台上连砖块都露出来，有的窗户上还没有玻璃。我一看有点急了，就跟主办方交涉，要求更换场地及音响效果。当时我心性没守住，跟人发火了，说话又急躁。

师父把我叫过去。我学功后始终在师父身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师父不是微笑着跟我说话。还没等师父开口，我两腿就不自觉的哆嗦，感到师父无比的威严。师父一眼看过来，如同明镜，我所有的想法没有了隐藏的余地，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以前意识不到的问题一下子开始了自省。师父那种威德与威严语言难诉。

那次跟人发火后不到二十分钟，我的嗓子就哑了，可一上台教功就没事，下来依然难受，共持续了四五天时间。

十一、师父突然转过身来严厉的看着我的眼睛，足有十多秒钟，一言不发

1993 年夏天跟师父去武汉办班，白天抽空跟随师父去武汉市的归元寺参观。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师父单手立掌于胸前，神情庄重、肃穆。我站在师父的右侧后，也按师父的做法单手立掌于胸前（其实我应该双手合十）。面对佛像站立，我脑子里却胡思乱想：释迦牟尼佛只是如来，更高层次看如来都是常人，我如何如何……。不知不觉中我立在胸前的单掌滑到了腹前。我正双目微闭想入非非

时，突然师父转过身来，严厉的盯着我的眼睛，足足有十几秒钟一言不发，我立即吓出了一身的冷汗，顿时明白了。

学了大学课本就以为自己是大学生了，自我膨胀发展下去自心生魔，自己却觉察不到。有些老学员就是毁在了这一点上，到最后连师父都不认了，教训是很深刻的。

十二、所谓“见死不救”的真象

每次开班前，师父都跟当地主办的气功协会讲“重病人不收”；讲课中也说我们不是给人治病的；抱着治病观念不放的人，报了名我们也要把钱给其退回去。可主办方当地气功协会为了赚钱不管这些。

1994 年哈尔滨四千人的学习班上，从锦州来的几个人把一个 50 多岁的大胖男子抬进了场地。该人精神恍惚，完全失去了行为能力，每次都是由他家亲属五六个人抬进学习班，甚至那人都耷拉着脑袋了还往里抬，进场后躺着“听”课。师父讲课中一再要求重病人离场，明言“这里不治病”，可他们就是不听。

一天下午，那人死在了自己住的旅馆里。其家人把尸体抬到讲法场外，让师父救治。当时师父正在讲法，工作人员走到师父跟前说了几句话，师父立刻几个健步飞快的出门，好半天没回来。回来后师父说，几天前人已死了，非得让救活，如果人还活着还行，人都死了……

可那几个家人就开始责难师父，说“见死不救”；有几个所谓的“学员”也跟着帮腔责难师父，并说：“我不练了！”说着把法轮章摘下来扔到地上。师父掷地有声的说了一句：“你不配！”后来师父说：“当然，此人是被控制的，如果是真修弟子，那我可真伤心！”

编注：此文的作者很早就开始跟师父学功，但因为长期没有重视学法，迫害全面公开后这几年走了很大的弯路，甚至参与邪恶对一些大法弟子的转化。最近他开始醒悟，写下这段回忆。我们发表出来，是为了更多的学员与世人从师父的言行中受到教益，更加懂得敬重师父、珍惜大法洪传于世间的这段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摆放好自己的位置。

对于本文的作者，我们衷心希望这位同修吸取教训，抓紧学法，学好法，尽早发表严正声明，扎扎实实的在做好师父要求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中弥补过去，走正今后的路。

这件事，对我们讲，“修炼人不要追求功能，要学好法，要修好自己。”接着在海滨的沙滩上还写下了“功能本小术，大法是根本”这十个大字，让我们牢记。这就是《洪吟》上发表的题词《求正法门》。

1996 年大连有些学员请外地的一位老学员来帮助教功，这位老学员告诉大连学员，炼功动作有的一步到位，有的不是一步到位，他教功时还把动作分解开来，很显然同师父教的不一样。1996 年 5 月，师父来大连时得知这一情况，就写了一篇经文，并发给了北京研究会，这就是《精進要旨》上发表的《金刚》。

经文虽然是在个别学员修炼出现问题时发表的，但针对的却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八、师父鼓舞我们精進实修

师父在大连第二期传法班于 1994 年 7 月 1 日—8 日在大连机车体育馆举办，开班时打出的大法轮能量很强，五光十色。两位学员代表全体大连大法弟子向师尊敬献一面“法轮功光芒万丈”的锦旗。这次讲法录音带、录像带，经师尊同意作为大法音像供弟子们学习。

1994 年 7 月 4 日下午，师父在旅顺为弟子们解法，师父祥和的对大家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提吧。”一位弟子首先问，“师父，我想问一下旅顺的未来会怎样。”

师父说，“好人与灾难无关。我今天做的这件事，就是来救人的，就是让人同化真、善、忍，返本归真，让人返回去，脱离危险境地。”

师父还讲了人类道德滑坡，就象那个烂苹果，你不让它烂都不行，你得真正让它从分子细胞转变成新鲜的才行。有弟子问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师父说我们不谈论政治问题，我们不参与政治，政治上的事与修炼无关，你就只管抓紧时间实修。

一位学员跟师尊谈起修炼选址的事时，师尊开示说，我们大法修炼选哪儿哪儿好，没有风水会带来风水。在旅顺，凡是师尊走过的道路，后来都已翻新拓宽，凡是师尊去过的地方，那里都很兴旺，都有福份。

1994 年 12 月 31 日，师尊又对旅顺弟子说，“你们要把学法摆在第一位，多背法。”师尊还告诉大家，“集体学法这种形式很好”，“你们要抓紧时间学法实修。”

* * * * *

扰人类，就把他们安排在海底。师尊洪传大法不仅救度地球上的人类，也在救度这些生命。师尊在这有些流连忘返，不知这个平台上连通着海天和宇宙多少空间的生命，他们都在挽留师尊多停一刻，就象我们都想呆在师尊身旁，哪怕不说话，也愿意沐浴在师尊的慈悲祥和的佛光之中。

以上这些都是现代实证科学无法探索和证实的，但确是真实的存在。作为修炼人在修炼中生命要不断提高境界和突破空间，所以就不能再用常人观念来思维了，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七、师父为弟子把握方向走正路

几位学员回忆师父为弟子们把握修炼方向——

1、师父告诉我们修炼原则

师尊在旅顺参观时，一位学员从 92 年就寻找法轮功，今天见到师尊特别高兴，问了许多问题，包括德与功的关系，师尊开示他：心性就象北方农村粮囤子外面打的囤子，心性不断提高，功就象粮囤子里的粮食一样才能提高上来。

1994 年 12 月有一新得法的学员给另一学员一本其它气功书，这个学员看了以后嘴歪眼斜了。一学员把这件事向师父汇报了。师父很严肃的说，“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定要坚持不二法门。知道错了，就改正，不要紧的，他已经好了。”后来，那位学员果然好了。

师父真的是无量慈悲，只要你知错悔改，师父都会管你。通过这次严重教训后，我们对不二法门的修炼原则记的更清了，无论什么宗教的、气功的东西，只要不是师父公开发表的我们都不传不看。

1994 年 7 月 7 日大连二期班结业前，师父题词：“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这就是《洪吟》上发表的《得法》。这一题词既指导我们现在修炼，又为我们展现出美好的未来。

2、师父写经文纠正学员修炼中出现的问题

在师父来大连传法的第一期班的第四天（1994 年 3 月 30 日），我们几位学员陪师父到星海公园，有人看见海上有龙和仙女。其中一位学员有点小功能，她以为这龙和仙女是她给带来的，就对另一学员讲，“这龙和仙女是我带来的还是师父带来的呢？”师父知道了

纪念师父传法十三周年暨回忆在师父传法的日子 里

文 / 长春大法弟子法来

【明慧网 2005 年 5 月 12 日】我是 92 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十三年的风雨历程中，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使我能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到今天。

在师父生日到来之际，家乡的大法弟子，祝师父生日快乐！此时弟子更加想念师父，经常沉浸在师父当年传法时的美好回忆中，在纪念师父传法十三周年之际，我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一、师父为我们选炼功地点

92 年秋天，师父在长春办第四期传法班时，一个星期的早晨师父来到我们炼功的地方，当时我们是在一片树林里炼功，师父转了一圈，就走出了树林，来到一个小花园，师父说：“这里很好，就在这里炼功吧。”师父还给我们净化了场地。

这时在树林里炼其它气功的人，看见师父在花园里，人们就都过来了，请师父给治病，师父说：“好吧，你们排成一队，每个人只给你去一样病，你心里只想去哪样病就行了。”所以人们开始排起长长的队伍，师父就一个人一个人的给祛病，有近两个小时，排队的人还不见少，这时又到一位老太太时，师父说：“你已经去一样病了，这是第二次了，今天就到这吧，我们有缘份，给大家都去了一样病，要想把病都去掉，今后就到这个花园来炼法轮功吧。”

二、师父给铜佛开光

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是受过菩萨戒的居士，苦修了多年，也没悟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佛法，而且确实看到了庙里并不是一块净土。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才明白宇宙的法理，知道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就是最高的佛法。所以我把全部佛经都送给了佛教徒，我选择修炼法轮大法。唯独剩下几尊铜佛，因为那是师父亲自给开光的。那是 93 年的春天，我包里放着几尊铜佛，送师父到北京去，在坐着面包车去火车站的路上，我请师父给铜佛开光，师父依次地把每尊铜佛都放在自己的大莲花手印中，不到二分钟就都开光了。我把开光的铜佛又放回包里，背在身上，当时就

感到包里发热，我的整个身体都感到热起来，可是从前这几尊铜佛在庙里也开光了，却没有这种感觉。

师父当年传法时很辛苦，到全国各地传法都是乘坐火车，每次师父风尘仆仆的从外地传法回来，我们就去接站，当火车驶进站台时，师父老远就伸出手与我们打招呼，下车后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无比，师父总是说：“看到你们很高兴”。几天后，师父又急急忙忙的走了，去传法轮大法，普度众生。我们就去送站，依依不舍，师父说：“你们每个人身后都有我的法身，好好修炼，我不会离开你们。”火车要开了，师父站在车门上，与我们挥手告别，火车缓缓的离开了站台，开出了车站，我们就开始期盼师父下一次回来。师父到国外去传法，我们就到飞机场去送师父，飞机起飞了，师父又走了，我们就又开始期盼着师父下一次回来，我们就这样一次的送走师父，又一次次的接回师父，直到 98 年 7 月 26 日，我们送走了师父，我们就又开始期盼师父下一次回来，我们一直期盼到今天……。

三、师父换车胎

94 年夏天，师父在外地传法办班，最后一天我老伴带车去接我们，师父答疑解法后，已经是 21 点了，我们同师父、师母和小师妹一起共十人，乘坐子弹头车回长春，因公路路面不好，又没有路灯，司机下公路去加油，不小心将车胎扎了，司机个很矮，长的象小孩似的，自己没有劲卸下轮胎，这时师父就动起手来换车胎，就看见师父轻松的卸下扎坏的车胎，又迅速的换上备用胎，然后师父拍了拍手，说好了上车吧，此时我急忙拿一瓶矿泉水，去给师父洗手，师父说：“你看我手这样一拍，就干净了，一点土都没有，一点都不会脏，不用洗。”这时我想起了一位同修和我说过话，她说：“你注意到没有，咱师父穿的衣服总也不脏，老是那么干净整洁，你看那白衬衫袖口和领口，总是那么干净，一点黑印都没有。这几年我看师父就穿那一双皮鞋，总象新的一样，也不沾土，……。”这就是我们的师父。我们同师父坐在一个小车里，感到无比的幸福美好，为了让师父好好休息休息，我们谁都没有打扰师父，只有我女儿怕小司机犯困，不时的小声和司机说着话。我们就这样静静的沐浴在师父的慈悲里，同师父一起回家。

1994 年 7 月 7 日上午，我陪师父去旅顺参观，我们到日俄战争遗址电岩炮台看旅顺口，这炮台位于旅顺港口东侧的山上可以看到旅顺口的外景。由于我当时刚刚得法，又陪同师父参观，心里特别兴奋，就站在这炮台的观察台上，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法——轮——功”，当时一道光柱冲天而起，这一声既空旷又深远，我惊奇的问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师父告诉我：这地方和北京天坛一样，能通另外空间，这里能通到四重天，北京天坛能通到七重天。今天我才明白，师父时刻都在点悟弟子，打开思路，突破空间，改变常人的观念。

然后，我们来到白玉山上，只见师尊一边走一边打着手印，师尊右手掌在轻轻的转动着，指尖对着左手掌心。不一会，师尊对我说：“这地方挺脏的。”当时我不知道师尊讲的是另外空间的情况，随口就说，这个地方不是古战场，山清水秀挺干净的。师尊说：“你往下看，这里有很多亡灵，大都是日本人，说他们回不去了，都跪在那里求我超度。“是呀，旅顺经历过多次战争，另外空间的亡灵不少，然而常人看不见。

我们本意是请师尊来旅顺参观缓解一下劳累，可是师尊一路上一直在点化弟子们认识另外空间，为旅顺净化另外空间，而且还在超度着历史上战争遗落的亡灵，救度三界各层空间的生命，师尊确实太辛苦了！

旅顺最南端的老铁山是黄、渤二海的交界处，只见师尊站在崖边的平台上，面向黄海海面，右手掌心向上，手指轻轻的往上引导，慢慢将一个亮晶晶的光球托起在右手上，过了一会儿，师尊又轻轻的将其送入海中，回过身来对我说，“没想到旅顺有这么好的地方。”然后我在灯塔上空看见一个高大的飞行物，形状很特殊，很大的翅膀，又大又圆的头，是在世间从未见过的动物，看了没有凶猛恐惧之感，反倒有一种安全感，我问师尊是什么，师尊平静的说，“那是我的护法。”我又兴奋的问，“那边天空站着的高高大大的是谁？”师尊祥和的告诉我，“那是我的法身。”有的学员还将空中的神迹景象拍摄了下来。

在这儿，师尊还看到了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率军登陆的地方。这时，黄海的一条黄龙，渤海的一条灰色龙也在欢腾着，不时的撒着吉祥的露珠。这时一位老学员对我说：师父告诉我，海底也有人炼功。后来得知，海底那些人是外星来的，能量很大，师尊怕他们干

高，长的挺清瘦。”我们都很惊讶，百年前的场景和人物，师尊怎么了如指掌。事后，我再次带着疑惑访专家学者，查史料，结果许多史料和照片都证实师尊所言非常准确。后来我终于明白，师尊哪里是来参观哪，明明是在点悟弟子们，“佛法可以为人类洞彻无量无际的世界”，师尊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唤醒人们觉悟，引导弟子得法提高，挽救众生于危难之中。

2、师父帮助我破除无神论的后天观念

一位学员说：长期以来，唯物论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以及对宗教信仰的否定批判，使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佛等高级生命存在。实际上，这已经成了我修炼的严重障碍。师父看的很清楚，为了破除我的无神论的后天观念，师父多次为我展现另外空间的景象和一些神奇现象。

记得师父在大连办第一期传法班结束后，在我送师父去锦州的路上，师父对我说，其实神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人，但人看神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当车开到瓦房店时，路两旁是山，师父指着旁边的山上让我看，只见一些古装打扮的一米左右高的人，我问，“这些人是谁？”师父说这是当地的土地神，一方土地一方神。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师父说，“他们就象人世间的居民组长一样，各管一片。”其实，浩瀚的宇宙并不是我们人这一个空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空间，其它空间也到处都是生命，只是人看不见，而且许多其它空间的生命都是更高级的生命，也就是古人说的佛、道、神。这件事对我原有的无神论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3、师尊一路上点化弟子认识另外空间

师父在大连办的第一期班时，一天，我们几位学员在一起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有的人看到录像上莲花瓣在跳动，一跳一跳的特别好看，但我看不见，很着急。这时，师父走进来了，大家跟师父讲了自己看到的情景。我说：“师父，我怎么看不见呢？”师父亲切的安慰我说：“看不见不要紧，现在我让你看看。”师父顺手从桌子上拿一个西红柿在两手中捂了一下，放在一个饮料罐上，这时在西红柿上就出现一个不大的小婴孩，他一跳一跳的真好看，小婴孩头上还有一股绿色的光束，直通天顶，其实，这小婴孩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师父特意给我们展现在这个空间了。

武汉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

【明慧网 2004 年 8 月 12 日】法轮大法 1992 年开传，师父曾经三到武汉，亲自办了五次讲法传功班，武汉许多有幸亲聆师父教诲的学员。每当回忆起那段可喜的日子，就感到无比的幸福、殊胜、美妙……以下是部分学员亲身经历的一些小故事。希望有更多学员写出自身经历的故事，见证师父和法轮大法的无上伟大。

1、师父第二次来武汉办班时，老张带着只有几岁的小孙子去参加学习班。她的小孙子生下来就是对眼（斜鸡眼），不好看。小孙子怕生，又不爱说话。临出门前，老张嘱咐小孙子：见到师父要有礼貌。离办学习班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时，小孙子突然挣开老张牵着的手，飞快的往礼堂门前跑去；这时师父正好从小车中下来，他跑到师父跟前，喊了声“李爷爷”。师父慈祥的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从此，小孙子的眼睛正常了，不对视了，天目也开了，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小弟子。

2、武汉有个 70 多岁的婆婆，背部脊骨严重损伤并错位，成了个罗锅，经常痛不欲生。她在民国时就是一个护士，但对自己的病却毫无办法。她参加学习班的目地，就是想请师父动手给她治病。师父在讲法中说：“……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我不会动手治的……”（《转法轮》80 页）。她开始感到有些失望，但还是学法、炼功了，慢慢的放下了这个心。还在参加学习班的那几天里，一次她和同修在公园炼功，突然背部剧烈疼痛，使她昏了过去。同修赶快把她送回家。她躺在床上，这时看见师父法身带着一个弟子来到她的跟前，师父的法身叫弟子把她扛起来，倒了过来，放到床上。她看到师父法身在给她调整身体，一阵疼痛过后，只听到“卡拉”一声，错位的脊骨被扶正了，顿时一身轻松。第二天到公园炼功，同修们摸她的背，鼓包没有了。她从此背也直了，再也没痛过了。

3、师父在武汉办班期间，有一次带了几个弟子来到武汉汉阳归元寺。在寺庙里师父一直在清理那些狐、黄、白、柳。这时，随去的一个弟子的小孩子天目看到庙里跪满了和尚，对着师父磕头。我们学法后，悟到是师父救了那些和尚。师父在讲法中讲过：“有些庙里的和尚，很多都是修不成的。没修成，主要是有很多执著心

没去，不知道如何修，不得法。有的人以为念经就能修成佛呢，放不下常人的心，他就修不成。可是他又一心向佛，所以他死了以后他也在庙里转来转去，也跟着修，就是这样式的。说他是鬼吧不是鬼，说他是和尚吧他不是人。”（《转法轮（卷二）》2-3 页）

4、武汉学员方云（化名）跟随师父去过很多地方。一次去湖北武当山，当车行驶到山门口时，方云看到满山都是神人摆成一个个方阵，里面站的人金光闪闪，古代人的装束，头戴金盔、身穿金甲，一个特别高大的佛站在最前面，所有的人都朝着师父做着同一个动作。小方问师父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师父说是表示欢迎。

5、方云还跟随师父去过四川乐山。当坐船快到乐山大佛前时，小方和另一同修看到乐山大佛哭了。小方就说：师父，他看到您哭了。等船走过乐山大佛后，师父说，小方你来看。小方回头一看，只见乐山大佛笑了。当时曾有一个同行学员问师父：乐山大佛为什么流泪？师父说，乐山大佛在向师父诉说现在世人不知道敬佛（乐山大佛现在成了旅游景点，世人在大佛身上游逛），在为世人担忧。事后有同修悟到：大佛之所以笑了，是因为他看到师父在人间传法，世人有救了。

6、师父在武汉传法教功时，某学员全家人曾和师父一起去武当山。在途中，学员一岁多一点的女儿在车上又哭又吐、非常难受。这时，师父就将一岁多的女孩接过来抱在怀中，小孩不哭不吐了，舒服了，笑了。可师父却吐了。学员悟到：师父为这小孩承受了业力。

7、94 年，武汉一学员在北京一位素昧平生同修的帮助下，带着患有严重肾结石的小孩去哈尔滨参加学习班。途中，在一个旅社里，小孩已经睡下了，这位学员睡不着，她借着从门窗射进来的微弱灯光，看《中国法轮功》一书。这时，她身边熟睡的孩子双手慢慢的抬起，在做“头前抱轮”的炼功动作。她没有惊奇，好象明白了什么。在哈尔滨，听完师父讲的第一堂课，小孩拉着她的手说：我们到那去看师父。于是她们绕道跑到前台，师父经过她们身边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小孩边笑边跳着拍手，师父看到这小孩，也笑了。晚上乘车回旅社时，小孩突然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我的脚麻了，好痛，站不住。小孩直往下蹬，她赶紧将小孩抱起来，过一会就没事了。第二天听课，师父讲：“从昨天开始听完课之后，

来第一次经历这么神奇的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会相信。

2、海浪翻滚中呈现一条笔直大道

师父在锦州办班时，一天，我们几个学员陪同师父去参观笔架山，因为山上有庙。笔架山位于海中，落潮时，车可以开过去，涨潮时，就只能坐船去了。我们去时正是涨潮，海浪还很大。我们上了一只小快艇，艇小浪大，我想：“我会游泳，如果有情况我可以救他们。”所以我就坐在小艇的边上，师父知道我的这一想法，就会意的看着我乐，好象是肯定我这一念还挺好。当小船开起来时，师父指着前面对我说：“你往前看。”我一看，大吃一惊，船正前方的海面怎么出现一道沟，船两边的海水浪花翻滚，比船高很多，可是船正前方的水面呈现一条笔直的大道，就象无风的湖面一样平静，就这样快艇平稳的开到目的地。

六、师父帮助弟子改变人的观念

一些学员回忆师父参观旅顺古迹的情景——

1、师父什么都知道

1994 年 7 月 7 日师父来到旅顺黄金山下唐朝古迹——鸿胪井旧址。当时担任导游的是一位老旅顺人（大法学员），他很认真的向师父介绍说，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唐朝开元二年（公元 713 年）鸿胪大夫崔忻出使途中在黄金山下挖的两口水井，其中一眼井已被埋没，不知位置，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石碑下面的这眼井。有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时一条害人的蛟龙被锁在这井里，并在井盖上写着“要想金井开，除非原人来”，这个“原人”指的就是大禹。师尊是第一次来旅顺，听这位学员介绍后，往石碑的右后方走了几步，停下来，用手指着下面说，“那口井不在石碑下面，而是在这里。”在场的人都非常吃惊，1300 多年的时空距离师尊怎么知道唐朝的事呢？事后我带着疑惑请教了旅顺历史博物馆的老学者，他证实，据史料记载，此井位置确如师尊所言，不在现在的石碑下。

我们陪师尊参观旅顺日俄战争遗址——东鸡冠山北堡垒。当时，一大法学员做导游，他详尽的向师尊讲述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时的情景，介绍在一块石碑下是当年俄军旅顺要塞陆上防御司令某某少将的阵亡之处。师尊告诉他，这个少将的阵亡处不在这石碑下，而是在石碑后面的坑道废墟处，并用手指着那废墟说，“他个子不

一位学员讲了师父来大连第三次传法后离开时发生的一件事。他说：1994年12月30日，师父在大连体育馆作讲法报告，有6000人参加，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场讲法报告会。第二天，我们几位学员到机场送师父。当时，师父正准备办理登机手续，这时，有一位学员领着一个小孩匆匆的赶来，想见师父。师父发现了特意走过来，与他们相见。孩子表面上看有些痴呆，神志不清，好象精神上有毛病，前额还有一个小红点。师父看了看孩子，然后在他头上摸了摸，结果孩子眼神变了，嘴也正了，前额的小红点也不见了，完全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看上去还很机灵。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奇，都说真神了！

五、大法的神奇令人惊叹

这是一位学员的回忆——

1、大雨只在我们车后面下

师父在大连的第一期传法班结束后，于1994年4月4日我们送师父去锦州，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到达营口，这时天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我们找个饭店准备吃早餐。遇到这么大的雨，我有些犯难，想等雨停再走。我的想法师父知道，问我：“怎么了？”我感到为难的说：“师父，您看看这天，还能走吗？”可是，原定锦州当天就要开班，传大法怎么能让雨给影响了呢？师父想了想对我说，“好吧，那咱们就不让它下。”我当时一愣，很不以为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师父是谁，以为师父就是一位一般的气功师）。当时师父没说什么，站在饭店门口好象在对天说话。

在同师父一起吃早饭时，我问师父：“师父，雨怎么还在下呢？”师父说：“嗯，一会儿就不下了。”饭后，雨就开始小了，逐渐成了毛毛雨。上车后我又问师父：“师父，雨什么时候不下呀？”师父说：“跑一公里以后。”我心想，就看现在的情况，再跑三十公里雨能停下来就不错了。可是事实让我惊讶了，车果然跑了一公里，前面的天就晴了，可是在车后面仍然是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这时我心里真服了，对师父说：“师父，您真神了，您说不让它下，它就不下了。”师父指着前面让我看：“你看，那不是云彩吗？白色的是渤海的一条龙，黄色的是黄海的一条龙。这两条龙正在值班，本来定下今天下雨，完全不让下，这两条龙回去没法交代，就犯错误了，那怎么办？只好折中一下，让它在咱们车后面下吧。”这是我有生以

我们很多人感到一身轻。但是极少数病重的人先行了，昨天开始难受了。”（《转法轮》78页）她一听就明白过来了，小孩昨天难受是在消业。参加班后，小孩的重病就没了。……

师父在武汉传法时的许许多多故事在流传着，激励着大法弟子在证实法的路上更加精進。我们要更加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决不辜负师父的无上慈悲和浩荡佛恩。

回忆师尊在哈尔滨传法的日子

文 / 哈尔滨市大法弟子

【明慧网2005年8月6日】虽已过去十一个年头，但脑海中时常想起师尊亲临哈尔滨传功讲法的那段不平凡的日子。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师尊在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飞驰冰球馆传功讲法。因冬季将在此召开亚冬运动会，体育馆北侧已拆除，正在紧张扩建，所以用五彩布将施工场面遮挡住。师尊讲法的讲台都是后来搭建的，灯光和麦克风是临时拉的电线。来自长春、北京、延吉等全国各地来得法的学员和本省本市的学员一共四千五百余人，场内座无虚席。当时气功承办部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准备工作不是很充分。

师尊为了大家能听清楚讲法，让工作人员一定要把音量调整好，记得当时的场面很嘈杂，当大家听到师尊的呼唤全场立刻静下来，所有的目光“唰”一起投向师父。师父拿着话筒询问每个角落，“喂，喂，你们那里能听清我的讲话吗？”每个角落几乎所有的人都踊跃的告诉师父：我们能听清楚师父的讲话。每每回忆起体育馆内那众生期盼敬仰的氛围，至今仍难以忘怀。

哈尔滨市8月的天气异常炎热，讲法几天之后，场内工作人员看见师父讲法很辛苦，担心师父热着，就把讲台上用于照明、摄像的几个灯往后拉，变换一下角度，以免灯光直射在师尊的脸上和身上，因一部份余光照射到后面部份学员的身上和脸上，有的人嫌热，怕刺眼不同意，会场有点乱。师尊为了让大家能听好法说：“把灯往前集中，都冲着我来。”四盏碘钨灯离师父更近了，光一下子都聚集在师尊身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体育馆内静静的……接着师尊又开始讲法了，大家听得非常清楚，我觉得那天听

法的效果最好。

记得讲法期间一天上午，我们要和师尊一同去松花江太阳岛。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我们早早来到林苑宾馆（师尊讲法期间住在道里区田地街林苑宾馆，每当经过这里就想起了师尊），看见师尊在宾馆门前微笑着等候大家。游太阳岛时师尊一直走在最前面，大家紧跟其后，一路上遇到很多全国各地的学员，都要和师尊合影留念，师尊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们来到“水阁云天”门前，和师尊合影留下这难忘的时刻。

我记得师尊曾经在太阳湖的岸边走过，师尊带领我们来到“水阁云天”二楼，师尊在喷泉旁驻足观赏，在林荫间的小路上漫步。我清晰的记得师尊在太阳岛上，面向远方眺望，然后说：“法轮功将会像滚雪球似的，修炼的人会越来越多。”师尊又转回身语重心长的说：“当年释迦牟尼传法时只是度一些人，而我们今天做这件事不只是度一批人，我们还要救人。”又说：“历史上许多预言家都预言到今天有一件大事出现。”记得那天我无心浏览太阳岛美丽的风光，只觉得能和师尊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也是哈尔滨大法弟子最难忘的。师父这一番话其中的深远意义和内涵我当时理解的很肤浅。学习班最后一天结束前，师尊站在麦克风前神圣而庄严的将“法轮旗”交给了我们。从那时起，哈尔滨的大法弟子牢记师尊的教导洪传大法和组织炼功学法点，一直努力的去做。

虽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师尊，可是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师尊为我们做了许许多多，承受了许许多多，我们有的时候做不好这，做不好那。摔了跤，是师尊把我们一个个拉起来，一直在往前推，弟子无论怎样报答都报答不了……

六年来江氏集团污辱师尊，迫害大法，其实质是毁掉众生。黑龙江的大法弟子以及仍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始终对师尊、对大法坚信与坚定，一直努力的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正法进程中兑现着自己的史前大愿。经过十一年的锤炼，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更加成熟。

而在六年的正法中，我才逐渐的明白师父的教导其中真正的意义和内涵。

“你吃吧。”师父给的我得吃呀，结果也吃下去了，从此以后，我也能吃肉了，但并不执著。其实，作为修炼人，对世间的一切东西，既不要有任何固有的观念，也不执著于它，有什么吃什么，能填饱肚子就行，没有人心的执著，吃什么都可以。过去以为吃肉是个执著，对肉有反感而根本就不吃，其实也是一颗人心。不带任何人的观念，随其自然，才是修炼人的状态。

四、幸运的孩子

1、师父给万里之外的法国孩子调整身体

1994年7月，师父在大连办第二期传法班时，我看到师父给身在万里之外的一个法国小孩调整身体的不可思议的神奇事。当时法国一个小孩得一种病，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整天躺在床上，就象植物人一样。全家为治好他的病到处寻医，均无办法。后来到教堂祈祷，请求主的帮助，神告诉他们，这孩子的病他也没有办法，只有正在中国传的法轮功能治。于是，孩子的爷爷和父亲不远万里来到北京，四处打听法轮功，有人告诉他们，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大师现在正在大连传法。他们又马上赶到大连，找到了李老师。

首先，他们向李老师讲述了孩子的病情和症状，师父问他们是否带来孩子的照片，说没带来。这时，师父让他们想一下孩子的形像，他们一想，师父马上就知道了孩子的各种信息。这时就看师父在桌子旁用双手在空中划出一个孩子的形像，然后就象拔丝一样的动作，用手从划出的孩子身上往出抽，抽一下就用双手将其掰碎，然后再抽再掰，经过几次之后，师父停下来，告诉两个法国人：“孩子好了，没事了。”当时没有手机，无法与法国家人联系，他们回到住处后，打了电话，家人说：“你们怎么才来电话，今天早上八点左右，只见一道金光从外面进来直射到孩子身上，不一会儿，孩子就睁开了眼，说‘妈妈，怎么了？’接着孩子又会动了，并能下地走了。”孩子的妈妈非常高兴。得知孩子立刻痊愈的消息，两位法国人惊喜万分，一再向师父表示感谢，并同师父一起照了像。照像时，他们信奉的神在墙上也显现了出来。这件事再次使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和无所不能的神通。

2、痴呆的孩子立刻变正常了

师父慈悲 挥手间痴儿换新颜

2、师父关心晕车的学员

一位学员讲了她参加 94 年 6 月成都班的几件事：

一天师父到住处看我们大连学员，谈话中把两手放到头后然后往两侧一拉，问：“看见什么了？”我们说只看见一道红光，师父告诉我们，“你们回去要好好修，你们的元婴都多大了，好好修吧。”一天，我们同师父一起乘车外出，天下小雨，道路泥泞，车被淋的很脏，当车停时只见师父先下了车，亲自去擦车窗和车身的泥水。学习班结束将离开成都时，我们同师父依依不舍的告别。师父出来给我们打车，师父知道有一学员晕车，车开前，师父对着车转法轮，给学员调整身体。师父对弟子就象自己的孩子一样真是无微不至！件件小事都深深的打动着弟子的心，充分体现了师父的慈悲和对众生的关爱。

3、此后我的心脏病再没犯过

一位学员回忆说：师父第一次来大连传法时，我同师父谈到了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我浑身上下全是病，什么风湿性心脏病、颈椎病……等等，我已经死过去好几次了。”师父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不一会，师父起身从我身后经过时，对着我在空中抓了一把，就出去了。回来后，师父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感觉，就是腿有点热乎乎的。”此后，我的心脏病再没犯过，再没吃过一粒药。

后来在 6 月份的成都班上，师父见我还亲切的问，“好了吗？”我感激的说“好了”。师父当时还鼓励我：“你的悟性还挺好。”在成都班期间的一个下午，师父亲自在前面教功时，好象有人在我的颈部“啪”的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并没有人，我立刻明白这是师父的法身在给我调整身体，从此我的颈椎病再没犯过。我从原来的全身都是病到无病一身轻，这是师父的慈悲救度，帮我净化的结果，我亲身感受到佛恩给我的幸福，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给我带来的美好。

4、师父帮助我去不吃肉的执著心

一位学员说：我从小不吃肉，长期形成一种观念，不能吃肉，很长时间没有认识到这也是人的观念。有一次到北京，师父特意请我们吃烤鸭，我坐在那里心里犯嘀咕，不想吃。师父知道我在想什么，为了去我的这一人心，师父亲自用饼给我卷了鸭肉递给我，说：

回忆师尊在郑州传法的日子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4 日】1994 年 6 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郑州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这是师父在河南省唯一举办的传法学习班，我能够参加，深感三生有幸。

记得是在师父讲法的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师父为了方便上班的人，也为了节约学员的开支，就把第二堂课和第三堂课放在这天下午一起讲了。学习班原定在郑州市体育馆举行，因为体育馆有比赛，前两天学习班就临时在附近的一个简陋的体育场举行。

这天下午我们进去的时候天气还非常晴朗，当师父把第三讲讲到有 1 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忽然一阵黑风吹来，把体育场两头的大门吹的洞开，电也断了，体育场一片漆黑。四周的窗户被吹的乒乒乓乓直响，风和雨卷着冰雹、尘土穿过窗户打到学员们身上，顶棚被砸的咚咚响，雨水顺着缝隙往下流，讲法被迫中断。这时候只见师父坐在讲法的桌子上，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又坐到讲法的位置上，抓起旁边的一瓶矿泉水，一口气喝完（师父平时讲法是从不喝水的），然后象在接雨水似一动一动的在接着什么，之后就把瓶盖盖上了。大约过了 4、5 分钟，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就象拉大幕似的，阳光从西拉到东，体育场一下子就亮了起来，红彤彤的太阳把金灿灿的阳光通过洞开的大门照进了体育场，场内的电灯也从新亮了起来。见此情景，体育场内掌声雷动。师父笑了笑说：“别看它来头很大，其实我都不愿意用手去抓它，我用瓶子把它装起来。”之后，又接着讲法。回去的时候，学员们纷纷说，今天让我们看了一场神话故事。

有一天，师父正在讲法，郑州市政府的两个官员走进体育馆，站在门口，慌的郑州市气功协会的秘书长赶忙从台上跑下去迎接。那两个人以为师父也会下来给他们打招呼的，可师父看了他们一眼，就又接着讲法了。他们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后来我才体会到师父是在给我们留下一条最正的修炼道路。

这次学习班有二、三千人参加，可河南籍的只有二百多人。到学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师父在接见郑州地区学员时讲到：没想到中原来的学员这么少，你们都是种子。后来的日子里，我们都把自

己当作大法的一粒种子，努力让大法在中原地区发扬光大。

我亲眼见到的师父

文/湖北省农村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4 年 5 月 8 日】我是一个农村庄稼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一生中能有幸的参加李洪志老师亲自传功讲法的学习班。

我家住在湖北省一个偏僻的小村里，没上完小学就和泥巴打交道，干起了农活。后来经人介绍学起了禅宗法门，由于没有法，只知盘腿打坐，修来修去，稀里糊涂的修了 18 年，也没什么长进。但总觉得天地之大，茫茫人海之中，总能待到明师出现。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1994 年上半年的一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朋友讲，法轮功李洪志老师在近期去广州传功讲法，这是真正的佛法，是最后一个传法班。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我一定要搭上这班车。顿时二话没说，回家带了点钱，拿上两件换洗衣服就上路了。

到了广州传法班，因是师父最后一次传功讲法，全国各地来的同修很多，有东北的，有北京的，有新疆的，有武汉的……礼堂内上下坐满了人，门外走廊也站了许多人，我一看少说也有三千多。别看人多，每次师父讲法，台下总是鸦雀无声。只听师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犹如久旱逢甘露，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尊在讲法中明确指出，要想长功就必须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修心重德。在师父传功讲法的这段日子里，我亲眼看到师父总为学员和主办单位着想，总象慈父般的对待每位学员和所有在场的人，总不迟到或随意延长时间，有时需要延长，也征求主办单位意见，和学员一样吃普通饭菜，住普通房间。我庆幸我得到了高德大法，我肯定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明师。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

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广州传法班结束那天，师父与学员集体照相留念，我见到在场多是城里人，就我一个庄稼汉，就有了自卑感，排队照相时就往后闪。哪知师父虽隔着老远距离就象看透了我的心似的，照完像一下来，师父就走到我身边，慈父般的第一个

坚定信念。后来，在陪同师父参观时，我曾向师父表示歉意，我说，“这里路过我家已经很近了，也没请师父到我家坐坐，因为我家太小，很脏乱。”师父当时并没说什么，只是看看我，这时好象一个意念打入我心：“这里哪是你的家呀，你真正的家是非常美好的。”于是我心中一亮，好象看到了我未来美好的家园。

和师尊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象孩子一样，什么都讲，什么都问，无论什么问题，师尊都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无论什么难事，师尊都能给我解开，我深深的感到师尊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师尊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

一晃又是多年未见师尊了，可是我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事，依然是在心里跟师尊讲或对着师尊的照片问，师尊依然能给我解答；遇到魔难，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更加真切的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和大法的法力无边。

三、师父的关怀

说到师父对弟子的关怀和照顾，大连弟子有说不完的话。

1、师父知道我家的情况

一位学员回忆——

在师父来大连办第二期传法班时我是工作人员。一天，在讲法休息时，师父亲切的问我：“怎么样，生活有困难吗？”我当时一愣，心里纳闷，师父怎么知道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呢？我告诉师父，“没有。”师父接着问：“能行吗？”我说“能行。”这时我已经眼含热泪了，师父又亲切的对我说：“够吃够用就可以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太大了，我知道这既是对我的深切关怀，又是指导我修炼的重要法理。师父在告诉我：修炼人不是为了当人，要修出世间，成为觉者，返本归真，在世间只是小住几日，对世间的一切都要看淡，不能执著。“够吃够用就可以了”，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心中，一方面使我面对困难心不动，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同时也一直指导我精進实修，放下执著。“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洪吟》）师父的这一重要法理一直在指导我走在神的路上。

回忆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里，师父总是面带微笑，无论做什么总是为弟子考虑，师父的话总是打动人心，说话的语气又总是那么亲切和蔼，在师父身边感受到的总是慈悲、祥和与温暖。

1994年3月27日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礼堂开班了，大约有500多人听法。第一天，我坐在后排，虽然看不清师尊，但师尊讲的高深法理一下就入我心里，我情不自禁的流着热泪，整个身心沐浴在佛法的慈悲之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清新玄妙，当时还感觉右手背血管里有一个东西被抓了出去，身体得到了净化。

第二天，我坐在前面第二排，准备好录音机等着听课，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师尊已经在讲台上了，这时我猛的一惊，这不是我在安丘见到的大佛吗，这是多少年的寻找，多少代的期盼呀！热泪夺眶而出，边听法边流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下课后，我激动的向师父奔去，心里反复喊着：“师父，我可找到您了！”当时师父正在同外地来大连跟班的老弟子谈话，我冒冒失失的拨开人群来到师父身旁，当时还不知道佛家的合十礼，就伸出手说：“师父，您好”。师尊打量了我一眼，伸出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望着师父，有一种被定住了几个世纪的感觉，等回过神来后，我二话没说，拨开人群就跑出了礼堂，向着天空和大地喊：“我找到师父了！我见到真佛了！”多年来佛缘一直牵着我的心，师尊一直在指引着我走入大法修炼。

二、大法展现的美好令人神往

一位学员在大连第一期传法班上，听师父讲法时，看到了许多美妙壮丽的景象，当时满天的天兵天将，还有象韦驮菩萨那样打扮的许多护法神，这位学员激动兴奋，当时流出了幸福的眼泪。以下是这位学员回忆——

师尊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

师父讲法深入浅出，博大精深。过去我曾看过一些经书，也练过一些其它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刻的法理。关于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关于法无定法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关于生命的来源，关于修炼心性和生命境界提高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法理。其它的功法从来没有把人和人生讲的这样明白，更没有把生命和宇宙讲的如此深刻，师父讲的话句句是天机，使我心灵震撼，师父讲的理字字是天理，直接打入我的心灵深处。这样一部高德大法绝不是其它气功和修炼法门能够同日而语的。

听了师父的讲法，使我心里变亮，心胸开阔，生命越来越大，境界越来越高，真是神奇的功法呀，从而增强了我在大法中修炼的

与我握手，慈祥的说：“我知道你是农村来的，大老远来为得法……”

（以下的话由于当时只顾高兴没听清。）师父的手，暖融融的。握着师父的手，登时就觉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当时我只觉得我遇到世外高人了，师父太神了。我学禅宗学了18年，还不知道灌顶是个什么滋味。这下我对师父、对大法更信了。我的心为终于找到明师而高兴，更为师尊那洪大的慈悲和平易近人所震撼。每当忆起师父这感人的一件件往事，端详着和师尊留影的照片，泣不成声。正是凭着对师尊、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后来我和广大同修们一样，跟着师父走过了这几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

回忆师尊在齐齐哈尔讲法的日子

【明慧网2004年11月29日】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师尊来到齐齐哈尔举办了讲法学习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学习班，在学习班举办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感人事情，在此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写出来与同修分享。

我在学习班上见到师父后心情特别激动，虽然以前未接触过气功，见到师父后我决定一定要学这个功法，当时的心情用语言无法表达出来。在办班过程中我们知道中国气功科研会要在齐市做一场报告会，觉得法轮功法好，特邀请师父一起来齐市，这期间师父刚举办完学习班，原定是回长春。师父放弃了休息时间来到齐市，师父在讲课当中讲到由于齐市在原定日程中没有安排，师父是临时决定来的，因为马上要到北京举办学习班，北京学习班日程已经定下来了，所以齐市这期班只能举办七天了，这已经不能再少了，师父还讲到：“我在来齐齐哈尔之前打出许多法轮找那些有缘人，大家来了就是缘份，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珍惜这次机会。”

在第一天讲法结束后，天突然下起雨，大家都没带雨具，集中在门口避雨，场面显得比较乱。这时师父走了出来，大家看到师父后安静下来，师父面带笑容看了看天对大家说：“雨马上就停了，大家不要着急，放心走吧。”随即雨慢慢小了，停下来了。这时有位学员叫了辆出租车要送师父回住处，可师父却坚持不肯坐，对这位学员说“不用客气了，你心情我知道了，不必浪费了。”然后师父一人独自步行回到住处。

七天的讲法学习班很快结束了，因为北京学习班日期已确定，师父要连夜赶回北京，学员们自发的赶到车站送师父，我和另一位同修见到师父后，师父亲切的说：这么晚了，天下着雨你们怎么还来了。并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我们俩都非常感动，其实我们觉得作为弟子是不该和师父握手的。师父随即告诉身边的弟子去买站台票，因为我俩当时身着警察制服，凭工作证件进出车站根本不用买票，可师父还是让身边弟子给我们买了站台票。我们都知道师父办班收费是最低的，且全国各地传法都有不少的支出，师父却掏钱给我们买票，我们心里很不好受。我们深知师父教给我们的是如何做一个修炼人，如何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以身作则为我们做着榜样。记得师父当时还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年轻，一定要好好修炼下去，现在你们还觉不出大法的珍贵，两三年后你们便会知道了。”

列车进站了，我们才发现师父每到一地传法，身边都带着大法书籍资料。这些都是由师父和身边弟子背着全国各地走，装资料的背包我们年轻弟子背着都觉得吃力，而师父带着身边弟子却常年要背着这些资料去全国各地传法，其间的舟车辗转和辛苦劳顿可想而知。

列车徐徐开走，师父一直在向我们挥手。望着远去的火车，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师父慈悲 挥手間痴儿换新颜

【明慧网 2004 年 10 月 4 日】1994 年 12 月 31 日，个别大法学员得知师父将乘飞机离开大连，便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工作人员，就带着 7、8 岁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候机厅里去等候师父。

孩子的母亲给男孩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以示喜庆。师父看到后，在孩子的头上轻轻的摸了一下，孩子就不傻笑了，眼神也正常了。从此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额头上的红点当时非常神奇的变成了白点。许多学员现场亲睹了师父慈悲救度小朋友的场景。有大法学员现场拍下了这珍贵镜头，今附照片二张以见证这一历史。

记得中学时作过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在久远年代，我曾跟随一位穿黄袍的师父。场景非常清晰，给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于是，1980 年以后我曾山南海北拜访名山寺院，寻找师父，但一直未能如愿。

1993 年 10 月我到山东安丘出差，一天中午，在宾馆客房中，我看见一道银亮的白光奔我而来，并射向我的前额，当时就感到我被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往前拉着，眼前的一切都在飞速的向后移动。这时我又突然看到一位慈悲祥和的佛，我被眼前的真实情景惊呆了，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佛存在呀！当时，我带着惊奇和疑惑跑出去打长途，问我熟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都告诉我，见到佛是好事，信佛如佛在。

这次亲眼见佛对我头脑中的“无神论”和“封建迷信”等后天观念是一次大扫除。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的读佛教经书，还背《道德经》。在气功高潮中我还到不少气功班去寻找，但都失望而归。奇怪的是，无论我参加哪个气功班，总有一位大佛在我身旁，佛很大很大，我只能看到佛脸的一部份。现在看来，当时是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我这个迷途中的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得法回归真的历尽千辛。

1994 年过年前，我的一位同学从北京来看我，他非常兴奋的向我介绍法轮功，他说北京现在法轮功可火了，已经连续办十几个班了，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李洪志大师真的很神。他曾在北京戒台寺为师尊拍摄教功录像，当拍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时，风刮的特别大，很粗的松树都被刮的直摇晃。他为难的说：“风太大了，没法拍。”师尊平静地说：“你把机器调好告诉我，我把风给定住。”他当时听后心里还念叨：“这么大的风，怎么能定住。”这时他快速调好机器，马上说：“李大师，机器调好了。”就在他话一出口的同时，师父周围的风就被定住了，连头发都没吹起来，而外围的风依然很大，松树还在摇晃着。当拍到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三脚架偏了，镜头未能对准师尊，他心想大师能往右一点就好了。他只这样一想，只见正在打坐的师尊飘了起来，自动往右移了一点，就好象有人在身后托起来推他一样。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感到这位大师非同一般，真神了。现在看来，这位同学特意来大连向我介绍师尊和法轮功，实际上是师尊通过他来让我了解大法，从而步入大法修炼。

合十。

还有一件事在长春老百姓中影响很大，那是在九三年十二月，当时师父正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他家所在的那栋楼发生了一场火灾。那是一栋四层的楼房，师父家住在四楼的中间，起火的一家正是师父家的隔壁邻居。师父家两边的邻居都被烧了，处在中间的师父家却安然无恙，只是在救火时水把家里的东西淋湿了。救火的人进去一看发现书架上有佛的塑像，墙上有菩萨画像（那都是师父自己制作的），救火的人就出去到处说，那家供佛、菩萨的人家有佛保佑，没遭到火灾。现在想来这肯定是旧势力的干扰，但被师父排除了。

正是：“千辛万苦十五秋 谁知正法苦与愁 只为众生能得救 不出洪微不罢休”（《洪吟（二）·难》），师父太辛苦了。

大法洪传展辉煌 佛恩浩荡救众生

—— 回忆师尊十二年前在大连传法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8 日】2006 年 3 月是师尊到大连传法十二周年，我们一些老学员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了师尊当年来大连传法的珍贵时刻。当年我们亲自聆听了师尊的谆谆教诲，亲眼目睹了师尊的风尘辛劳，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玄奥神奇，深深感受到师尊的洪大慈悲。

一、师父指引我们走上大法修炼之路

“寻师几十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洪吟·缘归圣果》）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得法修炼的特殊经历，看似偶然，实则缘份所致，都是在师父的指引下走入大法修炼的，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哪。一位学员谈到她入道得法——

佛缘一直牵着我

从我懂事时起，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往脑子里灌的全是唯物论和无神论，还用“精神鸦片”、“封建迷信”等帽子来批判宗教信仰，阻止人们正信。然而，无神论的宣传和邪灵的破坏不可能割断生命与上界的连系，也不可能抹杀人们的亘古佛缘和千万年的等待。



记师父郴州传法的感人故事

文 / 湖南郴州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5 月 13 日】2006 年 5 月 13 日就要来临，在这个众生欢呼，沐浴佛恩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想念师父。多么希望师父能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

我是 95 年 5 月得法的老弟子，身为郴州人很遗憾没有缘份参加师父 1994 年 7 月 15～18 日在郴州举办的学习班，但幸运的是我开始炼功的那个点上，有几位面授班的工作人员，所以非常荣幸的听到了一些有关师父在郴州传法的感人故事。

（一）师父真的来了郴州

自从 92 年 5 月师父传法以来，各地邀请师父办班的越来越多，师父安排在中国大陆只办班两年。因为忙不过来，中后期师父决定不再接受中小城市的邀请，当时郴州是湖南省的一个地区，几年以后才改为市，师父来郴州办班真是一个特例。师父亲临此地，真是郴州人的福气啊！怪不得郴州史称“天下第十八福地”。

据说师父当时实在没有时间来，因为广州开班的时间、场地都已经订好了；湖南省气功协会因为预备收取学员的费用太高，而达不到师父要求的低收费标准，刚刚作罢；郴州气功协会不气馁，一次又一次的诚恳邀请，很多人得知消息都报名预订了门票。师父慈悲，百忙之中还是抽空来到郴州举办为期四天的学习班。九天的课四天就要上完，每晚都要补课，在这炎热的夏季，师父的艰辛可想而知。

（二）师父不知道饿了

因为时间极其紧迫，工作人员老王负责为师父送饭。奇怪的是送去的饭，师父并没有吃，师父有时只吃一个香蕉。师父对老王说，

你们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不要为我送饭了。师父真的不知道饿了。

（三）切开的西瓜几天不坏

郴州的夏天温度很高，有时高达 42~43 摄氏度。有个学员买了一个大西瓜给师父解渴。工作人员把西瓜切开成很多块，可是当时大家没记着吃西瓜，切好的西瓜就一直摆在师父的房间里。学习班快结束的一个晚上，师父请大家吃西瓜，西瓜如同刚切开的时候那样新鲜。师父住的简陋平房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真是神奇！

（四）雨淋不着师父

一天上完课，工作人员老武送师父到另一个地方去，天还在下着雨，老武就向一学员借了一把伞，刚要撑开伞，师父笑眯眯的说，气功师哪有下雨打伞的？（大意）。老武把伞收起来，跟随着师父在雨中穿行，衣服却没有落下一点雨星，在场很多学员目睹了师父的神奇法力。在返回去的路上老武想，刚刚和师父在一起不用打伞，我现在也不打伞，结果他全身上下都淋湿了。

（五）师父的一言一行令人难忘

师父待人非常平和，不管多忙多累，总是亲切的、不厌其烦的回答学员的提问；师父总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师父住的房间总是干净整洁，服务员都用不着打扫。就在师父快要离开郴州几十分钟的时间里还要把梳子、鞋子都放归原位。

（六）师父不多要一分钱

师父办学习班收费很低，新学员每人 50 元，老学员减半。每次收到的钱还要上交一半给主办单位，剩下的一半用于场地租用费、随行人员的生活费等等，也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在郴州只办四天班，师父要求退回每人学费 20 元。辅导站工作人员犯难了：这么多学员，天南地北的、又没有留下地址，退起来多麻烦呀！大家都说不要退了，50 元学费即使只办四天也不贵，况且课都补上了，象其它乱七八糟的气功门派办班，不知贵多少倍，如：“××功”第一期开班费 170 元；第二期要收 1000 元；第三期就要 2000 元；越往上就越高。而在法轮功学习班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很多人的身体在班上就调整好了。

师父说我们每一步都要走的最正。遵从师父的教诲，郴州法轮功辅导站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退完所有的学费。据说一对老

就讲了她的一次奇遇。她很年轻，但患一种无名高烧症，查不出原因，高烧经常超过摄氏四十度，打抗生素、退烧针都无效，靠吃激素维持，曾被送到病危病房，离太平间只差一步。但奇怪的是她到她丈夫所在部队探亲时，吃部队医院大夫开的中药草药好使，能退烧。回到家吃同样的药就不好使。我很同情她，就劝她来炼法轮功。她刚来炼功，就遇到师父到点上来，当时她正在抱轮，就感觉有个东西转了几圈跑了。她睁眼一看，师父正站在她身边。她事后对我说她明白是师父给她净化身体，把造成她患无名高烧的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清除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犯过病，身体越来越好。

因为炼法轮功有奇效，炼功人越来越多。我们炼功点到九四年初就增加到二百人左右。由于我们的场地较小，一部份学员就到我们炼功点附近一个大广场去建立一个新炼功点，到九四年六月，到那个点上来炼功的学员就多达五、六百人。

师父不但给我们讲法，师父的行为也处处体现了大法的精神。我有幸多次接近师父，我感到师父处事都是法的体现。一次师父回长春办班，那时别的气功门派都不景气，只有法轮功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市气功协会邀请师父去座谈，当时我有幸也参加了。在会有别的门派的人对法轮功发难，他们仗着年岁大，对师父说话很不客气。师父先是温和的给他们解释一会儿，后来一看他们蛮不讲理，师父就站起来向主持人告辞，不和那些人争论。我看那些人是出于嫉妒心在找茬。

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用讲故事的方法给我们讲法。九四年八月十九日我们几个学员到长春机场去送师父到延吉办班，在候机室等待的时候，师父给我们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我想师父是要给我们讲一层法。七六年时师父还在部队工作，九月九日那天晚上师父正在值班，当时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城市非常安静，师父的枪突然走火。我们听到这里都为师父捏把汗，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恶党的残暴。我当时急忙说那怎么办呀？师父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说了一句“就是要叫你丢把脸”。这句话我记得特别牢，我觉得它的内涵太大了。所以后来有人当着许多人的面骂我时，我不难受，我心不动。

我深感自己是太幸运了，自炼法轮功以来从未吃过一粒药，今年我虚岁七十二了，虽经历了三次累计八百六十天牢狱之灾的摧残，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身体仍然健康。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人们说万事开头难，法轮功起步也是非常艰难的，但发展迅速。在初期，师父为了让人们了解法轮功也出手为许多人治病。我的朋友中就有许多人有过这样的荣幸，比如我有位朋友她本人患类风湿，她丈夫患萎缩性胃炎（据说那是胃癌的前期），经师父调治了一次就好了。

师父家里经常有许多人去求治病，师父非常辛苦，早上还要到公园去炼功洪法。许多跟师父炼功的人病很快就好了。比如我一位朋友的婆母脖子上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大夫说是癌要动手术，朋友把婆母接到长春来准备动手术，在动手术前她带婆母到师父炼功处去跟着炼功，她的瘤子就消失了。原来此人家里供的那个东西在折磨她。当时师父并没动手给她治她就好了，同修说在师父的场中那东西呆不住，不是化掉了就是逃走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师父办第一期班时，就有近二百人参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六月中旬长春第二期班结束后，师父就上北京去办班了。八月回来又办第三期班。

我参加的是九二年九月八日到十七日的第四期班，是在吉林省委礼堂。别人告诉我那礼堂有一千个左右的座位，我看座无虚席，让人惊叹法轮功发展真是神速。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腰部受重物撞击造成瘫痪，久治无效，被人抬进会场，师父给她调治了几分钟后，她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了，还绕会场走了三圈。从此她和她丈夫每天都到公园炼功。她的事迅速传开，许多人都到她炼功的地方跟她一起炼功，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四日，师父到她们点清理了场地，她们的炼功点这一天正式成立。

九月十七日长春第四期班结束后，师父当晚就要乘火车到外地办班，我们邀请师父到我们炼功点来，十七日早上，师父一来就围上了五、六十人求治病，师父微笑着同意了。师父说：你们排好队，我给你们一人只治一个病，你们要达到完全康复就炼法轮功吧。

从这天开始我们的炼功点就正式成立了。给那么多人治病，师父是很累的。师父晚上讲完法后，还要乘火车到外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各处去办班。师父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办了五十四期班。当时师父传法的辛苦是人们难于想象的。师父在那两年办班传法期间，很少回家，除非在长春办班。

在长春办班期间，师父晚上讲法，早上到各炼功点辅导学员炼功、给学员净化身体，因为不断有新学员来炼功点。我的一个朋友

年夫妇是从北方来女儿家探亲的，偶尔的机会参加了学习班，经过多方打听，两年后才找到，退回他们 40 元钱。凡是接到钱的学员都感动的落泪，别的气功学习班到结束的时候还要多交钱，而法轮功学习班却退回给我们钱，这样的师父难找呀！

写到这里我想到 1999 年 7·20 以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师父敛财的事。如果你们知道真相，是否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否会用自己的本性体悟我们师父的“正”、法轮大法的“好”、中共恶党的“邪”、江罗集团的“毒”？从而选择从新做人的机会。

珍贵的回忆

文/大陆大法弟子：慧莲

（明慧网 2003 年 2 月 11 日）当看到功友写的“随师万里行”一文时，感慨万分，不禁想起当年自己也是随师到成都，多次亲耳聆听到师父讲法，也有和作者类似的经历，还见证了大法洪传十多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我没什么文化，写文章困难，心里话表达不出来，又想叫同修代笔，就这样一拖再拖，被这种旧观念障碍了许久许久。明慧网上二次登载文章：“在正法洪流中正念正行平安无难的大法弟子也应写出自己的经历”。现在终于打破障碍，我想再华丽的语言那不是我，我虽没有更多轰轰烈烈感人至深的壮举，但是我有大法在世间洪传时，法给了我殊胜的荣幸和作为师尊当年传法艰辛的见证。我想尽力写出来，能和功友同享共进，揭穿谎言、证实大法，同时也是破除旧观念障碍的过程。

回忆一

由于邪恶迫害，我流离失所在外很长的时间了，今年情况与 2001 年来看就大不一样，不仅有更多的功友走出来证实法，而且又有更多误入歧途者醒悟，重新走向正法之路，整体越来越成熟，强大坚定，大家配合得也越来越好。想起去年的现在，除夕临近，过年了，留我住的好心的大妈有儿女（常人）要回家过年，我不想叫大妈为难，便离开了。可到我亲人家（常人）他们也不敢收留我，一时我找不到住处。为了抵制邪恶迫害，更好地讲真相，我流落了街头。看到大街上匆匆忙忙的人流，有赶着回家团圆的，有购物的，

有嘻笑的，打闹的……如今宇宙大法受到迫害，师父受到诽谤，中国老百姓遭到了毒害，太可怜了，而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心中十分悲痛，万分想念师父，不由的重新踏上师父走过的路，我来到地坛公园内方泽园，在对面的石凳上坐了很久，回忆起当年（96年12月）国际法会上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情。那次我荣幸地做着能为交流会服务的工作，并参加了上午的法会。下午小组交流，集体炼功后大家分两个大厅十人一桌共进晚餐，（AA制）当服务员把菜刚上一半时，突然师父来了。大家一见师父，呼的一下都站了起来，有鼓掌的，有合十的，非常热烈的向师父表达敬意，师父微笑着前后厅走了一下，并没有停留，不断地向大家挥手示意说：“大家坐好，继续用餐，吃好饭，我一会儿再来看大家。”后来才知道，师父是从遥远的美国赶来，刚下飞机就直奔会场，而自己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等到大家用完餐，整理好会场（餐厅改会场）又和大家见面了，讲了四五十分钟的法，等走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回忆着师父慈祥的音容笑貌，幸福的泪水不住地流着，顿时一点也不觉得苦了，想到师父为救度弟子与众生耗尽了心血，我们今天的所为也应对得起师父，对得起大法才是呀！想到这儿我马上立掌清除邪恶，正法救人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回忆二

我流离失所在外，最大的困难是住处（身份证不能用，城里住房太贵，城外目标大，不安全）。记得在2001年的夏天，由于被人出卖，邪恶知道我的住处后，由犹太带着“610”和七、八个恶警，开着两辆警车，来逮我，那天我正好不在住处，回来后街坊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事情说：“那两辆警车刚走你就回来了。”我笑着说：“我好象看见有警车和我对面而过。”街坊小声说：“那是抓你的，还不快走，你还笑。”我想，一个不动就能制万动。邪恶抓得住我吗？当天，由于犹太和恶警对家里人（常人）软硬兼施，多次做工作，他们深受欺骗，开始配合邪恶。（那时还没有悟到自己空间场有问题）一起到我的住处堵我，逼我进“洗脑班”。我严肃地正告他们：“法在我心里扎上根，这条路我走定了，谁也别想动摇我……”并不断地用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打消了他们当夜打电话给公安

个城市办班时，它都要索取赞助，师父没有满足它过份的要求，它就攻击师父。师父不理它，它也就自灭了。

师父早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经文《为谁而修》中说：“从另外一方面讲，修炼是超越常人的，谁也一样，他对气功的批判那不是常人的认识吗？他能有资格否定佛法与修炼吗？人类的任何组织能超越于神佛之上吗？批评气功的人有能力指挥佛吗？他说佛不好，佛就不好了吗？他说没佛，佛就不存在了吗？”

99年7.20后，中共集团对法轮功和师父的造谣、诽谤更是铺天盖地而来。但真修弟子都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和对法的坚信一路走了过来。

有些干扰来自学员内部。九三年一个杂志出了一本专集，以文艺形式介绍师父的生平、修炼和传法过程。有学员一看不符合大法也不符合师父的情况，就要求总站组织大批判（这显然是党文化的思维方法）。师父一再劝说他们不要那样搞。师父说那作者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只是他才跟两个班，又是抱着写作目地来听法的，并没有真正理解法，再说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允许有想象的空间。叫大家不把它当法学就行了，不要搞什么大批判。师父在会上会下说了好几次，学员才刹住车。师父对那件事的处理使我看到了师父的宽容、慈悲和博大的胸怀。

师父常说我们这一法门开在常人中，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我觉得这句话的内涵太大了。

我反复学习这句话，才慢慢明白当年师父做的一些事。

后来我看到有些学员以为正法时期就要结束了，常人中该干的事也不干了，就等着圆满了，结果给自己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其实都是没按着师父的话去做：“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在休斯顿法会上的讲话》）。

大法是千秋万代永远要传下去的，师父的言行对未来人类都有影响。师父在《在美国讲法·在纽约座谈会上讲法》中讲：“因为我讲法也在身教。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举动，甚至于我穿衣戴帽，有些人都想要学，所以我就非常注重这些大小事，不但传正法我也要身正。”师父对自己的言行是非常注意的。比如我有幸多次和师父同桌吃饭，我注意到师父是吃肉的，但吃得很少。我想师父吃肉是因为人类是需要吃肉的，吃得很少是因为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应有对肉的执著。

林教授，师父给他治过病，他病好以后到我们炼功点来炼过功。当时他说师父叫他来炼功的，他还说他身体好了后又到一个公司任职。我还劝过他，我说你都退休了，又患过大病，何必再去操劳呢。到我们炼功点来炼功吧。他没炼几天功就不炼了。后来犯病了，又来求师父治病。可是师父是来度人的，只想做常人的话要想好病就不行。后来他夫人对我说，她家几个人分别在家门口和师父的车必经的路口从八点等到九点多都未见到师父，说好师父八点半来的。我告诉她，师父八点半的确来了，没找到她家，走错了门栋，走到我家去了。当时师父从她面前经过，她就是看不见。那一天师父就上北京去了。

师父办班时，常常遇到各种干扰，师父总是能沉着化解开，而且还会反过来利用它们锻炼学员。

记得九四年办长春第七期班时，白天班开班第二天，师父刚开始讲法就停电。我们很着急，怎么办？下面坐着一千六百多人怎么听法呢？师父一点不着急，他温和的说：你们不是有录音机吗？买几节电池利用录音机的两个音箱一样可以扩音，今天就改为先教动作后讲法吧。

礼堂管理人员说，那段时间从没停过电。我们知道这肯定是干扰。在我们去买电池的时候，学员就学动作。礼堂管理人员觉得不可思议，利用录音机的两个音箱扩音，竟然能使一千多人听课。他们看到了大法和大法学员的超常。

后来我们在办看师父讲法录像班时有一次也遇到停电，因为是晚上一片漆黑，我们想到了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没有惊慌。一位同修去和管理人员联系，我就利用这个等待时间给大家讲本市学员修炼中的一些突出事迹，大家很安静，也没有人离开。电工很快排除了故障，学习班顺利进行。

对信师信法的考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干扰并不可怕，对于真心修炼的人一点作用都不起，但对于抱着执著心有所求的人来说，就可能使其与大法擦肩而过。

九三年一个小报攻击师父，质疑师父的高级气功师证件是否有效。同修们交流后，认为师父是来度人的大觉者，不是由常人来评定什么职称的。但另一个炼功点的同修告诉我，她们点就有一个平时看上去表现不错的人，看了那个小报不炼了。师父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是不理它。师父说那个小报是一对夫妻办的，气功师到它那

局的念头。后来，他们同意叫我睡几个小时，明天一早送我走。（我听到他们小声谈话，说明天一早没走之前先打电话，叫警车接我）。当天夜里，快2点了，大家渐渐都平静了，我动了一念：“决不配合邪恶，一定要走正，我是大法粒子。”接着不停地发着正念，清除操控他们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因素，叫大门别上锁，（每天12点传达室关门，早6点开大门，夏天5点天就亮了。）决不能被情带动，走正我修炼的路，做了点简单准备。天亮之前必须离开，果然当天奇迹般地一开锁就开了，我在强大正念的伴随下，轻装顺利冲出“封锁”。

记得当天下着小雨，没想到奔走了一天，晚上10点多钟了，还没有找到住处，能找到的功友，帮不上忙，很多昔日功友都联系不上了，眼看街上行人越来越少，一天了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又累，又渴，又饿，又冷（带出仅有的一件单衣在半路上还丢了）在立交桥上呆呆地望着茫茫的黑夜，桥下就是我们以前的炼功点，一幕幕的往事浮上眼前……。

我是早期亲耳听过主佛慈悲讲法之声，亲受师父传功，刚刚得法时，只知道功好，师父好，应该叫更多的人受益，炼功点成立的初期，常常是一个人拿着录音机，挂上自己收集制作的宣传图，只要有人问，有人看，我就会不厌其烦地介绍，风雨无阻。那时只有一个心“法太好了，叫更多的人受益。”很快炼功点由一个发展到十几个炼功点。大家一起学法，炼功，交流，那真是一片祥和，一块净土……如今功友们被迫害得都失去了音信。想到昔日，看看现在，我的心碎了，欲哭无泪，现在该如何去证实法呢？突然，我感到自己的心态有了问题，赶快清醒，调整一下自己，静下心来问自己“你的责任是什么”？一下子师父在95年1月初，接见辅导员时讲话的场面又展现出来。调整心态后，我理智地分析了一下，目前这个地区出现的现象。现在邪恶势力是针对着我们的人心，一方面分化瓦解我们，另外一方面利用当前猖獗横行的假象来拖垮弟子的意志。意志啊！认清责任向内找，出现这些损失也是整体法没学好，不扎实，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有责任，我没修好。师父曾经教诲过我们“带好一帮修炼人是功德无量的事；带不好，我说就是没有尽到责任。”（《法轮大法义解》）我正是没有尽到责任，才会出现这么多漏，给法带来这么大的损失，师父啊！弟子太愧对大法，愧对您了……，我应该怎么办呢？——意志不能垮，清除邪恶，抢

时间挽回给法带来的损失。这时，已经不是那种茫然的状态了，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辜负师父对众弟子的期望，绝对走好正法之路，为众生负责，为宇宙大法负责。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一个师父，一部法，坚信、坚定、坚修、不折不扣走到底。”（昨天受迫害时，我还在说宁折不弯，今天我彻底否定了）足以战胜一切磨难。对眼前个人的困难（住处）已根本不再牵挂拖累了。除了正念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外，我对着漆黑的天空自语：今天我不为找不到住处动心了。谁也别想摧垮我。“天是被，地是床，细细雨水是甘露”谁也没有我自在！后来奇迹般的在当天夜里找到临时住处，第二天顺利找到住所，开始新的正法之路。

回忆三

记得在 2001 年下半年，由于邪恶迫害，和功友联系有一定困难，真相材料更少，不能及时见到经文（那时已见到除恶口诀），很少见到功友，这种环境下我该怎么办呢？——“除恶，抢时间救度众生”，认清责任，抓紧救度，针对我们地区几个现象，不等不靠，想办法寻找失去联系的功友，再重新形成粒子团。对误入歧途的人，只要有一点希望就不要放弃他们，何况师父都不想丢下一个弟子。那时每当我学法，打开《转法轮》时，第一行师父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一读到这儿，我就想起了 94 年初的一件事。

有个老功友告诉我说：“每一期办班学员都填写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简历表，师父总是一张一张地翻阅，现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一觉醒来还看到师父在那儿挑着、看着，找外地听课的学员（全国各地区听课的人）。”每次讲法结束后，还有学员交上来的心得稿，每次师父都要求新老学员都能交上一份心得，师父每篇都不落的看。可工作量有多大，有谁能想象得到呢？难怪有个在师父身边工作的学员当时说：“我都不知道师父什么时候睡觉，经常是天都亮了，还看到师父聚精会神的找着、看着。”我本人也时常看到师父总是带着学员交上来的心得体会，坐车看，休息时也看，为了救度众生，这是何等的负责啊！当时我看到有的功友写得很乱，很不认真，真的为他叹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师父的艰辛和苦度啊！可师父却从来没有因弟子写得乱、差就放弃了。师父不想丢下一个有缘人啊！这又是何等的宽容、慈悲啊！常

这老太太是开着修的。

可是在九四年宋某某等人状告师父说他没有功能，理由是宋某某开小车送师父时出了车祸，他就说师父为什么没有保护他。其实那次车祸很轻，只是车受了点伤，人一点事都没有，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说不定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呢。车毁人亡都是可能的。

师父什么功能都有，但他是来度人的，如果随意使用功能那不是破迷了吗。但是如果需要而又不造成破迷，师父也会用一点小功能。例如，一次长春站一位副站长接到北京电话，说师父说将于某天乘某次车某号车厢回长春。这位副站长带了一位学员到车站去接师父。她俩分别站在那节车厢的两个出口处，可是没有接到师父。她们打电话问师母，师母说师父是乘那趟车那节车厢回来了。她们明白了师父的用意是不想麻烦学员去接他，他不想你看到他，他从我面前走过，你也看不见。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师父到过我家。那天早上五时我去炼功点，在下楼时摔了一跤，我的头撞到墙上，我听那响声，象一个大木头撞击墙一样，脚扭的很重。当时虽觉疼痛难忍，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的，爬起来一瘸一拐的到炼功点炼功。头的疼痛很快消失了，脚不走路也不疼，但一走路还是不行。可是我还得去上班，这一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我忍痛办完事回家赶快学法。

这时家人走过来指着《转法轮》书上师父的照片说：今天上午八点半左右到我家来的那个人像是师父（我家人没修炼没见过师父）。家人说，“他高高的个子，穿的黑色皮夹克上衣，态度非常温和，很有礼貌的询问这是不是吉大化学教授的家，我说不是。”师父告诉我家人他来给那位教授治过病，记得这栋楼但不记得房间号了。他说他是受别人之托来给他治病，只知是学化学的，不记得名字了。我家人很想帮助师父就问是否还记得那位教授姓什么？他说也不记得了。我家人说，“学化学的教授很多，不知姓名，我没法帮助找到他。”师父说了一声对不起、打搅了，就离开了。我听了非常激动，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因为我摔那一跤，师父给我消了业，我自己没有因摔伤脚而耽误工作，也是过了一关。我家人见到师父一面，真是太幸运了，他也很高兴。所以我特别把这个日子记了下来。

我对家人说可惜当时我不在家，我知道，那一定是隔壁门栋的

白菜外面的老帮子扒掉了。师父回来看到就问：扒掉的菜帮子哪去了？当得知扔到垃圾桶里后，师父就去把它拣回来了，说这些还能吃。从那以后，长春的许多老弟子冬季腌酸菜、积白菜都不扒帮子了。

★师父传功初期，有一次和某单位的人一起吃饭。吃完饭，看盘子里还剩几块咸菜，师父把它包起来带走了。事后，一起吃饭的人对学员说：你们的师父是和别人不一样。

忆师恩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1 月 25 日】师父传法的艰辛不仅表现在到各地办班身体的劳累上，更在操劳心上，真是“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高处不胜寒》）。九二年九月长春四期班虽有上千人参加，入冬后能坚持下来的炼功点不多，有的人还掺炼了别的功法，把师父给他下的法轮都弄变形了。年底师父回长春来看这种情况很伤心，但他没说什么，求他调整法轮的人，他都帮他们纠正过来，并告诉他们造成法轮变形的原因，以后注意就是了。我感受到，师父最痛心的是学员不珍惜大法。

对于坚修的学员师父就给他们鼓励。有一个炼功点的辅导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九三年三月下旬的一天，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到他们点来发传单，说某某气功师来办班，动员他们参加。当时他们正在炼功的八个学员都表示只炼法轮功，别的什么班都不参加。那小伙只好悻悻的走了，当他推车刚走出这个炼功点的场地的一瞬间，八个学员中有七人都看到了师父法身站在自己身边。当时他们非常激动，他们认识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们，肯定了他们做的对。这件事在学员中迅速传开，到炼功点来炼功的学员越来越多，很快超过一百人，成为当时长春比较大的炼功点。

这个炼功点有一位姓刘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患脑血栓偏瘫十多年了，是人扶着她去参加班的。第三天教练抱轮时她感觉一股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那以后她就自己能走路了。后来她消病业时反应很重，但她坚持不上医院，我去看望时她已过关了。她对我说师父鼓励她，在她过关过程中，师父法身一直看护着她，还给她显现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你真修，我真管”。

人中给领导写个报告还要讲个规整呢，其实正象师父说的“……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师父为了弟子及众生，操尽了心。

现在作为师父的弟子，没有理由做不好。伸出一只手，帮助他们，回到正法中来，共同精进，这是我的责任，也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一边联系更多的功友整体发正念清除邪恶，一边利用一切方法，各种形式，针对不同人，有的面谈，有的给寄经文和材料。对当帮教的首先帮助清除他们身后控制和利用他们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只要我知道住处的就到家附近去发正念，有的住的楼层很高，我单手立掌一层层除上去。记得有一天去时，快走到了，下起了雨，当时我想，一定是邪恶对我近距离发正念十分胆寒，想阻止我。休想！按原计划，到几个特别邪恶的，现在还在助纣为虐的家附近去帮他们清除邪恶因素。有的不知道住处，只知道楼号，我就一家一家站在雨里单手立掌，（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那时正到处抓捕我）就想叫她们快点清醒，我心底呼唤着，昔日的功友快回来吧！机缘难得，不要掉队呀！邪恶旧势力的安排我破定了。

回忆四

我证实法走出来的比较晚，魔难初期我没悟到，没到天安门去证实法。当时不知所措，自己整天关在家里就是学法、看书，还认为自己走正了路。终于 2000 年师父的经文下来了，从“心自明”一篇篇发表，到“理性”，是师父的法惊醒了我（确切地说是师父把法讲明了）“……一定要将它们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渡世人……”师父咋说我咋办，我应该走出来了，叫更多人知道真相，救度世人。那时真相材料我见的很少，我想只要有一份，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等不靠，筹集点资金，自己解决。当刚迈出这一步，再学法，越看法理越明，是呀，我本应该早就站出来证实法，是什么心障碍着我呢？向内找，私心、怕心、掩盖心、自以为是心、不负责任心……哇！一个个肮脏的心，忘掉了自己的责任心和“天职”。2000 年“国庆节”前后，我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要证实法了。我带上“法正乾坤”的条幅和功友们一起走上了天安门。

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上，那天功友大约有一百多人左右，陆陆续续大家也都到了广场中心，我的位置正好在大伙的边上，便衣、警车、警察随处可见，我正念很足，一点儿怕心都没有，当我打起“法正乾坤”横幅高呼“大法弟子都站出来证实法呀！”一瞬间，感到

从头到脚唰的一下，什么都没有了，空空的。恶警、警车向我扑来，我眼前看到警车就像个小火柴盒一样，向我开来，恶警就像跳棋子一样小，蹦过来。当两个恶警一手架我一个胳膊时，我看着他们问了一句：“你们干什么？”他俩就像触电似的，同时撒开了手。这时人群把我推向一边……真是可笑，一个火柴盒就想装下大法弟子？一个跳棋子就想动大法弟子？太可笑了。那时，我切身体会到了“一正压百邪”的威严和伟大。当天平安返回，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带上资料，出来证实法，走上新的正法之路。

回忆五

从99年7.20开始，真的是度日如年，从天天盼着有个头，到堂堂正正出来证实法。电视上离谱的造谣、诬陷使我越来越认清邪恶，坚信大法，3年多来越迫害，我越坚定。记得有一次居委会主任、书记到我家做工作，逼我放弃修炼，我手指着电视告诉她们，就是这新闻天天看，它那里边说的和我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是我们在天天看那本《转法轮》。书上说什么，写什么，我们最清楚，是我们天天去炼功，去修心，每天做什么我们也最清楚，就像天天吃梨的人，那梨子啥味是应该我说呢？还是没吃梨的人说？你们说梨是什么味，我能信吗？能听吗？她们顿时哑口无言，我又正告他们，但态度祥和，以后您若要问我大法和修炼是咋回事，我随时欢迎，但您要和我谈别的……别费那个时间了。后来她们再也没找我。

当我一看到电视中造谣诬陷师父时，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伴随大法在世间洪传我目睹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师父传法的艰辛，那恶意的谣言能不深深刺痛大法弟子的心吗？

记得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国贸举办。我当时也参加了，进了大厅，五花八门功派，眼花缭乱，当我看到“法轮功”排的队最长，人最多，不由地走过去看看，我挤到前边，不知怎的，无名的激动从心中升起，第一眼就见到一位身材高大，一脸慈祥的“年轻人”在和一个记者谈话。当时我对同行的朋友说：“他一定是这个功派的掌门人。”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凭直觉。”当时十分奇怪，眼睛不离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师父）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或共过什么事，使劲想也想不起来。真面熟呀！我仔细的端详，从头看到脚。只见他身穿一件很普通的外衣，里边是一件浅棕色的旧毛衣（好像手工织的，后来才知道这件毛衣还带着补丁），

法轮大法在海外的洪传拉开了序幕。

1998年7月26日，师父在长春为800多位从吉林省各地区来的负责人和长春的辅导员讲法、解法。事先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师父要来，当中有不少人还从来没见过师父，有很多人有着将近4年的时间没见过师父了。当师父出现在会场时，潮水般的掌声骤起，这掌声分不出任何起伏和疏密，没有任何间歇，溶着学员们的眼泪、喜出望外和无尽的感激，持续了很久、很久……我有生以来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掌声。师父让工作人员把两张椅子擦在一起，就坐在了上面。师父说，“我今天主要是想要和大家见一见面，很多人也想见我，所以我今天就坐高点儿。”这话说在了每个人的心底，师父知道我们动的每一念。师父开始讲法，整个场就被慈悲笼罩着。那个感受无法形容，幸福、安稳，没有不好的念头。师父坐的椅子擦起来之后，椅背向后仰，不能靠，而讲台又低了，师父的手臂不能弯，撑着讲台。师父坐得不舒服啊，可师父这一讲就是4个多小时。学员有一些问题问得很差劲，不象是辅导员问的，大家听了都着急，师父却耐心的都给解答了。在那个场中，每个同修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又都心悦诚服。之后，师父说，大家休息10分钟。当师父走下讲台的时候，同修们又都围上去提问题，在高大的师父面前，无论男女老少都象小孩子一样。师父站在众人当中微笑着给大家解答了几个问题后，又回到了讲台上，继续解答问题，这样又多讲了一个小时。整整5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师父没喝一口水，没有休息一分钟。

师父当天结束时说，“希望大家再勇猛精进，……”

师父传法时期的小故事

文/长春大法弟子

【明慧网2006年1月28日】*在长春师父传法初期的一个夏季，师父领着学员们炼功。天气很热，师父的女儿伸出小手，向爸爸要钱买冰棍。师父从口袋掏出一毛钱给了孩子。女儿还要（因为一毛钱的冰棍不好吃），师父笑呵呵的说：你这孩子，给你钱了还要。师父才又从口袋掏出几毛钱给了孩子。

*一年冬季，师父家腌酸菜、积白菜，师父的爱人（师娘）把

师父的一幕幕情景，我边看边流泪。大法洪传十二周年的纪念日就快到了。十二年来佛恩浩荡，无所不在。我也想写出自己当年所见，与同修共勉，也告诉世人师父的纯正。

第一次见到师父是在 1994 年 8 月 20 日到 27 日的延吉传授班上。那时的我完全从常人开始起步，满脑子现代人的复杂观念，只是有朋友介绍说法轮功好，我怀着好奇的心理乘坐火车从长春来到了延吉。记得在火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看到许许多多从各地来的人都是来参加学习班的，大家学功的热情使我感到很惊讶。师父的传授班共十堂课，每堂课三个多小时，我记得自己交了 50 元钱，后来又被退回 7 元钱，就是说十堂课共收费 43 元钱。每次讲完一堂课，师父会教大家学炼功法。大家炼的时候，师父就绕场缓缓的边走边看大家。偌大的会场，上千人，静静的，我能感受到师父和缓的目光落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每天上课之前，都有许多的老学员在会场外面站着等候师父到来，那个时候的我，根本没有理解到这段时间是多么可喜啊！最后一堂课上，我看到许多当地的朝鲜族同修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解答完问题之后，师父语重心长的讲了一段话后，忽然间打起了大手印。那一瞬间，我的心就象被揪了一下，两眼发热，眼泪就下来了，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感动。心里想着，从此以后自己有师父了。回到长春后，那里的老学员也多，随着与大家的共同学法、交流，我提高得很快，身体的变化也很大。在长春 1994 年 11 月的千人交流会上，当有同修发言时谈到她在延吉的传授班上天目看到师父打出来的法轮象雪花一样落在学员们的身上，为大家调理身体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我真切的感受到自己在无知当中早已受益。

1994 年 12 月 31 日在大连，我第二次见到了师父，这一次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了。当师父出现在会场时，全场 6 千多人掌声雷动，我的泪水也奔涌而出。在这次会上，师父讲了 3 个多小时。当时，师父刚刚于 12 月 29 日结束了广州的传授班，几乎没有什么停歇就赶到了大连。据统计，从 1992 年 5 月 13 日至 1994 年 12 月 21 日，师父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在中国各地共举办 54 期法轮功面授班，每期约十天。数万人次亲身参加传授班。平均算起来，这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每个月都有一期班到两期班。师父奔走于各地传法之艰辛无法想象！自 1995 年开始，对国内的大多数的同修来说，都没有机会亲身聆听师父讲法了，那时，

裤子、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干净，整个人显得那么朴实、端庄、大方而又那么平易近人。

回忆六

记得我参加天津讲法班时，看到师父住的都是低档旅店，每天师父都很忙，常常是讲完课后，还要处理很多事，回到旅店就 9-10 点了，师父的晚饭只有方便面，每天如此。有一次我们和一名在师父身边工作的功友切磋时，正好赶上要吃午饭了，我问他咱们吃点什么，我去买点，他随口说：“只要不吃方便面什么都成，我一听这三个字（方便面）就反胃，我都怕提这三个字了。”而伟大的师父为救度众生却生活得如此艰辛。

我还观察到（因跟班次数多，自然就看到了）师父很少更新衣服，很注意仪表，但却十分简朴，除天气有变化外，穿的总是一样。一次我问了一个了解师父的功友，才知道师父衣服都是自己晚上洗，第二天，干了再穿上，很少添新衣服，（衣服也是很少）在天津讲法时，师父的旧皮鞋坏了（穿了好几年了），怎么也不肯换双新的，还是几个弟子硬拉着师父到商店买了双新鞋换上的。每当我们几个老功友相聚一起时，不免要提到师父，有一次我们谈到天津班时，我不解地抱怨在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照顾好师父，叫师父天天吃方便面，哪知一个功友搭话说：“不只天津这样，经常师父吃方便面。”她还讲了师父刚刚出山传功时，很艰难，办班所收上来的资金，有时还不够付场地费的，（场地费不按人多少定）经费是很紧张的。她还告诉我：“师父从来都没有说过他自己有多高，我只是看到师父为人师表，慈善、祥和，感觉师父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在我心中，师父是个大神仙。师父在我们地区讲法，我一再要求师父到我那里吃便餐，（当时师父住地离我们那讲课礼堂很远，几个小时的路）师父不喜欢吃肉，吃素菜就可以了，做饭时，如果问师父做什么？师父只是说：“大家吃什么，我吃什么，不要太麻烦，简单点。”有一次师父风趣地说：“我就爱吃你蒸的山东大馒头。”说着咬了一口热呼呼的大馒头连连说：“好吃，好吃。”其实师父总是为弟子着想，一怕麻烦，二怕破费。她还告诉我：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剩下一点菜，还有菜汤，晚上讲完课回来，对师父说：“再做个素菜很方便。”师父却说：“就吃剩的。”我还一再解释，告诉师父我们平常都吃得不这么简单，我心想，哪能叫师父吃

剩菜汤呢？可是，师父表情严肃，用手指着桌子上的剩饭剩菜（实际是菜汤）说：“就吃剩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象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命令一样，那天只好听师父的了。师父把菜汤往饭里一倒不紧不慢地吃起来。听到这里，大家心里酸溜溜的，我的眼睛湿润了。师父啊！您受苦了！弟子用尽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您的崇敬。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感人至深，如果自己做得不好，真是对不起您的言传身教呀！

回忆七

中央电视台和 610 造谣说我们师父高中毕业，写不出《转法轮》来，是某某写的。当听到这儿时，我真感到中国政府在丢脸，堂堂央视新闻，竟说出如此流氓的谎话来！我就是证人！因为我无比荣幸地参加了《转法轮》的原始初期录音抄录工作。《转法轮》是我们将师父在长春（第八期）、济南、郑州、大连等班的讲法录音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下来，用了五六天的时间。94 年夏，接到这个神圣的任务，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懈怠。由于自己文化不高，对于师父的录音讲法，许多字都不会写，就是这样，我一边放着录音，一边查着字典，在当时没有复读机的情况下，用录音机一句一句停下来，一字不落的抄成文字，通宵达旦的花了几十个小时，十几个人终于按时完成了抄录手稿工作，再转给别的功友打字成文，再转交给师父。想想那时我激动的心情，知道工作的份量，想起跪在地上，趴在沙发上工作的情景，（因在晚上家人都睡了，我只能在小门厅沙发上工作），再看看电视上无耻的谎言，这样的政治流氓集团还吹嘘“以德治国”！

本来我是不会写文章的，但作为大法弟子，我强烈地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师父与大法的光辉讲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揭穿那些可笑的骗人的鬼话。因此，几次下决心破除观念的障碍终于成文，将来我还会继续供稿。并且据我所知（除现在判刑没有自由的）有许多目前“平安无难”的大陆老同修也知道更多的鲜为人知的真实事迹，十分感人，但往往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或是害怕被邪恶抓住把柄，等等，不敢面向全世界揭露邪恶的谎言，证实大法与师父的清白伟大。我深深的知道，假如没有师父那崇高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我不会像今天正念这么强，因此，我建议更多

的老弟子将自己知道的真相写出来，把真实的伟大公之于天下，让同修们更加精进，让世人更加清醒吧！

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和纯正

文/刘新宇

（明慧网 2003 年 2 月 20 日）我曾是一个修得很差的学员，在修炼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走到了今天。说起来惭愧，当年一开始炼功，就感到法轮旋转，天目看到法身，居然还是对师父与大法有怀疑。

一位老学员给我讲了一个师父来武汉时发生的故事，打消了我对师父的怀疑。具体是第几期学习班我忘了。一天中午师父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这位学员心生好奇决定远远地跟在师父后面看看师父去哪里。他看见师父加快了脚步，急匆匆过街，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小轿车在师父身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师父上车。师父拒绝了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然后师父又走了一段路，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没想到被师父拒绝了。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

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是为了勉励自己，勉励大家，记住师父传法的艰辛，紧跟正法进程，不负师恩。

我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知道师父事迹的同修们把师父的慈悲伟大写出来，让众生知道，揭穿邪恶的谎言，让他们对师父与大法心生敬仰，结下修炼大法的机缘；让未来的大法弟子知道，让大法永世不变永远稳定正确地留传后世。

有缘亲见师父 得法勇猛精进

文/马骁（现居住在新加坡）

【明慧网 2004 年 5 月 7 日】陆续看到一些同修回忆当年亲见